

徐霞客游記



吳長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04B

# 徐霞客遊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 滇遊日記

己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饋殮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卽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茈碧湖南坡塍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卮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巖，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閩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場之澗西出，合而搗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卮屋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卮



莫釐樵子標點

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驪，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塍塍，縮谷成邨；「曲夾通幽入，靈泉夾水居」，古之陳朱邨，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爲呂揮使·熊之壻。）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玉寨。是日，飯於白玉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疊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玉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皚皚，而不及登。（鳳羽一名烏弔山，每歲九月，鳥千萬爲羣，來集坪間，皆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鳥輒投之。）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邨，有山橫

瓦塢南，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澤，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叉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卜騮邨，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邨，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澗之西，乃南臨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出鑛山之東，卽鄧川州）與西之橫互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嶺，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逼仄深墜，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人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椹，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窳，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著手卽膩，不可脫。蓋其洞旣不高曠，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驅僂，而益增其煤膩。

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即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烟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嘗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探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西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興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卽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洗，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感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其愜幽興。飯後，仍逾西嶺，稍南，遵花甸路，遂橫

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閘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閘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樽於架上，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邨氓慣走緬甸，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饜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泉穴山巖，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塋山，卽土主廟北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

紛紛，奢者攜一豬，就塋間火坑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弔殺之，亦烹以祭。廻憶先翁已三遠春露，不覺憮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以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泮出，崖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勢而返。下午，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門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以。



初九日——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饈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崆水口，既極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此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夾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鸞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

過之，或挾而濺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怡。二里，顧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浹汗，有疾者輒愈。（九蒸臺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遜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鄂川西，逆流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苴怯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郟富塢，是爲鄂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琢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鳳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飯，而擔大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苴

怯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悶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苴怯江上者——西行陸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塘漱澗，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邨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盤相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圮。鐘山峙橋西北，溪始時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嶽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兩旁陸低於溪，壅岸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苴怯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壅；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

，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罨畫，俯俯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鶯粟花連疇。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川州治，當山腋曲間，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直怯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互於西山，即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即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歧跼躅，時已過午，腹餒，余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互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哲跡也。（按志，昔六詔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賧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詐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賧以臂約認之還。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詒之，得白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

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詩江與鄧川驛路從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苴佉悶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嚙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嚙，始追及僕瘡。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互之南，尙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嚙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逾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瘡先覓寓具殮，余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噉之，蓋其下亦有網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屋內遜而極

水東向如缺，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後，石簷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筭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轟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晚殮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

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哈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中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邨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峽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邨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鑒。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卽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卽發花如峽蝶，翳翹翹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峽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

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爲險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蛟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躡，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業，對崖亦穹環駢連，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甍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眺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下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能入



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闊，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罅井，倚窺杳黑而不見其底，昔嘗置級以下，篝火而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排櫺，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樹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其龍首倒懸，寶絡中掛。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盤空上透，望頗綽窳，而中洞兩崖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崖中湊，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削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欲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躡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覺閉塞矣。』余謂不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門，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層疊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夾窮而躡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剝如壟白，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峽丟，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

·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爲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邨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衢，則龍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尙六十里，亟竭蹶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卽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邨，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爲鵝鼻嘴，卽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十三里，過某邨之西，西瞻路歧出，爲花甸道；東瞻某邨，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岡，四里，過二鋪；又五十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悄然。

十二日——覺宗具騎挈殮，侯何君同爲清碧溪游。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卽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泉一方在坡坳

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鑿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塔寺，前有誥葛祠并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罨映，最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爲阮尚賓之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與巒崖駢突如門，上簷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逼仄深窅。路緣崖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溪側，顧僕亦止焉。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澗旁，兩岸巉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筵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掛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篋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鵝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烟雲之致。於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互逼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爲水所汨，高雖丈餘，膩

滑不可著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極闊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手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踰西崖，下覩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二面石壁環高，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後而卽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巖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盎，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巖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瀑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而而溢，轟倒槽道，如龍破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攀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濕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甚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溼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卽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皮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甃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旣前，余欲從其內，再窺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

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滲其中，亦澄碧淵淳，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寒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湲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激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四轉夾而梯之。上矚兩崖，危矗直來，彌極雄厲。漸上二里，澗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箐中，崖根有小路，爲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絙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乃披莽，去巾解服，攀竹爲紐，復逾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

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聞清澗有路，可逾後嶺通漾潭，豈尙當從澗中懸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管中。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隙，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嶺，路當南逾高嶺，乃爲感通問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崖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爲一院，無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於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與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

而忘從何處。譚審之，知爲王賡虞，乃衛侯之子，爲大理庠，向曾於大雲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隨其父來修薦於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亦令僧來招。既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鵲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定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妙而復曝，不免黧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無極歸南詩十八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匠，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跋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空嶺，覓波羅巖。寺後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卽後山所謂

筆架山之東峯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巖。波羅巖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人即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即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疊成巖，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巖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巖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淪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韻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間升菴遺墨，尙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夾道，所出大道，即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邨曰上陸，去郡尙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



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過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間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

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爲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後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谿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兩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廻廊諸像，亦甚整，而腐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菴，卽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爲遠山闊水之勢，其波流瀟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烟汀間；南一方爲高峯疊障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內。二門有碑屏一座，其北跌有

梅一株，倒撇垂跌開，石色黯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密所寄大立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舊如。故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約五十塊，塊塊皆奇，俱絕妙著色山水。危峯斷壑，瀑隨雲，雪崖映水，層疊遠近，筆算靈異。雲皆能活，水如有聲，不特五色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猶如之，花尙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間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爲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圯，令人悵然。

十五日——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外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彝物亦無不至；開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餐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邨，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惟南戶尙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歷

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邨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紉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邨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卽入南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郎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既而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爲飯。飯後

，覓願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十八日——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呂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日——早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庶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家西南城隅內，其前卽清真寺。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楹階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余索其定錢，仍靳不卽還。令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日——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無花，白紋黑質，尙未能如張順甯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 邊西山而南，過二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睦。· 又南，則西山漸平，少降，東海彎環之形漸合。· 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亘而西，海河並於其麓，穿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卽橫互之山，至此愈峻。北卽蒼山，至此

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州，西向漾濞焉。既度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峯北遶，背，壁立彎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渠咒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峽中，繼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丈五尺而狹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鋪，其地爲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夾來入，是爲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容斷崖之膝，然猶橋樑之綴於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蹀躞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尚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爲諸迎者所據，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二十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沸橋下甚急，是爲四十里橋。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

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爲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甯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尙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卽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下行坡嶺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旣而盤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圯，是爲亭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爲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潯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逾一小嶺，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潯來經此，卽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甯泮山而下瀾滄江；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維均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邐西南。蓋於順甯之泮山，北行五里，有邨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翹東

，忽雲氣迸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願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屯，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踞峯而上，十里餘，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遊，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旣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鑰匙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勝，殫飯，卽扁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陸，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逼湊，駢削萬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頂兩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旣難爲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隨身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下，叢篁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踞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

，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倒隙，爲懸雷形，而勢甚束；其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岐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坡，一南涉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濺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卽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岐躡磴，始猶籐箐蒙茸，旣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懸闕，下臨絕壑，卽石門之根也，雖猿攀鳥竄，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樂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憇而草記，留爲明日遊。

二十二日——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鑪，摘豆裹米，令僧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岐：一東上者，爲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旺，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級，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巖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卽踞其上，尙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茸密，非如外峯可以一覽盡耳。於



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擠而東北上，半里，罅間有頽垣遺構，爲玉峯寺廢址，玉峯者，萬曆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卽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庵。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渡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翔於朱史二道人，有僧二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然火覓泉煎爲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後大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峯，謂卽東南清碧溪被主峯。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買勇直前。二里，山石旣窮，而土峯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疊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叻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齒，印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在外峯也。始知蒼山前後，共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八支西夾，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同洋，俱下

盤夾箐，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塢澗底。有沸騰，其形天矯，而上下俱爲叢木遙器，不能得其全；此卽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濞驛北之嶺，西盡於漾濞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互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互其西南，爲橋之水口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覽則橫嶺鋪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互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東面內峯巖嶮，榆城卽在其東麓。而間隔莫逾。一以峯高，陡崖攀躋旣難；一以山劃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入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之路，常卽從分支四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暫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卽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誤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歎，無從懸鑿，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尙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岐，且峻崖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圯，方徘徊間，雨復乘之。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皇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尙隔一箐，樹叢

不可見，路絕不可行。盤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於是攀隙墜空，始無流墜之恐，而兩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崖之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糙，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攪翠，俯掬蟲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岐下北壑，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菴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窒之，祇留門西向，額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窒洞者窒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棲真之地。龕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脚，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負下山。嚮以爲殮，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二十三日——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出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旣渡，西北上西紆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澗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漾澗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邨，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躡磯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澗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臨下流，皆度漾澗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洱海水爲澗，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驛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澗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澗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流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澗」字之一

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度，不及北向鐵橋，度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大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廻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躡坡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邨當嶺脊，是爲橫嶺鋪。鋪之西，遂西躡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嶺之脊。其嶺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濞七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逾夾隘，乃旣南而北突之峯，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更突崇峯，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東盡於白木鋪；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脈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東崖下

既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又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待。又南，兩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則數家倚東崖下，是爲太鋪，乃宿其敞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遶流，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河堡東，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日——雞鳴具飯，既爽卽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遶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峯西行，路轉於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郵倚北山坡峽間，廡舍最盛，是爲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又遵北坡隨峽流西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湫，橫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峽，是爲勝備郵；此北來之水，卽勝備江也。盤郵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崖。江流差大於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郵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

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拗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騰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拗，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卽騰備所破峽之西崖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郵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黃蓮堡；始知此小流，卽雙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卽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尙在北塢中。從橋西卽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峯，復上坡二里。西逾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關罩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叫剎山，卽郡志所謂阿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南壑雜沓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雜沓而來。其外遠山，自北互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互脊之半，有寺中懸縹紗雲嵐間，卽所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嶺頭

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陟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爲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峭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彌山蔽谷，更無他木。（問其地茯苓甚多，鮮食如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之間，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閣，曰松梵。宋按君秦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折曲上躡，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爲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歇，強之後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麵爲已而嘆之歟。



二十五日——味爽。曠所存巴。平行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壑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卽隨北澗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哨，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而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南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卽其洄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瀾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卽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邨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因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卽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

過一小澮，卽隨之南行塢中，如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閣，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池二方，各爲一舍，南男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浴也。舍乃一叅戎所構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矣。旣浴，飯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卽花橋大道；由其南向逾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爐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卽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卽花橋之水也。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巖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逾橋上坡，東南躋。一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跌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誤處，乃登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礦廢道；東南逾岡坳者，爲門檻爛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逾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谿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

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爲門檻屯。下跨江之橋爲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闕之當其前也。宿於邨家，買米甚艱，祇得半升。以存米爲粥，留所買者爲明日。

二十六日——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餘，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十家下縮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於是江東折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於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爲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甯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緣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峽乃稍開，始見田塍，有兩三家倚西坡，是爲稻塲。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爲名。其江之東南坡間，亦有居廬，其下亦環畦塍，亦稻塲之屬。江流其間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邨右，卽西南緣坡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相對。於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餘，逾北突之岡，循南坡

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下稻塢前峽中，西南水下爐塘，而南從脊上，卽西望崇山高穹，上綽圓頂者，爲寶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墜者，爲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拖峽者，爲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間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間道稍捷而多岐，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闊，以炭駝相接，不乏行人也。其岐卽從脊間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爲舊爐塘；由其北度峽上，卽間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度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柶捲。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高涉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烟板屋，擾擾於內，東南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峽坳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甯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豎喉，其墜深黑，卽挖礦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兩岐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客商來販者四集。）肆多賣漿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仍齋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仄，而止通一水。

得無他迷，然山雨傾注，如納大麓，不免淋漓。三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執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豬。峻上二里，果見芭蕉蔽崖，有掘而假者，卽挖根處也。其處樹箐深窅，山高路僻，幸有炭駝（俱從此赴廠）爲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爲兩岐，而所望寶臺圓頂，似在西南隔峯。乃誤下從峽西南，一里餘，渡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窺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湮，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爲誤，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隔水一語，卽奉爲指南。東復北還盤嶺處，澗乃北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東南來合，卽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誤之峽，其南卽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脈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崖峭壑，爲燒炭之窟，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遶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岩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前峽稍開，有邨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邨，是爲阿牯

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爲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尙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如山。余至省，卽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姚安途中，乃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燬。余以爲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二十七——飯於慧光寺。卽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嶼。此嶼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嶼西餘支，卽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逾嶼南，見南山前蟲，與坳東橫互之頂，排闥兩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於中而下不見底，距瀾滄於外而南爲之暫。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溯瀾滄北岸而西行，爲寶臺南郊，於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頂而北盡於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爲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爲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獨南流而東遠；此諸

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脈目羅均，爲鉤之根把，博南丁當關爲鉤幹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坡頂卽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爲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垂盡處而後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爲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爲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濼之槽也。從坳南東轉，於是下臨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兩降兩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卽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陞俱南闕。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岫間，又有一陝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常南山奧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卽大寺故址。寺創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壽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臺，高十餘丈，址盤數畝。其

脈自東北圓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護砂，水復旁泄，覺地雖幽闕，而實鮮關鎖，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然。山外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無此夾之則泄；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巖之面岱宗，皆突兀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峯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至萬佛堂，翠峯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葦，自京師參訪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凡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峯來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因太史約菴，先鑄銅佛於菴，以爲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棲萬佛前樓。余遂與一葦同謁之，了凡卽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從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兩過小靜室，兩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籐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比大殿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圓穹之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拗，前復小起圓阜，下臨深峽之北，而室則正臨其拗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



臺與境也。一葦與一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語，余旁參之，覺凡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麵餅，繼設蔬飯。飯後，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二十八日——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餘，盤其西垂而此，其下卽阿牯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亙於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爲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卽舊爐塘西來之道，阿牯寨之澗南來，此與之合，是爲三汶溪。舊爐塘指答者謂間道捷而難詢，正指此也。於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台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瀾滄於外者，爲此塢西山；從西嶺北轉，而挾慧光寺於內者，爲此塢東山。東山爲三汶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爐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

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陂陀雜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汶溪水合流北去，是爲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轉，行東邨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噴東山之麓，路緣崖躡其上。又北二里，逾馬鞍嶺。此嶺乃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邨倚東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邨。東山乃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半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驛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東來者，是爲沙木河驛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余南來路經橋西，不逾橋也。飯於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於是北塢稍開，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峽入瀾滄。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爲灣子邨。數家倚南山北麓，當北突之腋，故曰灣子。由其西循峽南入，一里，峽窮。復遵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三里，陟嶺脊，此卽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嶺東望，東界卽博南山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卽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所北盡於此者；其外有崇峯另起，橫峙於

五十里外者，曰瓦窰山，爲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磐踞而爲亂處；（按騰永圖說：崇禎戊辰，王磐據險爲叛，燒斷瀾滄橋，又按馬元康曾領兵追搗王磐何某巢穴於曹澗。馬亦言先是王何構叛，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燒橋而來，故得爲備。按曹澗在雲龍州西界，瓦窰山在雲龍州南界，曹澗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由瀾滄橋，固欲截其東援大路，亦以與瓦窰相近也。蓋窰窰曹澗，皆二賊之窟矣。）西望則重崖層峽，其下逼簇，不知瀾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菴橫跨坳中，顛曰普濟菴，有僧施茶於此；是卽所謂江坡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湍流一線，遶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峯嶺，上截雲嵐，而下嚙江流者，卽羅岷山也。瀾滄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甯雲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爲搗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崖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合瀾滄，入元江府，爲元江。余按瀾滄至定邊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邊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瀾滄也。然則瀾滄禮社，雖同經定邊，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景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瀾滄爲黑水，另具圖說，於順甯以下，卽不能詳。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

所著，止云自順甯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由嶺南行一里，卽曲折下，其勢甚陡。迥望鐵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爲「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卽挨東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鞏石爲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關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創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巉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闔於北盤江上鐵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淘，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淵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束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經之練，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綑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綑之，交絡如機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於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鐵柱維舟者，柱猶尙存。（或以爲胡敬德，或以爲國初鎮撫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爲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於武侯也。萬歷丙午，順甯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干磐又燒燬；四十年間，二次被燬。今已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

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間之閣，以西崖尤峻，爲羅岷之麓也。於是出鞏關，循羅岷之崖，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岷山高十餘丈。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名羅岷，嘗作戲舞，山亦隨而舞，後沒於此，人立祠，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獸拋踏而下。昔有人於將曉時過此，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麓而居，下臨瀾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躡峻矣。時日色尙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其魚似鯖魚狀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魚。謂之時者，惟三月盡，四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後，已不能得。）

二十九日——雞再鳴，具餐。平明行。卽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石。於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崖轟夾，有水自空中墜。先從左崖棧木橫空度，卽北向疊磴夾縫間，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崖夾石如劈，中垂一窗。水搗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爭道躍頽，兩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攀陡之苦，亦不知爲驅馳之道也。上二里，有菴夾道，有

道者居之，卽所謂山達關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淙淙由峽中來，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峯，直東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驛後諸脊。所謂博南丁常也；東南而遠者，寶臺圓穹之頂也。內平處亦有兩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峯之腋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圍，下墜如城，四山迴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邨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蒂裏，又現此世界也。是爲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爲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廬夾道，是爲水寨鋪。按志有阿章寨，豈卽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逾一東坡之脊，脊兩旁有兩三家，脊南水覺東南下瀾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於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南去；南瞻瀾滄西岸，羣峯雜沓，……〔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當時在永昌府晤閔人望，（名仲儼，乙丑庶吉士，與徐石

城同，爲霞客年家。并其弟知愿（名仲侗，丙子解元。）

己卯四月初十日——因知愿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并襪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鄉櫻珠，而不見火燄映樹。一、二家結棚樹下。油碧與五六肩，乃婦人之遊於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爲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遠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爲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回屢下，如太保九隆，皆如是也。又南爲臥獅，在西南岫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口崖盤突，儼然一俊貌之首，其下峯頗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間，但遙見其崖突兀，與前峯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

過·石花即其後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邨南過小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即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嶺間渡小水，即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常其臥躋之間。涉澗，又西上而探洞，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須秉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竊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過突崖下峽，透脊而西。半里，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揆突崖脊。下搗其崖麓，無穴以洩，水沫淤濁，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從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逾二坡脊，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爲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也。南坡涉窪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瀦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鋪，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縱橫而竇中窪，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脊南塢稍平，於是小圓峯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離立圓峯，



取峯隙而南。一里，轉峯腋，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共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遶，中夾成峽甚深。路逾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箐墜其下，雖甚深而不聲水聞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常箐底，是爲冷水箐，乃飯於鬻腐者家。於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脈也。脊南始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逾崗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爲油革關舊址——乃舊之設關而權稅處，今已無之。其西卽墜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嚙南轉，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澗無滴，橋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卽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於西，一橫於南，而蒲縹之邨，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革關南下之支，橫度爲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羅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縹之東邨。邨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又西半里，宿於蒲縹之西邨。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邨，俱夾道咸

街，而西邨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日——雞鳴起具飯。味爽，從邨西即北向循四大山行，隨溪而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爲石子哨。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已可採矣。

·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無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落馬廠。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羅岷者也。

·逾脊西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爲大坂鋪。從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橋跨澗。於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峽，是爲灣子橋。有賣漿者，連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雜沓。一澗自東來者，即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墜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即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兩崖，夾成一線，俱摩雲夾日，溪嵌於下，蒙箐沸石，路緣於上，巖壁撫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

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崖棧木。半里，復西向緣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然後信此險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衆險之上，此峽深盤衆壑之下，滇南二絕，於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坡。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度之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於是西谷大開，水盤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崇山夾立，知潞江當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江流已從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岸而棲，其前有公館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後，舟子還崖岸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頗闊，似倍於瀾滄；然瀾滄淵深不測，而此當肆流之衝，雖急而深不及之，則二江正在伯仲間也。其江從北峽來，（按一統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據土人言出狗頭國，言水漲時每有狗頭浮下也。）注南峽去。或言東與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爲「四瀆」之一。以余度之，亦以爲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癘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當孟夏，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擢

流甚久，亦烏覩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來，見崖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急趨其下。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登其間，高與榦等，榦跨而絡之，西北則榦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榦疎而石出，榦與石已連絡爲一，殊不可解，亦窮崖一奇也。已而大風揚厲，雨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峯而踞，卽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陣復來。忽虹見東山盤蛇谷上，雨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邨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熱不可棲。當上山乃涼。從邨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約一里，遂從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峯頭，則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爲大田，禾芄芄焉。其夜倚峯而棲，月色當空。此卽高黎貢山之東峯，憶諸葛武侯等於此前後開疆，戰功昭著。今已風流雲散，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巖！一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雞再鳴，飯，味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邨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遂

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而東向，出安撫司下，底峽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箐中，峽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晝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爲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即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峯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爲南渡一脊，所謂高黎貢山，土人譌爲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爲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爲崑崙岡。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非無謂也。由蒲滿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峯，即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陰排幕，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詠「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爲分水關。邨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爲潞江安撫

司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逾嶺脊，輒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頽；此卽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潞江，關西水下龍川江。）於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卽西上穿峽逾脊，共五里，度南橫之脊，有郵廬，是爲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夾，屢上屢下，十里，爲太平哨。於是屢下屢平。始無上陟之脊。五里，爲小歇廠。五里，爲竹筵鋪。自過分水關，雨陣時至，至竹筵鋪始晴。數豕夾路成衢，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脯。於是直下三里，爲茶菴。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盤塍爲田。其下卽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壁插江，東則平坡環塍。行塍間半里，抵龍川江東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鐵銷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卽躡級南上，半里，爲龍關。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權負販者。又西向平上，四里餘，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街，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兩餐，又有夾包。

龍川江發源於羣山北峽峨昌蠻七藏甸，經此（東爲高黎貢，西爲赤土山）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十三日——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峯排簇嶺上，初以爲將由其南垂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竹籬茅舍，頗覺清幽，是爲赤土鋪。其邨當西面排簇層峯之麓，東與橄欖坡夾而爲岫。邨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攜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土山，而此鋪名赤土，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豈其西排簇層峯爲赤土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卽以名鋪耶？由橋西，卽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卽自排簇峯東南分支下者。又轉而西，一里餘，有菴施茶，當脊北向而踞，是爲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崖，路越之西向下峽。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乃從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西兩崖，俱從排簇層峯分支而下者，西崖卽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北合於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底，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坡西躡峻上，一里，北穿嶺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卽墜峽西下，路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山之上，是爲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層峯嶺脊之西。按志。

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前之赤土鋪，猶東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於嶺梢。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卽此矣。——從此而西，出馬邑河，遶州城北而西合壠。德羅生二水，同爲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一二家當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岫甚遙，雜植果樹於中，是爲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餘家當峽岫而居，是爲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邨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豔耀目；若以爲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爲山土所宜，何他岡別隴，杳然無遺也？由邨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峽而行平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邨，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也。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邨當東山之麓，是爲坡西邨。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爲案；與同行崔姓者連啜二壺乃行。於是西向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卽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塋中者也。又西北二里餘，有邨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爲大盈之一源云。



是溪之東田窪種，土皆黑墳，土人爇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墜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邨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塍間，曰土鍋邨，邨皆燒土爲鍋者。於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爲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爲衢者也。騰越州城之南門，卽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迤西所無。乃稅駕於大街東黔府官舍。時適過午也。（時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灣導書，姑與店中。）

十四日——早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顧。下午，余往顧而潘出，乃返作記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余酌於市，以竹實爲供，（竹實大如松子，肉圓如蓮肉，土人煮熟以賣。）投壺暢飲，月上而返，冰輪皎然。

十五日——晨往晤潘，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饋酒餚。下午，店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灣書畀楊主人，託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藩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卽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貲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關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邱舍不便憑眺，竟鬱鬱臥。

十六日——晨起，候主人飯，欲爲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

愆思余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氈寄楊主家，挈輕囊與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北，過此南流去，卽所謂大盈江矣。余旣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爲球琿山，亂箭哨之來道逾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箐道，爲水口西夾；直北者，爲上干峨山，亂箭哨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東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夾；城西南，爲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廻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卽龍川江東高黎貢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龍從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爲寶峯，爲擂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蜂；從此東度，爲上干峨，低伏而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爲球琿，峙州東而北盡馬邑邨；支分由西而南者，爲來鳳，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哨北流，西出馬邑邨南，至城東北，一出龍從山，瀆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

·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搗，其深十丈，闊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尙屯——又名大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隴川緬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哈守備，自西北而東南，一曰神護，二曰萬仞，二曰巨石，四曰銅壁，東四關屬隴把守備，自西南而東南，一曰鑿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馬，四曰漢隴。八關之外，自神護而出爲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馬而出爲南路，通猛密，有寶井；自漢隴而出爲東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鐵壁而出，亦爲南路，通蠻莫，爲緬甸阿瓦正道。昔蠻莫猛密，俱中國地，自萬歷二十二年，金騰成道，立此八關，於是關外諸彝，俱爲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千崖，至蠻哈諸關，南向隴川，至隴把諸關，由州西抵緬箐分路，西出神護通迤西，西北逾嶺至古勇，大概三宜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遂分華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下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至千崖北，爲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一曰合於太公城

，此城乃緬甸界。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則其江在千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衝流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卽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嵋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古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嵋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嵋，同流南甸南千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卽龍川，龍川卽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卽其一無疑。蓋峨嵋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源非於山下可知。又至千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

卽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卽其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干峨巖崙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瀦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爲烏沙尖山道，南下者爲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先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駢崖齊涌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趨者闊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齊觀，但此崖更近而逼。從西崖邊南崖，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灑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當易「旱」爲是，用「雨」字則疊牀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嵌流峽底甚深，因下踏之。有屋兩重，字夾壑中。乃王氏水春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是爲日光臺，上建關帝殿。迴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東卽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疊礫，亦水春也，而

當環坡間，其西卽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分爲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石下，入夾坑之屋爲脊，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爲毗盧寺。由其西二里，直抵播鼓尖峯下，見有路直躡峯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寶峯大道尙在北，乃橫涉田間，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播鼓之北。當西北從岐上，而余誤從西南，一里躡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播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誤，遂西逾嶺脊，則見寶峯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兩重，其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道復上，與躡坡西上，從峯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兼陟其頂也。從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播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爲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攀嶺行。一里，再逾箐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脊。過北，路復分爲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峯路，尙隔一箐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

峨隴南塢，皆近夾此脊下，而峨隴之西，又有高峯一重，自北而南，夾峨隴之塢，南出繩箐，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箐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從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寶峯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蔭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攀枝，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崖迴坡，咫尺縹渺。殿西廡爲二黃冠所棲。余置行囊，令廟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爲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余先隨箐下，半里，右顧崖間，一亭飛縱，八角重欄，高倚懸崖之上，乃參府吳君（蜀人，名薰臣）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箐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纖紋，惟岑附屬中垂一線，闊僅尺餘，繫級其中，仰之直若天梯掛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吳參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尖特聳，夾級爲門，其下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崖純石，危穹夾箐之間，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爲梯，嵌夾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

太極懸崖」，從此北度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峯寺當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民居之。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箐中，臨太極崖，過北瓣下，從一線之級上，其級峻甚，幾不能留趾，幸兩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營紳虛亭之南。峽始幽折爲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間。余擬眺月於此，以擴未舒之觀，因拭桌作記，令願奴汲水太極下箐東以爨，二黃冠止之，以飯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謂虛亭風急，邀余臥其榻。

十七日——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息其間，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願奴入州寓取貴州所買藍紗，將鬻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願奴去不返。抵下午，餒甚，胡道飯余。既而願奴至，紗仍不攜來也。

十八日——錄記於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參戎馬，參戎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峯瞭視者哨聲相應，兩箐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巔塘關，南越大山，西南遶古勇關北，分支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



支南下者，爲寶峯，又南爲打鼓尖；又南盡於龍光臺。其馬鞍山正支東度者，一起爲筆峯，又起爲龍崑；於是南環爲赤土，爲亂箭峭過脊，又南爲半個山；而西北環來鳳而結州治；此所謂「迴龍顧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爲鬼甸西山，又南爲鵝籠西山，又南抵於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爲古勇西關，而南接於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巔塘二關，乃古關也。（巔塘之外，爲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巔塘東北阿辛廠北，爲姊妹山，出班竹。其外卽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爲二箐，中垂石崖高穹，兩枝倒插簷底，北箐之上，環岡一支，前邊如塔牆，石崖中裂，鑿級懸其間，名獼猴梯。梯南玉皇閣倚其下，梯北純陽閣居其上。舊有額名爲「太極懸崖」，而吳參戎又大書鐫其上曰「奠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箐之中，而下臨絕壑，向東北，近則環岡前伏，平川遶其下；遠則東山之外，高黎賈北尖峯，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峯土人又名爲小雪山，遙峯橫亙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間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馬鞍山寶藏之徒徑空，昔在戎行時，曾從赤土鋪北度龍川至其下，爲高簡槽，有居人段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

目界甚爽。其後爲三清殿，則邵道所棲也。三清殿去西頂不遙，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  
高者爲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爲玉皇閣，東向；居北箐之北倚環岡腋  
間者，爲寶峯寺，南向。玉皇閣當石壁下，兩箐夾之，得地脈之正；而純陽閣據懸崖間，  
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蒼騰陽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崖於中，  
如穎躍於壑；且兩箐中怪樹奇株，鬱葱叢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茅竹，中者如吾地之筍  
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非迤東西所有也。

二十一日——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崖，其處若橫北箐而上，半里而達寶峯寺，  
余以南箐懸峭，昨所未經，乃從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峽，從  
環岡大道，復半里，北上寶峯寺。問道於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爲尖山道，  
西北登嶺爲打鷹山道。聞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於是直北下坡，  
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懸西山麓，是爲核桃園。其西北有岫頗佳，乃寶峯之從  
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逾之，直北一里餘，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  
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挾西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卽酒店

嶺之東度爲筆峯龍窰者，南下卽野豬坡之南出爲鵝籠緬箐者，蓋俱從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從北臨坡，誤從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爲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峯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峯，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礫，直上者三里，霧氣襲峯，或合或開。又上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之，中多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峯下者，從壑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窰一龕，僧寶藏見余，迎入其中，始知卽開山之人也。因與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從之。其後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上起兩峯而中坳，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據土人言，其上多鷹，舊志名爲集鷹山，而土音僞爲打鷹云。其山脈北自冠子坪南聳，從頂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峯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壑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爲中案，南墜而下，復起一峯爲前案；東北下者，當壑左而伏，結爲東窰之輪，兩峯峴處，正其環窩處。前蹲一峯當窩中，其脈復自東北峯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於胸。其脈卽自中蹲之峯，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阜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爲中峯近案，卽南與中案並峙。

·稍度而東，又起一阜，卽北與東窪之鑰對夾，故兩乳之前，左右俱有窪中岫。中峯之後；左右亦有峽中扃，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一線前度，其東爲筆峯龍嵒，南爲寶峯龍光者，皆是脈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至，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子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水出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其質仍堅，真劫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峯之下，前臨兩乳，日後有擴而大者，後可累峯而上，前可跨乳爲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岫，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窩，有瀦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龍坐簾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爲結此一椹，而尙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從戎爲選鋒，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旗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然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

宿龕中。有一行脚僧，亦留爲僧披羅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蕭姓，號無念，名道明）見之如見故人焉。

二十二日——晨起，宿露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周歷峯前。瀝臨而南爲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龍川後之界也。近嵌麓西，爲鬼甸，其外有重峯西擁，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爲筆峯，其外有高嶺東穹，則高黎貢後聳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後屏焉。然昨已登嶺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爲龍川所合，西北之叢處爲尖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棲矣。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嶺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於是交之仍東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卽州中趨冠子坪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峯如鞍，祇覺層起如冠，逾脊西下，是爲坪邨所託，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鵝龍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藤。東轉，再逾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岡上。岡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岡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

坡麓，則響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瀉自圓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開，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爲王家壩。（以此亦爲界，南俱沐厝莊。）又北半里，遂與南茶大路合。又北一里，有邨在西山下，至是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闕。溪沿東麓北下，邨倚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岐東北往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爲灣腰邨，蓋王家壩之後山也；其北塢爲左所屯，乃龍從北又起一峯，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關，響水溝之。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餘，有結茅賣藥在南山下，於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爲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嶺，有墟場，爲馬站街房。其北山坡雜沓，石齒高下，東岡與西山，遂夾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橫於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嶺。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從西山透南峽來，達壑北去。固知透嶺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嶺西一峯，卽西盡於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遂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檜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

於溪旁。又北半里，爲邱坡，有兩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則羣山中迸爲峽，有岐西入之，爲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於是北行田塍間，二里，屢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爲順江邨，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斷復起，其特聳頗厲，是爲三清山。邨多環石爲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爲順江，有木梁跨其上。順江邨之東，山塢東關。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是爲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止焉。從此三清西瓦，江東東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西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垂之坡，二里，是爲雞茨坪。逾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疇。有賣漿者當路右。於是東北行田塍間，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跨之，是爲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爲東江。既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岡棟。宿於新街。岡棟一名谷棟。壑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垂橫亙兩山間，至此而止；其

南則兩江交合於三里外，合流東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峯，南與三清鴈行而峙，其中有峽如門，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峯即雲峯尖山東下北轉之脈，雲峯正在其西，爲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峯也。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峯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爲新，北爲舊。

二十三日——命主人取園筍爲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筍，薰乾瓶貯，味有香氣

。）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柳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狐實」，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即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飛松」。惟巔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魚」「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無衣與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陰，上體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彝，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

又北二里餘，橫岡後瓦，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崇山，不復知其內有兩山之嵌於兩旁也。此岡即雅烏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從其兩腋南出，疑即挨河，而土人僞爲雅烏耳。陟岡而



北，又二里，岡左漸突而成峯，岡右漸嵌而爲坑，路漸逾坑傍峯而上，於是坑兩旁皆峯，復漸成峽。循峽西峯行二里，涉其北岫，遂挾西峯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壑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於是出岡棟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邨腐倚岡頭，是爲烏索。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岡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度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岡棟西山，與尖峯後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邨連竹甚盛。半里，從其邨南西轉，復行岡坂者二里，岡頭巨松錯落，居廬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邨，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間，就而滌體。時日色亭午，解衣澆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於是巨木參霄，緯籐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嚳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峽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崖滴翠，深木篩

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弄影，不礙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岡脊。脊四崖皆墜深涵碧，聞水聲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成也。脊狹不及七尺，而當其中復有鋪木以度者。蓋脊兩旁皆削，中復有管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涉一南墜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夷，轉西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峯崖而轉其腰，如望見尖峯在隔箐隔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峯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盤脊東峯，亦一峯復聳。山頭尖削，亦其與尖山伯仲，但尖山純石中懸，而彼乃土峯前出耳。兩峯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壑；支條開突，箐樹叢蔽，如翠濤沆霧，深深在下，而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峯頭就豎石盤級爲梯，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臨前峯之尖，南北夾閣爲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臨南峽，而中敞爲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

蓋其上向雖有道而未開闢，莫可棲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開山麓爲下殿，故往州未返。余愛其幽峻，遂止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晨起，天色上霧，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句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瀉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淵卮陸之異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爲嵐翠掩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襯白，一片內，一片外，搜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後倚峭壁，中刊橫罅，下平上覆，恰如匡牀，雖小而可憩可臥，是名仙牀。俯層峭之下，巉巖累累，無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道而行。其洞乃大石疊綴所成，亂崖顛磴，欲墜未墜，迸處爲罅，覆處爲洞，穿處爲門，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欠寬平，外支幽險，若疊級梁板，亦可幽棲處也。洞門東向腋中者爲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球倒懸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卽結爲壺，如匏瓠之綴於蔓者；壺之端綴旁芽細枝，上迎雨露，茸苗夭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員綴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

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膽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誣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卽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爲爨，可鉤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岡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憑臨爲勝；此峯前兩概也。由峯後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南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窮古勇。而余時有北探滇灘阿辛之興，遂不及兼收云。是午，返寺，同顧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遂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峽陜，木杪難於著力，久而後得之。一瘦圓若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瘦環若巨玦，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余不能兼收，後行時帶輕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余留二詩於山，負「木膽」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一里餘。東度過嶺，遂東南循前峯之腰，又半里。東度脊頂，於是俱深木夾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盤峽，復東北

上·半里凌脊，乃東行脊間。左右皆夾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間鋪木。又東南半里，復盤壑東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復東逾一岡。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向稍上，遂出管東北行。一里，至下院分歧之路。仍從向來之小路。一里餘，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塢而得一邨，入問熱水塘道。仍東北三里，過烏素橋，從橋西逾岡而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岡。東山直對西峯而下，驅江流漱西峯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逾岡北下，北塢稍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雜沓而起，卽熱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雨霏霏撲人。乃令顧僕守行囊於塘側。北半里，上坡，觀其街子，已散，而無他物。望南岡，有邨廬在嶺脊間，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迴覓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曾寓余鄉，爲導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顧僕入，出攜餐啖之。問阿幸路，須仍從此出。此中東至明光，雖止隔一山，險峻不可行也。見日色尙早而雨止，乃留熱水，待出時浴，并木膽寄李翁家菜園中，遂仍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爲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其處居廬甚盛。行者俱勸余宿此，謂前皆峽嶽家，不可棲。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顧。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過後所屯

，漸折而從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復與江遇。遇顧尖山，與前峯並峙，中峒如馬鞍；而左所之南，復有峯一支，自西山突出，橫亙其北，故路必東北從烏索橋抵熱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尖山之北。其北則西大山漸伏，中遜而西，爲滇灘過脈處；東大山直亙而南，分墜西竄，下突小山，橫界於北，爲松山坡。坡之北，卽阿幸北進之峽；其西北高峯，浮出於橫坡之上，則阿幸滇灘之間，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岸，一里，復折而東北。一里，抵東山腋下。山峯叢立處，有兩三家倚東坡而棲，是爲松山。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亙之坡。一里，躡坡脊，其脊正西與巔塘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北橫界脊下，脊若堵牆。溯水北上，從脊間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峯頭，是爲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從石西隨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關道，只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魚，與松山固棟諸土人交易鹽布，中國亦間有出者，多爲所掠，不甚往也。其間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處，今關廢而田蕪，寂爲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紆坦，不甚崇險，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江東岸北行，爲度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爲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東來小澗，復上東坡，

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卽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余將西度橋，望西山下投棲，聞其地江岸西廬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躊躇間，一鋤於田者，乃王之鄰，謂其婦亦入山未歸，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於其門。久之，婦歸，爲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溟灘東北高峯南下之支，東乃雅烏直北崇互之嶺，中夾成塢，江流貫其間；南則土主碑之橫岡，自東而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而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幸廠，而自成函蓋於中。蓋溟灘土巡檢昔爲某姓，已絕，今爲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雖未授職，而儼然以土舍自居矣。二十六日——凌晨起飯。西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水橋跨江而西，度之。復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循峯腰，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東而爲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巖巖上擁；峽中之水，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索而爲同棟西江者也。東西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爲溟灘東北峯，而下爲土瓜山，東下穹爲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西南明光，南爲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難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

，有小澗自西而東，涉之北上。於是屢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煙氤氳，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爲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將開爐，見余而留飯於龕中。言其北姊妹山，後卽爲野人出沒之地，荒漠無人，而此中時爲野人所擾，每凌晨逾管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藥箭甚毒，中之無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沒於此，現葬山前。姊妹山出班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逾峻而過，東去此四十里。然徑仄無行者，恐管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湫坡而南，路稍東逾東峽來小澗，其澗西注於江，卽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滇灘南來，東注於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東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越岡而下，過松山及諸所，二十里而入熱水塘李考家。時猶下午，遍觀熱水所洩，其出甚異。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滔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竅



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圓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熱，不能下體，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導入侵之，即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處，或出於砂孔，或出於石罅，其前亦作圓池，而熱亦如之，兩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晨起，飯而行。仍取木膽肩負之。由岡東南下峽，一里餘，復有煙氣鬱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交流而西出峽，其塢皆東大山之環壑也。由其南復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若斬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南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邨倚東峯下，路當其西南。半里，有岐，一南行坡上，一東向邨間。余意向東者，乃邨中路，遂循東峯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西下即烏索之旁邨，其南逾即雅烏之西岫矣。乃悟此爲固棟道。亟轉而東，莽行坡坂間。一里，得南來大路，乃知此爲固棟向南香甸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半里，復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峯頭稍轉而南。半里，即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龍崑山。而北來之嶺，從其北下墜爲岫，復起此坡。東隨塢脊平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岫東，則有路西

自嶠中來者，乃熱水塘正道，當從墜坑東邨之岐上，今誤迂而南也。於是又東下，一里餘，其下盤而爲坪，當北山之東，山界頗開，中無阡塍，但豐草芃芃，東北一峯東突，巖前標，即石房洞山也。其後乃西北而屬於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熱水塘之東，而南度雅烏者也。於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爲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邨也。」亟馳去。後仍知此爲畏途，行者俱不敢倖趾，而余質賤自適也。又北一里，再逾一東突之坡，一里，登其嶠中，始覺東江之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即巖後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水，隨峽東出，有小木橋度其上。過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壑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夾；蓋此地北山東突而巖，南山自石洞厥南，盤旋西轉，高聳爲江東山北嶺，與北對夾，截江西下，中拓爲塢，曲折其間。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岐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之道；有路東北挾巖峯而轉，乃北趨南道。於是東北一里餘，極巖峯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南，東西兩界夾分之，西山多東突之尖，東山有互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東北轉

，盪時當夾；惟東南一峽，窈窕而入，爲楊橋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爲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余望此巖巖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互之崖，層聳疊上；既東轉北向，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膽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隕，攀之亦隕；間得一少粘者，綑足掛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無此蘇土；蘇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洞門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從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卽止，無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難於橫帖之陟，卽隨峽上躋，冀路北有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益竭蹶從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當門，門分爲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後東轉，其

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爲後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尙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所攬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從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頤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攜飯爲路隅。卽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遜。又一里，有邨倚西山塢中。又半里，遶邨之前而北，遂與江遇；蓋江之西曲處也。其邨西山後抱，東江前揖，而南北兩尖峯，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稔。有小溪從後山流出，傍邨就水，皆環塍爲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東注之橋，復北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之東麓，一里餘，仰見尖峯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峻，上及峯頂，如簷覆飛空，乳垂於外，檻橫於內，而其下甚削，似無陟境，蓋其路從北坡橫陟也。余時亦以負荷未釋，遂先趨廠，又北一里餘，渡一西來之澗，有邨廬接叢於江之西岸，而礦爐滿布之，是爲南香甸。乃投寓於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爲界頭返城之用，自猶可糶米爲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

乃以褶，襪，裙三事，懸於窩外。冀售其一，以爲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綢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傭僕烹於窩。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洞，乃從邨西湖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焚爨爐後南躡坡，迤邐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廬三層，皆五楹，額其上曰雲巖寺。始從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升上層。其中神像雜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簷下垂於外，長條短縷，繽紛飄颺，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復極其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面，又有龕西進，復因其勢，上架一閣。又從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洞頂氤氳之狀，洞前飄灑之形，收覽殆監。臺之北，復進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從來嫌洞中窳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無礙，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時洞中道人尙在廡未歸，雲磴不封，乳房無扁，憑憩久之，恨不攜囊托宿其內也。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啓，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黃如新鑿者。攀其上級，復透小穴西入，二丈後曲而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無旁泄竇，亦神漢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爲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乃從北巖下循舊

路，二里，返溪，遂啜酒而臥，不覺陶然。

南香甸余疑爲蘭谷之譌。蓋其甸在北，不應以南稱也。山自明光分派來，西卽阿辛東南下之山，東乃斜環而南，至甸東，乃西突而南下，夾江流於中——其流亦發於明光！北卽姊妹山東行之派也。是爲固棟東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廠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實無廠也，惟燒炭運輒，以供此廠之鼓煉。此廠在甸中，而出礦之穴在東峯最高處，過雅烏北嶺，卽望而見之，皆採挖之廠，而非鼓煉之廠也，東峯之東北，有石洞廠，與西北之阿辛，東南之灰窰，共爲六廠云。諸廠中惟此廠居廡最盛，然阿辛之礦紫塊如丹砂，此中諸廠之礦，皆橫散如沙泥，似不若阿辛之重也。

二十八日——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爲界頭之行。其地在南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

。由南香東北大廠逾山，則高壑重疊，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礦逾東嶺，則深峽平夷，

路大而遙。時因霾黑，小路莫行，遂從土人趨陽橋道，且可并攬所云石洞也。從邨東度江橋

，其橋東西橫架於東江之上，覆亭數楹。橋東卽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東山者，卽固

棟東山之脈，北自明光來，至大廠稍曲而東南，至是復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東，其

上有礦穴當峯之頂，茅舍緣之，自雅烏北嶺，遙望以爲南香甸也。至而後知爲朝陽出礦之洞。然今爲霧障，即咫尺東山，一無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踞之。其峽，北卽東山至此南盡，南卽東嶺之轉西，西盡於南香甸南，爲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頗深。有泉，西出而注於東江，卽昨所從巖巖山前，分岐渡江而東入之峽也。峽徑雖深，而兩崖逼仄。循北山東行，二里，望見峽內亂峯參差，扼流躍穎，亟趨之。一里，至其下，忽見北崖中迸，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澗東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脚直插澗底，路難外濠，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躡左崖之後，一里，遂逾亂峯之上。蓋石峯三四，逐隊分行，與流相磨，獨存其骨耳。循北峯攬澗南亂峯，又東一里，路復北轉踏北峯之隙北下。半里，則峯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於北峯東突之下，同穿亂峯之隙而西。所謂北峯者，從大廠分支西南下，卽南香甸東突之峯，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東者也。其東南垂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有礦東臨是峽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於南香，則知南香乃衆礦所聚也。隨峽北望，其內山迴壑關，有廠亦爐煙勃勃，是爲石洞廠。所云石洞者，大廠之賦

，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從峽中，又東度一峯，突爲虎砂而包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穹爲江東山北境，遠爲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嶺北下之水，西注於亂峯，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注東江。是石洞者，衆山層裏中之一壑也。從陽橋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無中界之脊，而水則兩分焉。余時欲從峽趨石洞，慮界頭前路難辨，不若隨同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里，則路東有峯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峯，至是東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亦分岐爲二：東北溯石洞水逾嶺者，爲橋頭路；東南溯東嶺北下之水逾嶺者，爲界頭路。然則西下峽中之水，以石洞者爲首，以東嶺者爲次也。於是東南上坡，二里餘，陟嶺巔，是卽所謂陽橋東嶺矣。逾嶺卽南下，一里，復陟峽而上，從嶺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岐下東大峽，爲同行者誤而南，一里餘，始知其誤，乃莽陟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隨之，東陟膝。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爲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岸，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盍足，兩旁亦橫竹爲欄。



以夾之；蓋凡橋鞏而中高，此橋反掛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也。從橋東遵塍上，始有郵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爲界頭郵。其郵倚東山而北，夾廬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於西北波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早卽移街，乃習俗也。乃令顧僕買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擾而已，不睹有奇貨也。既乃還飯於界頭。其地已在龍川江之東，當高黎貢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窿處。蓋高黎貢俗名崑崙岡，故又稱爲高崑山，其發脈自崑崙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灘關南高山；東南行者，遶小田大塘，東至馬面關，乃穹然南聳，橫架天半，爲雪山，爲山心，爲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幾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爲平坡，直達緬甸，而盡於海，則信爲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卽從雪山西麓南行，屢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間，有寺臨之。（此城乃土蠻所築之遺址，其寺頗大。有路從此逾雪山，過上江。）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吻。又南二里，過一小木橋。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

大山南環而峙於門，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塢北來。進循其東岸而南，三里，始有邨倚江岸。乃極邨南行，又一里，宿瓦甸，瀕江東岸，亦南北大塢也。邨陸逕絡，東向大山，卽雪山漸南，與山心近矣。

二十九日——平明，飯卽行。隨江東岸行，二里餘，兩岸石峯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爲崖所束，奔流若線，中甚淵深。峽中多沸水之石，激流盪波，而漁者夾流置罾於石影間。攬瑤曳翠，無間得魚與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浮波面，儼然一龜。龜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莊，有山西突，中夾塢成田，邨倚突峯。東，江曲突峯之西，而路循塢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餘，復與江遇，而兩崖復成峽，石之突峽迎流，與背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於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東支已盡，橫突而東，卽西峽之繞而下者；其西支猶橫突西南。卽四棟兩江所合而南盤者。兩支之中，北遂成塢，而灰窰廠臨其上焉。是廠亦六廠之一，所出礦重於他處。昔封之而今復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岡，有竹環坡結廬其中者，是爲苦竹岡。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峯之

嘴，曲而東南，始纜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掉，路亦隨而東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逾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搗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家倚峽北，是爲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反闢而成塢，亦有郵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於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間二里，有郵當路左，亦曲石之郵廬也。又南三里，乃甯波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開，水東貫之，則固棟兩江合而與瀨江響水溝諸流一併東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卽與界頭瓦甸之江合，是爲龍川江之上流，蓋交會於曲除者也。固棟之江東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盡於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棟歷其西，又從陽橋東嶺逾其北，又從瓦甸瞻其東，又從灰窰曲石轉其南，蓋江流夾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鐵鎖交絡，而覆亭於上者，是爲曲石橋。按一統志，龍川江上有藤橋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無回石之名，其卽曲石之誤耶？豈其橋昔乃藤懸，而後易鐵鎖耶？於是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餘，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爲酒店，以賣漿得名也。飯而行，循嶺東南向，二里下，稍西轉，復南行

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莊。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自西來，有岐直南躡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隴脊，始逾東度之脈。於是南望前壑大開，直南與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遙，州城隱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珎，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峯，又西北之集鷹，皆爲籠從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見焉。余先賈勇獨上，踞草而坐，久之，後行者至，謂其地前有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路而劫，促余並馳南下。東望層峽重巒，似有尋幽之徑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匯山麓，余以爲卽上干嶽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邨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疎，層巒環其後，澄潭映其前，路轉其東北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負木膽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卽上干嶽澄鏡池否？其人漫應之，但謂海中有魚，有泛舟而捕者，以時插秧，止以供殮，不遑出賣。然余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耶？循海東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遇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尙在邨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邨連竹甚深，是爲中干嶽邨。由邨南又南一三里，其邨竹廬交

映更遙，是爲下干峨邨。至是東坡之下，闢爲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從邨南稍西，卽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旣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與下干峨南北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臨坡之東嘴。從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數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樹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崖下居廬旣盡，忽見一大溪東向而橫於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令顧僕守木膽於路隅，余策杖墜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木中，則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迴流成潭，深可四五尺，堤之下，填壑成溪，闊幾盈四五丈，泉之溢處，俱從樹根石眼糾繆中出，陰森沁骨，掬而飲之，肺腑透澈，悔不攜木膽不一投而浸之也。旣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顧奴處，取木膽負而行。又南二里下坡，有數家當坡之東，指余東向逾其梁，其梁東西跨于峨下流之溪，素所謂馬場河也。逾梁東，卽東南逾田塍間，三里，抵東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爲迎鳳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橋下水卽東南出於赤土坡者，北流至羅武塘，出馬邑邨，西向經此，而與馬場河合。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

如線將絕，則黃坡泉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無市肆，不若南關外之喧闐也。抵寓。已下午矣。

己卯五月初一日——平明起。店主入言：「自往尖山後，參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且命店中一至卽入報。」余不知其因，令姑緩之，且遊於市，而主人不聽。已而吳君令把總持名帖來，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卽往顧爲幸；余之。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旱，斷屠祈雨，移街子於城中。旱卽移街，諸鄉邨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參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返故鄉，內前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川松潘人。爲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邊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爲貴州都關，與陳學憲平人士奇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鷹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峯山（卽尖山）老師法界來顧。州庠彥李虎變昆玉來顧。（李居綺）

初三日——參府來候宴，已又觀普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參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參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故也。（臘味中始食竹鼈）下午，別之出。醉後過萬壽寺，拜法界不佞。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嘗，一見喜甚，留余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參府令門役以州至志，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邨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夾湊間。蓋羅漢沖之水，流經大洞長洞二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爲二流：北爲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爲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麓，乃南塢兩山夾間；其邨縮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騰越中塢，東爲珠琿矣比；西爲寶峯毗廬；南爲來鳳羅生；北爲干峨飛鳳；西北則龍巖，而龍潭清海之水溢焉；東南則羅漢沖最深，而羅生黃坡之流發焉；東北則赤土山最遠，而羅武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龍光臺來鳳西麓而去。則是州之脈，蓋西

北由集鳳州分脈，南下者爲寶峯毗廬，而盡於龍光臺，東曲者一峙爲筆峯，再聳爲龍嵒，遂東下而度于峨之嶺，又東南而紆爲永安亂箭之西。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羅生水尾，而北轉爲來鳳，至是始知羅漢沖水，又南下於羅直沖，則來鳳之脈，不南自羅生水尾，而實東自黃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塢，而南抵羅生，脈從田塍中西度。（郡人陳德典進天文星閣記云：「嘉靖壬子，城外週鑿城隍，至正甯迤東竊地丈許，有絡石，工役斲截之，其石纒纒如脊骨，穿地而來，乃禿峯之元龍正脈也。」其說可與余相印證。）土人不知，乃令濟羅漢沖水一枝，北流爲飲馬河，而抵於城東。是此脈一傷於分流，再鑿於疏隍，兩受其病矣。土人之爲之解者曰：「脈由龍光臺，潛度於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雖石骨下亘，乃大水所趨，一壑之流交注焉。飲馬河本無一水兩分之理，乃人丁所爲，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晨餐後，卽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峽中北向峙，卽天應寺也。其後卽羅生主峯，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岡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岡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裂



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最爲團山，與此岡斷而復續。岡東邨廬連絡。余從竹中下，一老人連入其廬，具臘肉火酒獻。蓋是日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爲甘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爲羅漢沖。溪南北皆有邨夾峙峽口。由南邨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逾嶺趨猛連者。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間，水匯其傍，淺不成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爲八景之一，卽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逾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卽導余從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邨，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尚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卽還李君家。

初六日——晨飯，令顧僕攜臥具，爲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爲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翁昌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峯巒可觀。』余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硫磺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應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

絕頂，北瞰，卽天廟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龍巖山與之對峙焉；西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峯頽頽自掩；而南眺則濃霧瀾灑，若以山脊爲界，咫尺不可見。於是南從嶺上盤峽，俱行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遺羅其沾溼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隨脊而西南，一岐墜坡而東向。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郵倚東坡下，披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爲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岐分向而東，此已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東北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墜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峯，反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爲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霧漫不辨，踉蹌東下。一里餘，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線，以杖掛畦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遠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

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嶺，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其勢甚拓，其墜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兩嶺而平墜焉。嶺北有路，自崩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兩嶺中獨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爲崩崖所墜。復岐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循之東，北瞰嶺崖下陷，東向成坑，管水深翳。又東半里，再陟嶺，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里，余以爲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卽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岐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逼索不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濼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濼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餘，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繞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將逾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爲從大道，卽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臨

脊西馳二里，見西峯頂有巖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岐，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攜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中者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爲巢，下畜牛豕，而上托鸞臥，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閱十五月，乃復遇之西陲，其中數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崖之脊，卽見高黎貢南友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卽與高黎貢遙夾者，意龍江從此去。西塢甚豁，遠望重山外互，巨壑中盤，意卽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邨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晰微奧，卽徵其地名，據云爲鳳田總府莊，南至羅卜思莊，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僅二十里外，然無確據也。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陰雨。飯後，余姑止不行。已而邨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逾而來；西山之脊，尙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逾西脊，以趨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硫磺塘爲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邨後西北向大山行，余

誤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嶺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塹於前，雖小而頗深，藤箐蒙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岐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湮。其南崩崖下嵌，卽下流之所從出，而莫能逾焉。復出，從岐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卽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皆懸崖，而仍非通道。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頂高雲黑，莫知所從。計返下山，乃轉南行莽棘中，溼茅蕪箐，躡躡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羅圖，卽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躡坡，一里，有二茅營峽坪間，是爲羅圖寨。由寨後更躡峻而北，半里，登岡，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壑西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一郵廬倚南坡，是爲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

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餘，而躋其脊。余以爲卽從此緣脊上北大峯矣，而孰意猶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卽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卽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緣木下涉水，卽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躡隴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一里，躋峯頭。由峯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當其東西分峽處，有邨廬倚其中，是爲陳播箕哨。從哨北卽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邨廬營坡，是爲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爲二：循北峯直去，爲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爲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從樹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卽矣羅邨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峽帆南踞，是爲半箇山。披一統志，「有羅苴沖，硫磺塘在焉；」疑卽此山。然州志又兩書之，豈羅苴沖卽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是爲硫磺塘邨。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隕。

·余踽踽南行，半里，徑從·又南一里，則西山南進，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騰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甚大，持繖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烟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其中下縮如竅，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燦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爲水所射，不得近。·其齷齪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卽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煙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湧處雖

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圓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織柄截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從戳孔出。此皆人之釀磺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逾西嶺，知此爲半箇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堆雲駢巒，崿岬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其南循嶺西上，二里，漸隨峽南轉，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爲瀑，作兩疊墜北下，卽峽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遷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岫去，小徑則西上峯頂，漸轉北行。蓋此卽半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爲岫，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捨大道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峯東向北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邨廬。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火沸湯，淪飯而食之。其處卽半箇山邨也。昔置鎮彝關於路次，此爲屯哨，今關廢而邨存云。由其東下坡，隨坡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於是水尾西溪，卽從此峽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邨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入州大道。東里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於馬鹿道



中，不遇，甫返，衰竹巽相待，

初八日——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畧州期政四謠，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雨不止。既午，漸霽，遂同李君聯騎，由邨西半里，橫陟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爲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爲金銀堆，卽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尙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爲尙書營。陟坪北半里，有路橫沿來鳳峯南，而越金銀堆，出芭蕉關；（芭蕉關西通河上屯緬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龔永吉從王公南征，有「狹轉芭蕉關，難於橄欖坡」之句。）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乃還官店。迨晚復雨。

十一日——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滯甚。蹙泥漚潘生參，不遇，以書促其爲余買物，亦不答。（潘生一桂，雖青矜，而走甸緬，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潘苦之，故屢屢避客。）

十二日——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雨時止時作，而泥滯尤甚。李生來，同往蘇元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爲吳參府幕客。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皆爲簪，但色太沉。余擇四枝攜歸中，後爲李生強還之。）

十四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窮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蓋恐爲承差所持也。幸吳參府以程儀惠余，更索其八關併三宣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答華茶竹方環。）

十九日——晨雨少止，覓擔夫，以連日雨滯，貴甚。旣而雨復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指余羅一端，不遂，與之闕而後行。由東街，始滯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始盡，下坡行陸中，半里，連越二小橋，水皆自東南來，卽羅漢沖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餘，爲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東里餘，抵東坡下，停擔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嶺中，此去尚有

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擔夫與願行待於其家。余即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柏巨。又南二里，路岐爲二：一南循山麓，爲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爲趨溫泉道。乃從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回溢於下，即黃坡之發源處也。於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睨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筍茅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漸高，心知其誤。有負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溫泉在南，尙隔一峯。」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指余南去，余從之，橫蹈峽中，既，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濼之，即大洞邨之後峽也。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則就石爲池，而溫泉匯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疊石覆如壘基；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後倒覆之石，兩片下垂而中劃，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熱，正可着體。

·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風雨之慮矣。時池上有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岐處。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促挑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雨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嶺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里，逾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嶺，爲赤土鋪。鋪東又上，半里，遂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岐南去，爲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而止於橄欖坡。時纔午，雨時下時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岸，過巡檢司，即下渡橋。西岸峻若堵牆，乃循岸北向盤級，始達橋，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

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無一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筴鋪。又上七里餘，飯於小歇場。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於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吻，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藤竹爲業。時衣溼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余乃就火炙衣。貰燒酒飲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霽，路磴俱燥，乃知關名分水，實分陰晴也。於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蒲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平明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澗。是嶺自蒲滿哨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峽上行，至此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共一里餘，而過八灣。八灣亦有數家居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爲甚，無敢置足者。於是東向行平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於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競渡者之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俟久之，乃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逾

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爲箐口。於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卽來時所見盤蛇谷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貢峯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乃逾南來之峽，溯東來之流，二里，有橋跨澗，西度之。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爲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自北而南，卽從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而延颺，數息樹邊，不復問行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於落馬廠。時纔下午，以熱甚，擔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逾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餘，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哨，始南下。二里餘，望溫泉在東山下。乃從岐東南下，二里餘，轉而北，涉北流一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爲蒲縹下流之案也。浴久之，從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邨。（蒲人，縹人，乃永昌九蠻中二種。）飯。以擔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峯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時風雨大至，而擔

夫尙後，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逾坡一重，輒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躡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從此平墜度嶺峽，一岡西迤，乃復起爲崖，度爲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於攀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於是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岡頭。乃北下，一里，而止於冷水箐。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爲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日纔過午，而盜卽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雨復遂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卽昨被劫之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坳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坳子鋪，覓火把爲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岡頭窪地，遂轉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匯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無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餘，至芭蕉洞。乃候火於洞門。擔夫摘洞口黑果來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者非覆盆

。覆盆補腎，變白爲黑，則爲此果無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卽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卽轉北向，其下已平，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鈸鈸。然其處蓋不特此石有聲，卽洞底頓足，輒成應響，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如初開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爲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圓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疊之者。從其上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歧，一南上，環爲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爲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汙，故遊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歧，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其門甚隘，而中亦狹而深，穢氣撲入，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抗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卽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實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東向，稍入，亦曲而自北來，與上洞



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退也。由此東折而北，共里餘，抵臥獅窩。飯於鄉婦家。北三里，過一邨，卽東上堤，是爲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爲沙河橋。其橋五鞏，名衆安橋。越橋東，卽從岐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墳，爲正統間揮使胡琛墓。墓有穹碑，爲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則王翰撰時之文，與吾家梧塍之壙，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額蕪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微溥海，萬里同風，至荊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依九隆正脈，故胡氏世賞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時，適改爲司，獨專其地。今復爲郡，設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爲朝中所知，因掘斷其脈；余按鑿脈乃諸葛南征時所爲，土人誤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於是循崗盤壠，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堡而北。（是堤隆慶二年築，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編號以次而及，名爲號塘，費八百餘金。）遇有峽東出處，則甃石架空渡水，人有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涸也。自是竹樹扶疏，菓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匯其下，是爲九隆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

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迎嵐掬翠，灩灩生輝·有坐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有擔夫同行，急於稅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爲染鋪·前去時，從磨盤石同行，抵騰依依；後復回歸，以擔夫行遲，至蒲縹先返·余遲一日至，故復來此看余·）遂與同入市，換錢界夫，市魚烹於酒家，與崔共酌，暮返樓·夜大雨·

二十五日——曉霽·崔君來候余餐，與之同入市，買琥珀綠蟲，又有願生者，崔之友也，導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孟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崔願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界之，二印池，一孟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逾於買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兩有翠點，而翠色鮮豔，逾於常石，人皆以翠少棄之，間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之用，余反喜其翠以白質而顯，故取之·潘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以爲妙品，余反見其黯然無光也·今命工以白質者爲二池，以純翠者爲孟子·）時囊中已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重二兩餘）畀願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攜酒餚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坐會真樓作記。

二十八日——花下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閃知愿，將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雞足安仁師，（麗江公差目把延至，求閃序文。）與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以箕仙行術。前會於騰。先過此。）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晨餐後往拜潘，即造閃，知愿猶不出。人傳先生以腹瀉，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且齋有麗江雲邁全集來至，并求收覽，閃公領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九龍泉。

龍泉門，城之西南門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門外即有澗自西山北夾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澗之南，有山一支，與太保並垂，而易羅池當其東盡處，週迴幾百畝，東築堤匯之，水從其西南隅，汎池上溢，有亭跨其上，東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則鄧參將子龍所建亭也。以小舟渡遊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東泄爲水竇，以下澗川田，凡四十

餘寶。五里，近胡墳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岡有塔，南則寺倚之。寺後有關甚鉅。關前南隙地，有花一樹甚紅，卽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相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實；土人謂之雄樹。既而入城，卽登城北，躡其城側倚而上。一里餘，過西向一門，塞而不開。乃轉而北，又里餘，則山東突之坪也。其西寶蓋山，穹立甚高。東下度一脊，其南北甚狹，度而東，鋪爲平頂，卽太保之頂也。舊爲寨子城，胡濶拓而包此頂於內，西抵度脊處而止，亦設門焉，塞而不開，所謂永定永安二門也。舊武侯祠在諸葛營，今移於此頂。余入而登其樓，姜按君有詩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東。由此墜而下，甚峻。半里，卽下臨玉皇閣後。由其西轉閣前，而入會真飯焉。

六月初一日——憇會真樓。

初三日——出東門。溪之自龍泉門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出。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邨，有石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爲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遶邨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地中窪而沮洳。又里餘，越岡而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岐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寺倚層巖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

而起，卽哀牢山也。飯於寺。由寺後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峯頭，南北起兩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爲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顧瀾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惡哀牢之名，易爲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爲西來大道，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爲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過一嶺。嶺中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復東過嶺，又從嶺上二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之底，頗見田形。於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岡，又里餘，逾嶺東南行，見其東有南北峽，中乾無水，峽東之山，亦南北互，有一二家倚之，是爲清水溝。溝中水不成流，以從峽底東度脈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岡，始望見南壑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卽筆架山之北峯也；前從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峯，巒突如馬鞍者，卽此峯也。其峯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卽清水西山南下之脈；至此而盡，結爲此山。

南北橫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臨之，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從岡上東盤北峯，三里，降而下窪，始有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一脊嶺。又西稍降，一里，始見東山漸豁，山岡向東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東北分趨瓦渡；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聞水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爲沈家莊。其下有沮墜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邨家，暮雨適來。

初三日——雨潺潺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上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岡脊。三里，其岡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麓，合北來沈莊水，同東而遶於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嶺。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從其西南瀨筆架山之北岡，亦隨之東折。一里餘，逾一小岡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太翁所擇而窆者，已十餘年矣。其脈西北自昨所度沈家莊東岐之脊東南下，又峙爲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爲虎砂，即來道所再逾者；自東而南者爲龍砂，即莊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卽向東之塢，水流橫其前；而

內堂卽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瀉，當橫築一堤，拒兩砂間，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圍，繡聳，余意亦當去之。其莊卽在龍砂之東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流唧唧，卽注外堂東下之水。從墓又東，半里，逾小水，抵莊。莊房常卽廬之西，其門南向。前三楹南，停太翁之柩者，鑰尙未啓，後爲廬居，西三楹差可憩。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欲令其啓鑰，入叩太翁靈几，不得。遂從卽東間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逾岡脊而北，二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週遭大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上循其北而東上坡，又里餘，而得羅羅寨，數十家分踞山頭；其巔亦從北而互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爲閃莊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爲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中羅羅，終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水聲甚沸。乃下見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遵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見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岐：一北向入者，峽壁雙駢而底甚平，中

無滴水，如抉塹而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躡嶺而上。余意在窮崖，不在陟帖，乃先趨北向峽中，崖平若嵌，若鴻溝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特聳之下，有洞岬然，西向而關於坑底，路亦從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門高數丈，闔止丈餘，水痕尚溼，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口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闐然下墜，其深不測，余乃以石塊擲之，久而窅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隨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徑。二里，西抵聞水聲處，其坡在閃墓正東。二里，逾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甯，即從此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尚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頭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披隙而投之，常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嶺岫諸水，環閃墓莊之前，又



東盤岡嘴，始北曲而東入於此，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卽土人所爲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過而遇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岡，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復西逾坡，一里，再至莊。余令顧奴淪水餐飯。既畢，而其守者一人歸，覓匙鑰不得，乃開其外門而拜於庭。始詢所爲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卽先所遇者，爲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爲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卽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卽在正東二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南嶺大路東入，再執途人問之，始知卽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是爲天生橋，逾之卽爲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後廻，則迂折多矣。」遂引余從其寨之後，東逾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卽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此嶺東麓，卽搗入峽；峽東卽屏山下陷之南峯，與所逾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匯爲潭。東崖忽迸而爲門，高十餘丈，闊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塢而入之，其勢甚沸。余從西崖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汨汨而進，而不

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狀也。余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卽界峽南或高或底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峽底，西向旱壑洞，固知兩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峽中，當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聲，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而出。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向高，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路，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卽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卽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從之，沿坡沙塢，八里，抵西坡下，有羅灑寨數家。遂西上坡，層巒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爲壑，而南臨下嵌之澗，有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崖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峯頭，二里，余以爲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爲坑，與筆架尚隔一塢。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爲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卽倚南崖而居，是爲山窠。常從投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攀樹叢而上，一里，遂出卽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旣抵其西，復無還岐，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下涉一澗，復西北上坡。二里餘，越坡，復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一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歧逾坡，竟失路

。躑躅二里，得一寨於坡間，是爲小寨。叩居人，停行李於其側，與牛圈隣。出囊中少米，爲粥以餐而臥。

初四日——其家所積甚，竟不爲余炊，余起問知之，卽空腹行，以爲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四重，共八里，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又隨坡西向平行五里，趨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突之岡，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坡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卽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出落水寨者也。於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間，屢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門。始入市，食饅麵而飽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兩日——憩會真樓。

初七日——因願來顧，謝余往叩靈几，禮也。知愿餽餅二色。

初八日——知愿又餽豬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因太史招遊馬園。——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

太翁祠，——祠尙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卽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麗川死於江上者。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棲止於其中；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卽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卽峽底也。西自九龍山後，環峽而來，有小水從峽底東出，僅如線不絕，而園中則陂池層匯。其北一池，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湲瀉外池。外池中滿芰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園中諸榭俱頽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岡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較九龍池愈高，而陂池褻映，泉源沸漾爲更奇也。蓋後峽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滔滔不舍者，卽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觀後池溢泉，遂飯於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懽飲。洗盞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聞荊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大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職。項水心以受書帕，亦降職。劉同升陳之避亦以上疏降職。翰苑中正人一空！東省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諸寮，無不更易。

者：雖未見的報，而顏同蘭之被難可知矣！

初十日——馬元中劉北有相繼來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樓知之，隨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連襟也，皆閃太翁之壻。前於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且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猶李時彥；後復俞姓，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其祖父年俱壯。閃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云。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樓，閃太史以召對報來示。

十一日——禹錫招宴，候馬元中，并共內叔閃孩職孩心等同飲，約同遊臥佛。

十二日——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余遂獨行。東循太俗山麓，半里中出仁壽門。仁壽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壘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即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即太保山頂城後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東北行平川中，爲紙房邨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青嵩壩通乾海子者。余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邨，又東一里餘，出大道，始爲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離城

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尙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廟倚西山，邨落倚之，所謂紅廟邨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逾之而北，是爲郎義邨，邨廬聯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邨始盡。緣邨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卽龍王塘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卽深澗緣坡下。乃由卷門西入，緣南波，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東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虧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冢茸，泉沸響。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籐蘿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蓋叢杪懸空，密蔓疊幙，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從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統志謂龍王巖崖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巖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巖前而飯，仍出卷門，遂北下度澗橋，見橋北有岐，緣澗西入，而山頂巖，正峙其西。余遂從之。始緣澗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巖之下，路乃凌北巖之東，逾峭而西北去。余瞰支峯東北垂，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峯下，遂西北逾支峯，下

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坳上，疑以爲此卽臥佛路，當從山下行，不登山也。欲東下，土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隨路乃下。從之，轉南，又二里，隨前東來之路下坡。二里，從坡麓得一邨，邨之前，卽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臥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峽爲清水關，南抱爲臥佛巖，但清水深入而臥佛前環耳。入谷，卽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迥合更緊。池東有一亭館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卽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甍倚巖，門爲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爲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上壁；洞與鞏連爲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闊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剜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剜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闔止三丈，北一丈嵌爲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鎮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

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由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覓炬未入。時羣殿有三四攜酒生，挾妓呼僧，圍飲其中。余姑出殿，從北廡廂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門，而南向於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以爲護法者。是臥寺中，月頗明，奈洞中有黝子，寺中無好僧，懨懨而臥。

十四日——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闊二丈，深數丈，稍分岐輒窮，無甚奇也。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蚤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穴，反東向上，其穴圓如甑，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圓如井。從井中攀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爲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橫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觀，卽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闊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爲歧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



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岐下坡。蓋西北上者爲清水關道，乃通北街者。川中直北五里，爲章板邨，爲雲龍州道；川東躡關坡而上，爲天井鋪道；從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邨。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渡橫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共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塘之水，東折於板橋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即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二樓。東南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邨，稍南，又東半里，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從溪東岸，又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邨倚之。從邨南東向入，有水春踞岡上，岡之南，卽有潤自木鼓山北峽來，遶岡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卽由北脊入

峽，盤岡東下，遂溯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木橋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東上坡，一里而至金雞邨。其邨居廬連夾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邨東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匯於街中爲池，上復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豔，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後浴於池。池四旁石磴，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邨東後南循峽上嶺，數里，自金雞邨逾嶺東下，通大寨渡之路也。從邨後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余不及登。遂從邨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隨溪西南行陸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東，有邨旁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橋而西行陸中，又四里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覓之不見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憩會真樓，

十六日——往晤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卽同往太保山麓書館。館中花木叢深，頗覺幽

閒。坐久之，雨過，適聞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即留館中。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之，至是見其幽雅，即許之，約以明晨。雨止，劉以鑰匙付余；以劉將赴秋闈，不暇再至也。余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閃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識同宴。深夜乃別。

十八日——遷館於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書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坐館中，爲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插木毬腰孔間輒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朶並攢爲一花，此花則一朶四瓣，從心中又抽出疊其上，殷紅而開久，自春至秋猶開。雖插地輒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則活，右則槁，亦甚奇也。）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珠蘭而無蕊，莖短，葉圓有光，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落。幽韻同蘭。）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攜饗貫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謂會真樓高爽，可盡收一川陰晴也。）余答以幽棲解嘲五律。（謂便於抄書也。）

十九日——抄書麓館。閃知愿以竹紙湖筆餽，以此地無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孩識來顧。

二十二日——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糧絕。知劉北有將赴省闈，欲設酌招余，余乃作書謂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飽數日也。

二十五日——新添邱術士，挾一劉姓者至，（邱自謂諸生。而以請仙名。）招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攜酌不至，余返寓抄書。北鄰花紅正熟，枝壓牆南，紅豔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結子甚繁，生青熟紅，不似余鄉之熟輒黃也。余鄉無紅色者。花紅之名，俱從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餽。（劉閃馬俱教門，不食豬而食牛。）劉以素餚四品餽。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俱抄書麓館。有雨，時止時作，無一日晴也。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爲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爲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卽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始知二主人卽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初作教毘陵，陞南部，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車）且與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卽乘齎出龍泉門，爲乾海子之遊。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後。南瞰峽中馬家園，卽前日閃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爲馬業，今售閔氏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乃知其西卽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岡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二里，始隨南峽盤坡入。二里，路北之樹木。森鬱而上，略南之樹

木，又森鬱而下，各有莊舍於其中，其北者爲薛莊，其南者爲馬莊，其樹皆梨柿諸果。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問主人，已歸城，莊虛無人。時日甫上午，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峯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卽馬家園縮九隆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源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汎者，爲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汎者，爲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於是循澗北崖，盤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躡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爲寶蓋之脊，又東下而爲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爲九隆南山之脊，又東下爲九隆岡；此其中垂之短支。躡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遠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卽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爲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下又三里餘，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箬籠罩之，如玉龍踴躍於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灘，豈卽此耶？路

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而西，度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卽牛角關之脈，北高處爲虎坡，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路逆溯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從嶺北西向穿嶺，是爲虎坡。此坡由北沖東蒲蠻寨嶺，度脊西南下，遠爲北沖南峯，南向逶迤，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巒者爲牛角關，又伏而度脈，分支西北掉尾者，爲蒲縹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遶石甸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嶺西，卽有坑西墜，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逾嶺。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皆擺擺之居。於是盤東坡北向，而轉溯西峽之上行。蓋西峽有山，自北嶺分支南亘，環於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嶺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遂西盤其嶺脊。二里，出嶺西，其西南盤壑復下開，而路乃北向躡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餘，登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爲大寨西峯，南北橫亘於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下之嶺也。其北爲崇脊，其南爲層壑。遙望數十家倚西亘橫峯下，卽大寨也。於是西

南盤層壑之上。二里，越岡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爲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亦羅籬之種。俗皆勤苦戀山，五鼓輒起，昏黑乃歸。所戀皆礮瘠之地，僅種燕麥蕎麥而已，無稻田也。余初買米裝貯，爲入山之具。而顧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爲飯，強嚙之而臥。

初六日——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卽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門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歧逾西山之脊，是爲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北行，徑漸翳，水漸縮。一里，峽中疊疊，爲環珠小阜，卽度脈而爲南互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卽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見西壑下嵌，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卽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峽下。東山卽虎坡大脊之脈，有歧東向逾脊，爲新開青江壩道，入郡爲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卽有泉一圓，在北麓間，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坡爲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廬俱橫置木於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畝。中



皆蕪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者以足撼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可在涯涘間，當其中央，久駐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祇懇坡種麥，而竟無就水爲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湊而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灣而去。於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爲蕪翳，又何也？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後山去，不知向所。其南轉脅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爲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餘，有岐自東峽上，南逾山脊，爲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爲橋，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峽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爲滌結者。（其水南下，卽爲瑪瑙山後夾中瀑布矣）。度橫木東，復上坡，半里，陟其東岡，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嵌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夾爲管，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南界山，又伸臂交舒

，關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於是循東山，瞰西峽，東南行，一里餘，轉而南下。一里，有路逾東嶺來，卽大寨西來者，隨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牖爽，植木環之，不似大寨海子諸茅舍。姑入而問其地，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爲馬履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爲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爲余言其地之符余，余以爲卽九隆後之馬家莊，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瑪瑙山，一統志言：瑪瑙出哀牢支隴；余以爲在東山後，乃知出東山後者爲土瑪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鑿石得之。其山皆馬氏之業。）元康一見卽諦視曰：『卽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康卽爲投轄，割雞爲黍。見其二子，深山杳隔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藤樹倒垂，繫岸迸石，則瑪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毬，中懸爲宕，而不粘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於常蔓，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

人者，皆鑿臺所得也。（其拳大而堅者，價每劬二錢；更碎而次者，每劬一錢而已。）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卽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爲三瀑布，皆在深箐迴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掌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榦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向垂箐覓樹蛾一筐，（乃菌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雞變則非土而木，以是爲異物而已。）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爲勝，爲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芟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隔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爲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爲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爲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從廬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古洞，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闊三尺，以巨木爲橋圈，支架於下，

若橋梁之輩，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爲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各不得達。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蒙茸於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爰馴，令次君督率之，從向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岡，墜崖斫筍，繫級而下。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旣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爲碎沫，倒噴瀉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捲霞集；滇中之瀑，當以此爲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爲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卽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闊難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迸，中有懸崖，峯巒倒拔，石洞哈呀，是曰松坡，爲其家莊。其叔玉篋構園池蓮，在石之阿，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繼棲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

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余晨起，欲爲上江之遊，元康有二騎，一往前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遊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塗過此，當再爲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爲水簾洞導。於是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蓋歷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其上，度橋，西北擬右嶺之頂，爲爛泥壩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匯岡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是爲新安哨，與右嶺極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闕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峭尖山之阻矣。乃復轉，迴環逼窠，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疊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哈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甍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

，水簾之名，最爲宛肖。洞石皆樞柱綢繆，纓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路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爲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觀其飛灑，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札枝，爲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卽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榦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簾之西，又有一旱巖，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萼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筍乳糾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枝。并石樹之筒，託馬郎攜歸瑪瑙山，俟余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新安峭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西里餘，盤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崖頡頏西來，至

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羣空中，有若綉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又北盤其嘴，於是向北下峽中，蓋四窠橫互之峯，至此西墜爲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於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爲窪而西北出，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踔陷深溜，豈爛壩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郵廬一所，是爲爛壩郵。路從其後分爲二岐：一西向下塢，循邨而西北者，爲上江道，一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坳者，爲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峽而上，躡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轉。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崖；又里餘，逾其北互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爲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橫松枝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垂爲脊，稍降而東屬崇峯，此峯高展衆山之上。自北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插而起者，其上松蘿叢密，異於他山，豈卽松坡之主峯耶？脊間路復兩分：一逾脊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峯。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余初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遶崇峯南垂而東，不知其壑從何出，知非松坡道。

乃仍還至脊，北向行，東繞崇峯西塢，二里。塢北墜峽西下，路從崇峯之西北崖行，盤其側，越突坡，三里餘，西北下峽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而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岡散爲環阜，遂有參差離立之勢。又西下里餘，有卮廬當中窩而居，卮中巨廬楊氏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爲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經此，爲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余爲道前意。翁方淪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躡坡上青蓮閣。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棲真處。太麓於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卽攜酒授餐，遂不及覽崖回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元真）次隨侍山中，（元亮）。爲余言其處多巖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闢，當披荆入之。竊當山之巔微，深崖墜壑，尚在其下，不覺其爲幽闕；亂峯小岫，初環於上，不覺其爲孤高。蓋崇山之北之支，分爲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爲門。水從中出，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棲遯勝地！買山而隱，無過於此。惟峽中無田，米從麓上，尙數里也。（松坡雖太麓所居，而馬元中之莊亦在焉。）



初十日——晨起，霧色可挹。遂由關東竹塢，遶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爲巖，其下嵌入，崖頂平展如臺；岡脊從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爲峽，澗崖左右，而流泉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導引者謂昔玉簫臺殿三楹在頂，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崖下，其巖忽綉雲卷幕，亭亭上覆，而下臨復登然無地。轉其西，巖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隘之通，致下巖與上臺，分爲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巖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仍自後峽上崖臺，庶漸入佳境，不分兩岐也。既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餐至，餐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爲石城遊，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彝寨，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廬側，遂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二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來合，卽爛泥壩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

倚坡南向，是爲某某，仍下坡，一里，從郇左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而郇縣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維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即循北坡溯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澗，復西北上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來，橫陟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其處峽分四岐：余來者，自東；又一峽自北；又一峽自南：雖皆中枯，皆水所從來者；又一峽向西，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當從西峽北坡上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復環爲一壑，聞水聲淙淙，數家倚西坡而居，是爲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壑東北亦有路逾嶺，此亦通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於是倚北崖東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岡西

下，其間坑塹旁午，陂陀間錯，木樹森雜。二里，路歧爲兩：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從，從西北者，已而後一人至曰：『西南爲猛賴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余欲轉，其人曰：『旣來一里，不必轉，卽從猛淋往可也。』乃西北隨峽稍下，二里餘，有聚落倚南坡，臨北壑，是爲猛淋。此乃打則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爲此壑，其壑北向頗豁。遙望有巨山在北，橫亙西下，此北沖後山，夾溪西行，而蓋於猛賴溪北土尙書寨嶺者也。壑中水常北下北沖西溪。其人指余猛淋卽後，西南逾嶺行，一里，陟嶺頭，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遂稍東下，度一小橋，乃還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澗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澗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則墜崖而下，於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插，猶如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餘，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爲平疇，祇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南橫界平疇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波光，四圍蕩漾，其處不審卽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卽爲上江，然其勢甚

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江北塢，雖平疇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有溪四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循東山之麓，爲東山麴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又四向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卽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問上江渡何在？人指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於水面，兩接而渡之，而木爲水激，撼搖不定，而水時踴躍其上，雖跣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於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陸間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訊余所從來，余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詩示之，其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臥其中堂。此地爲豬賴，乃上江東岸之中，其脈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爲王尙書營者，下墜塢中爲平疇。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濺之，北冲西溪東夾之，而當其交會之中。溪南卽所下之嶺，自猛淋南夾溪南下，峙爲下流之龍砂，而王尙書營嶺，卽其本支，而又爲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東，尙稱爲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

舍。江以西，是爲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義，謂衆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稱。其人皆羣，攔居窟處，與粵西羣地相似。）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

十一日——晨起，早龍江且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崖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棲托之所也。」余謝之。龍江復引余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爲王尙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岡更突。右者，是爲蠻邊，昔麓川叛酋思任踞爲巢。其終重崖上，是爲石城。思酋恃以爲險，與王尙書夾江相拒者也。此地昔爲戰場，爲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物產豐盈，盛於他所；他處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絕；他處甫插蒔，而此中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而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指以爲瘴，亦此地之常耳。飯，龍江欲侍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卽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余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東來，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駝騎，此自北沖西來者。

渡舟爲龍江之弟龍川所管，祇駝騎各界之錢，而罄身之渡，無畀錢者。時龍川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謂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卽西北行，於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爲崩戛，南二日爲八灣。（崩戛北爲紅毛野人，八灣南爲潞江安撫司。）昔時造橋，西逾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爲橋址者，又在其下。（昔衆議就崖建橋，孫郡尊已同馬元中輩親至而相度之。後徐別駕及騰越督造衛官，以私意建橋於石崖北沙嘴之沖；旋爲水摧去，橋竟不成。此江王靖遠與思任，夾江對壘，相持不得渡。王多命縛筏，一夕，縛羊於鼓，縛炬於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見之，以爲筏且由下流渡。競從西岸趨下流，而王師從上流濟矣，遂克之。今東岸之羅明，乃其縛松明寨，羅鼓，乃其造鼓寨也。）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爲蠻邊。（按志十五喧無蠻邊之名，想卽所謂中岡也。閃太史亦有莊在焉。）覓火頭不見，其妻持檝，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具餐焉。其僧卽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爲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姑停

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坐欄上作紀。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度入竈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於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卽就欄而臥，不暇移就其室也。（火頭者，一喧之主也，卽中土保長里長之類。）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後改於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爲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饋之者，千錢之外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爲贍老之資。旣飯，以一人引余住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遍徵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由邨北湖溪西向入，二里，過上蠻邊，漸入峽。又西一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里餘，則北坡稍開，有岐北去。又西逾坡，過一水塘，北下峽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峽來，架木爲橋，西度之。橋之南，又有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流，而出於蠻邊南大溪者。旣度

橋西，卽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滯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闕，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攀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滯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逾其岡，則中臺東下之脊也。始見有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轟然壁立於後，上參霄漢，其上蓋卽石城云。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爲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斲之爲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滄海，四川人。）已先至，卽爲余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卽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於後者爲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轟而上。卽雪山大脊之東突，是爲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嶮深木，豪鬻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秉炬，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又斫木數十株，相基下址，欲結茅於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棲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十三日——僧滄海具飯，卽執爨前驅，余與願僕亦曳杖從之。從坪岡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兩旁皆叢箐糾藤，不可著足，其下以柯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



如蛇游伏莽，越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攀亦攀，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巖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箐，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許，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岡之上，此岡下臨南峽，東向垂支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底，西向循岡而上，於是始得路，隨之上躡，其上甚峻。蓋石城屏立，此其東南之跌，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懸崖峽之間。遂從攀躋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礪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則承跌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而界一爲二，皆不可謂之城，然峽之杳渺障於內，屏之突兀臨於外，此兩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足盤其東麓而北，爲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爲崖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澗壑下蟠，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爲二：一東北上，爲躡崖頂者；一西北，爲盤峽岫者。乃先從峽，半里，涉其底

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赫日不容下墜。（山上多扶留藤，所謂篋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芽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二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榦而起。其榦正圓，圍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圓亦如聳榦，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聳榦者，其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卽樹之瀝也。中有蝌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卽此水爲餐而食。樹之北，有平岡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卽度岡之北，有窪匯水，爲馬鹿潭，言馬鹿所棲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岡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卽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之爲基者，寄宿之茅，尙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東北臨崖，半

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龕菴，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而動，此菴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堵牆，南北雖遙，而闊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眺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爲本支所掩，不能盡崩戛入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但此間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仍由舊徑下趨中臺菴，未至而雨，爲密樹所翳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於蠻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從蠻邊飯而行，仍從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誤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涉坑，從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家——川卽龍江之弟，分居於此，以主此渡者。時渡舟尙在江東岸，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卽織紵於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賴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著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早龍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卽取所寄水簾石樹歸；今聞此知溪旣難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沖

逾嶺，既免徒涉之險，更得分流之脊，於道里雖稍遠，况今日尙可達歪瓦，則兩日卽抵郡，其行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爲草擁，草爲雨偃，幾無從覓；幸一同渡者見余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突峯南麓東向入，溪沸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來，有邨在東山下，曰猛岡。路挾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東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卽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於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聞犬聲。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餘，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躡坡，二里，登嶺，乃得南來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坡來受，其迴曲處，藤木罨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峽出，而下有田緣之，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又東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歧爲兩，有橋。度其北來者

，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爲坪，而土宜居之；（亦早姓，爲龍江之姪。）南界之峽，平坳爲田，而郵落遶之；此卽所謂北沖也。又東五里，山箐偃合，是爲箐口。時纔下午，而前無旅店，遂止。是夕爲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則寂然矣！

十六日——由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路從兩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瀕溪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岸東向行。又里餘，復度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度橋南，或度橋北，俱濛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躡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岡脊稍平，有廬三楹橫於岡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爲蒲蠻寨，而實無寨也。有一道流淪茗於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躡磴盤脊。十里，又東登嶺嶺。旣至嶺頭，雨勢滂沱，隨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霾遙滌。又二里，遂隨西峽下

，墜峽穿箐，路既蒙茸，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逾一東障西突之坡。從其南墜坡而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小，沾體塗足，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隨起隨仆。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度一橋。橋下水雖洶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度。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逾坡墜箐向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廚，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糲飯。深夜而臥其北樓。

十七日——晨起絕糧。計此地去郡不過三十餘里，與前東自小寨歸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巖殿，再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始有二家當路，是爲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邨。邨西有路逾嶺，爲清江壩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潤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界余，且謂聞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蓋知愿住先塋，恐余東返，即

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俞禹錫同閃來，抵暮乃別。

十八日——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蚤；曰：「即在北鄰，而久不知。昨暮，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爲太麓乃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卽與劉館並也。禹錫邀飯，出其岳閃太翁降乩語相示，錄之。暮，乃返。閃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柬札來，且爲余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閃太史手書候敘，旣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小亭間，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另覓鮮雞羹淪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安仁將反命麗江矣。

二十日——作書并翠生杯，託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二十一日——命顧僕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禹錫同閃口口來寓，坐竟日，貰酒移饋，爲聯句之飲。

二十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顧奴往瑪瑙山，禹錫知余無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飢。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

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余，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余竟臥禹錫齋。禹錫攜僕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挾纊之勝於藥石也！

二十四日——還寓。深夜而顧奴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蹤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二十五日——閃大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鱸。其歌甚長，而字畫遒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鐫爲合璧。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顧僕以石樹往眎之，相與抵掌爲異。已而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爲索觀，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

二十六日——禹錫晨至寓，邀余移住其齋。余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願歸，卽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爲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余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願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余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於俞。既臥，太史以靜聞銘來賜，爲



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余再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錫，買雞麩六觔，溼甚，禹錫爲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爲余定往順甯夫。

二十八日——夫至欲行，禹錫固留，乃坐禹錫齋頭，閱遠魂記，竟日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晨雨時作時止。待飯待夫，久之乃別禹錫。適馬元真閃口口亦來送。遂出南門，從大道南，二里，至夾路邨居之街，遂分路由東岐，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瓦，是爲諸葛營，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爲東岳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爲大樹墩，亦多居廬。邨之北，有小溪東南流；邨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邨之東而東去；此兩流，卽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此乃嶗子鋪東注之水，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爲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爲石甸姚關之道；一直東爲養邑道。於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來。至此北注而入於東溪，同東向落水坑者，其源當來於冷水箐。於是下越一木橋

，復東上坡。坡北有邨倚之，其地爲三條溝。由坡東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岡，有兩三家當岡頭，是爲胡家坡。越岡而東，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塢稍開，下盤爲田，有數家倚南岡，是爲阿今。過阿今，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乃飯。又三里，稍下，爲養邑。南有塢盤而爲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纔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日——平明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來小溪，卽上坡東逾南轉，卽養邑東環之支也。有公館當坡。西歐壑中，田廬歷歷。東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塢而東上坡，遂行岡頭，共五里，路分二岐：一東南者，爲西邑道；一西北者，爲山河壩道。先是問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嶺，遂亦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其處有大道通順甯；余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無橋，今雨後無橋，水漲難度，當折而北由山河壩，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爲便。」至是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余亦從之。遂西北兩涉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岸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壁下嵌，而猶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見水嵌崖底如一線，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門外環疇盤錯，溪流曲折其中。

，有邨倚北崖之東，卽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爲川者，東突如踞獅，水從其北出，路從其南下。半里，遂由獅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一溪自南塢來，有壩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渡橋，東行田塍間，溜甚。一里，登塢東岡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歷兩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逾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度坑嶺，盤而東北行。其下有坑，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於北崖下。北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穴，伏而暗墜，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逾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屯塢稍開，是爲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簷之間，但聞雞鳴舂響而已。東坑旣盡，

從其上涉塢升岡，見岡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霧偏籠山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嶺而東，共二里，而抵嶺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即名此嶺爲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爲二：一由東向逾岡者，爲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彝；一由東南下峽者，爲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彝。此皆枯柯鳩寨也。乃由峽中下。於是石崖南突，箐叢交繁，北嵌爲峽。東聳爲崖。二里，行南岡之上。又二里，盤岡嘴而南。其東峽中，平墜南遶，蓋由此嘴東墜，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爲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躡崖端南曲。乃從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還瞰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盤爲深塢，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遙望北崖山岡，排闥東出，大道之東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岡。又東一里，下盤之小路。逾岡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岡復東突，路下其北腋間。復盤嶺東上，半里，登東岡之南坡，始東見枯柯之川，與東山相夾，而未見其西度。又西南見嶺頭一峯，兀突插雲霧中，如大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亭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峯，不知其爲何名也。又東一里，復轉岡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岡而

居，是爲小獵驛。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於是。時纔過午，遂偕之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無不實；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臥。

### 永昌志略（附）

漢永昌郡。元爲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總管，置司治於永昌；後改爲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衆詣指揮王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齒衛。十六年六月，麓川叛，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齒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從指揮使胡淵請也）於是遂名金齒，不名永昌，而實非金齒之地。如瀾滄江在永昌，而瀾滄衛在北勝，各不相蒙。蓋國初立衛，經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實悖戾耳。景泰中，設鎮守。弘治二年，設金騰道。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郴州籍，江陰人。）巡按御史陳察（常熟人。）疏革鎮守，設永昌府，立保山縣，改金齒指揮使司爲永昌衛府，領州一，（騰越）縣二，（保山，永平）仍統潞江安撫司，鳳溪施甸二長官司。

保山編戶十里。又城北民曰「喧」，共十五；城南民曰「寨」，共二十八。

洪武三十三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正統十四年，陞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金齒並。嘉靖二年，復置州，隸永昌府；改指揮使司爲騰衝衛，州名騰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以地多藤，元名藤州。）

永年，卽東漢之博南縣。（以山名）洪武初，隸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爲金齒指揮司，屬揮司管轄。嘉靖二年復府，仍屬府。（在府東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撫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遠路，國初柔遠府。永樂九年，立安撫司。）  
風溪官司，在城東二十五里。

旅甸長官司，在城東一百里。（唐銀生府北境。元爲石甸，後訛爲施甸。）

### 近騰諸彝說略（附）

騰越密邇諸彝。實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勢，北近吐蕃，南皆彝緬，郡邑所置，介於其間，不過以聲教翦靡而已。正統以來，經略南彝者，設宣慰司六，禦彝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而緬甸八百老撾，地勢瀕海，木邦車里猛

密，又在其內，業非羈縻所可制馭；而近聽約束者，惟南甸干崖隴川而已。數十年頻遭緬患，如刁落參以南甸近羈，奪刁落甯之官，尙構緬內訌，爲兵備胡公心忠所殲。岳鳳父子以隴川舍目，謀主多思順之地，造逆犯順，爲參將劉綆所擒，邊境賴以安。其後阿瓦日強，蠶食日多，幸撫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學，請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而騰獲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魯猖獗，命思華據迤西，思禮據木邦，思綿據蠻莫，而內地漸爲逆緬所竊。至若多俺席麓川之舊，附緬而叛天朝，參將胡顯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魯瓦魯之援，負固以拒天兵，兵備黃公文炳，參將董獻策取之；騰之獲存者，幸也。目今瓦魯猖獗稱雄，諸彝悉聽號召，倘經略失馭，其造亂者，尤有甚於昔也。爲騰計者慎之！外芒市雖屬府。近以猛穩爲木邦轄，藏賊劫掠，騰境不安，所恃簡廷臣防禦之，而反罹其害，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庶於騰少安云。

己卯八月初一日——余自小獵彝東下山。獵彝者，卽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脈；其脊度十石頭，而北接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獵彝架：大獵彝在北嶺，小獵彝在南嶺，相去五

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爲界，東爲順甯，西爲永昌；至此已入順甯界八里矣。

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產，而地實隸順甯。豈順甯設流後畀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

余按姚關圖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土人，攬其形勢，而後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卽東出

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嶼，卽南流上灣甸合姚關水，又南流下

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彝主人楊姓者，

與目之所睹，姚關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所誤，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潞江，則

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嶼南窩，南至哈思嶼，皆屬永昌是；其界不當以

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

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橫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

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目者無不斃，又畏江邊惡瘴，行者不敢佇足。

云其南哈思更惡，勢更甚於潞江。豈其峽逼而深墜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

而西南入哈思嶼峽中者，卽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



窩都魯嶺，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逾嶺而北，其下卽爲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南挾滄江而東，爲都魯南窩此脊，北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卽枯柯之東嶺也，爲此中分水之脊，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爲孟定孟良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南爲右甸，再包而南爲順甯大嶽（卽今之雲州）焉。是塢南北二嶺，（北都魯，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焚彝獠羅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卽發擺，（寒戰頭疼也）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渡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嶺，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爲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爲在雞飛；問道雞飛，又以爲瘴不可行，又以爲茅塞無路，又以爲其地去邨遠，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驟然曰：『山川真脈，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遂從東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岡，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岡頭，是爲枯柯新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盤繞，有膠淋漓於本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卽紫梗也。

，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云。岡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卽從岡盤窟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於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峯下，乃拾級上躋。三里，乃登南突之嶺，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盤壑而西注於江橋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尙在嶺之東上，不可亟問也。此坡之上，卽爲團霸營，蓋土官之雄一方者。卽枯柯之夜郎矣。於是循南峽而東躡，又一里，再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後竹樹夾路。從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坳，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旁，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六七尺，中爲火焚，盡成空窟，僅膚皮四裹，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青也。是所謂枯柯者。里之所從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宇踞坡間，聞鏗音鼓賽，出絕頂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籬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於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卽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叢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回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

峯相持西下，而蕎麥早穀，種遍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爲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墜，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並於江橋之南，其東崇巘穹窿，高擁獨雄，時風霾蒙翳，出沒無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峯。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巘，又東二里，有岐，一南下塢中，爲壑壑之道；一上北麓嶺，爲廬坡之居；而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岫，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卽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尙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盤北岫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崖，南面復聳一峯，高籠雲霧間，卽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爲獵彝之嶺；峽南穹窿之峯，又南互分支西繞，橫截於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岫；岫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彝西南灣中東突而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湊，西南駢峙如門；門內之灣，卽爲哈思岫；門外又有重峯西障，此卽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歷可睹。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岡東南，兩旁翼以茅屋，卽

所謂中火鋪。有守者賣腐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馳而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睹。東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峽，環墜如窞，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從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從雨中涉之，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逾嶼，或循北峯，或循南峯，西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里餘，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有峭房一龕踞其上，是爲瓦房峭。於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雨晴峯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互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卽橫截塢南之岡，西與哈思嶼相湊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脈，尙從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東下曲而度脈者。始辨都魯嶼東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爲中火鋪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爲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脈也。由瓦房峭東下半里，復東度脊，始見北峽墜坑，爲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兩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木叢篁，夾坡瀟瀟，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嶼，始逾南峽上流。從其東涉岡東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草龕踞北岡，是爲草房峭。從

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於是東向而下，二里餘，下皮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岡，共下四里，始南峽成溪。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岐從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舂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東南行，望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圍，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嶼東分之脈，北橫一支，直互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峭南度之脈，東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湊；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濠峽，下錫鈴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甸乃道平非狹嵌，故無熱蘊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在順甯西一百三十里。其東北隣莽水之境，正與盧塘廠對；其西南隣雞飛之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甸對；正北與博南山對；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蒞其地者。今設城，以順甯督捕同知

駐守焉。城不大而頗高，亦邊疆之雄也。

初二日——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爲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爲快也。

初四日——早霧而晴。願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爲本甸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岡脊，是爲督捕同知公署——署門東向——其南卽往南門街，而東則曲向東門街，皆爲市之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擔往順甯，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倩之，而往順甯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岡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尾也。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於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突之嘴，則甸東之山，亦自北南環，與嘴湊峽，於是相對若門，而甸亦由其中東注焉。此甸中第一

重東銷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實崇也。逾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岡北，路由其岡南，於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三里。盤一北下之嶺，而上岡岡頭，是爲玉璧嶺。其嶺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爲坑。有兩三家駐峯頭。時日尙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

初五日——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岡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於是從脊北東行之支，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夾道，是爲水塘哨。由此復南行山夾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穿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卽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臨嘴下

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於重樹間，幽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束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爲大橋。橋下水卽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湯湯之流，橋兩沿流之盤，皆隨之爲田；而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甸）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卽躡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躡坤東南升，一上者二里，涉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卽水塘峭南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盡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聳，卽上出層巒，是爲杜偉山。此乃右甸東南來之正脊。自草房峭度脈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尙在寨盤頂之北。從此更天矯而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嶺而東，見其東又墜爲小坑，略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東坡西環之嶺。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



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此坡巖廬頗盛，是爲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挾臂而抱於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爲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飯於邨家，大雨復至，久而復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於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壑南去，此山爲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爲錫鉛之脈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過峯又環峙而東，又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躡嶺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兩三家當嶺而廡，是爲兔威哨。於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賂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長，以杜偉西屏也；東壑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挾江（瀾滄）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爲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互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問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

之前，而東南常湊峙之峽而去。問順寧之道，則逾東界之嶺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環之嶺者，爲猛峒道，從獵昔猛打渡江而至與隆廠者也。於是從岡脊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逼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夾，遂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俯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溪，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盤，然當兩流交會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貴，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卽錫鉛驛也。（按舊志作習謙。土人謂出錫與鐵，作錫鉛。）返飯於肆。亟南由公館側浴於溫泉。暮，返而臥。

初六日——晨起而飯。其夫至，付發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爲橋，卽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爲猛峒道。右茅茨叢北岡上，是爲錫鉛街子。問得一夫，其索價亦貴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記。

初七日——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岫而南，或穿岫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崖

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嶺·半里，復東逾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於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茸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疊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岡，爲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溪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岡北亦嵌爲東西塢，聞水聲淙淙，余以爲卽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於是反倚坡北下，其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爲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潤之東，居廬巖出，有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躡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郵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於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則，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郵東，卽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緣西垂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峽：木蔭藤翳，連幄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屢不

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峒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於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峒而南陟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既東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遙見西嶺，又有崇峯一重，臂抱於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峭東，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峒；峒之南，其脈猶未盡，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即東與杜偉山自草房峭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沓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峒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屬灣甸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自障之；正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遂中夾爲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整盤沓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峯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峯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即所謂塘報也·（鋪司鋪兵之類）賈

腐以供旅人之飯云，既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嶺，其西峯卽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後過脈處，與東峯夾成嶺，由其中北透半里，卽東轉，挾過脈東峯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岸如削，中嵌僅通二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過焉。槽南闕處，猶時見西墜之峽，最後又見槽北西峽，猶西墜也。共二里，稍東上，逾脊南轉，有架木爲門踞嶺東者，爲白沙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脈樹長，挾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兩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岸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從此南度，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爲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開水聲潺潺，從西南迸峽下，卽東北墜坑去，而遂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岡脊上，於是見北壑之北，剛瀾滄南岸之山，紆迥東抱而南，爲老脊東之第六支，屏互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卽志所稱某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於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脈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壑之南，則卽此白沙脊南度

東轉，爲老脊東之第五支，屏互於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卽志所稱某山也。兩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郡城踞其中山下。西北盤東山之嶺，爲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塢盡之際，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側，不若永昌騰越之平展云。從岡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峯中道而突，穿其嶺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坡東，是爲望城關。——從東南壑中遂見郡城故也。從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兩度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觀泉寺。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爲舊城，而實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擾，余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

初八日——晨起，從殿後靜室住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晤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自念從此而往，則雇夫尙艱，不若仍返順甯，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享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壑來，渡之。又東南逾一

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名歸化）跨之，其水渴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東突之坡。上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有西上，是爲瓦窰窰。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爲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岡頭有邨，倚西岡東向，是爲象莊——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奇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岡東下。其西山環峽東。南上二里，逾其東突之岡。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岡東上，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邨曰安樂邨。又東南四里，稍下，有邨倚西坡東向，是爲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支峯東突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當繁，而南西坡之鹿塘尤爲最云。時日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邸樓作紀。

初九日——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版來合。乃捨大溪，溯小溪南半里。東反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邨三四家倚南山東坡。由南山踞西坳而上，一里，南逾東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間，是爲把邊關。

，有兩三家傍之居，卽西山之東突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兩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邨踞路右岡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逾小石東行之脊，遂東南行坡塍間。一里餘，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餘，路分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爲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者，爲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爲水漲衝去，須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度橋，迂道而新城，雖迂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焉。時聞楊州尊已入簾去，聞知願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收之。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復入坡塍，一里，東南上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邨倚西山嶺上，是爲翁溪邨。邨之南，西界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中開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疇來之，翁溪之村正東向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卽渡溪往新城道也；由邨南循南山東轉者，卽舊城道也。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足，瀦而東流，路躡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復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



數家分廬塢中，是爲順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  
峭而過。半里，抵坳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南由坳西直南去，南抵  
舊城之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爲塢，其來頗深；有邨廬倚西坡上。二峽合於  
，遂東向成流墜峽下，路亦挾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則掉尾之支，又橫度  
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坳而上，一里餘，逾嶺坳南下。有邨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  
，盤西界東突之嘴，循果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  
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廬間曲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嘴，大  
溪亦直塢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頗開，廬厓交錯，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間有刈者  
。壑中諸廬，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厓間，一里餘  
，南從大溪西岸行。二里餘，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而西支迴突爲尤甚。既東向環而至，  
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爲順寧雲州分界。越脊  
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坡流雜沓於其間，而遠山旁午，或斜疊於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  
繞而東者；或夭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岸，度茅家哨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此其外

繞之崇峯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脈，至此南盡於西，爲舊城東山之脈；至此南盡於東，爲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峯從灣中東突，直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爲近案；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又從東西轉，直抱於新城之前爲龍砂；此其內逼之迴巒也。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廡落，卽在南岡，一里及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乃東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興隆廠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牆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中所未觀也。其處常壑之中，兩水交會處，眼界四達。於是始見孟祐河卽繞其東，順寧河卽出其北，遂共會於東北焉。於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於西者，卽大脊灣中東突之峯；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也；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興隆廠所從逾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卽沿江渡茅家峭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夾茅家峭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迸一隙，東疊而注於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憩關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澹茗爲供。已出圍牆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壑，循北崖東轉，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

口峽者也。度橋，卽東北上坡，——是坡卽順甯東山之支，自瀾滄西岸迤邐而來；其東南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爲馬鞍山，東下之腋，爲新寨，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既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卽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西山東下之脈。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寥，州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至時日纔過午，遂止州治雲南逆旅。

靈州，卽古之大侯州也。昔爲土知州奉姓，萬歷間，奉赦以從逆誅，遂并順甯，設流官，卽以此州屬之。州治前額，標「欽命雲州」四字，想經御定而名之也。今順甯猛廷瑞家已絕，而奉氏之後，猶有奉祀子孫，歲給八十五金之餼焉。

雲州疆界：北至順甯界，止數里；東北至滄江渡，八十里，爲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三百里，爲賊馬界；東至順江小水，一百五十里，爲景東界；東南至夾裏滄江渡，二百里，亦景東界。

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卽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自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於元江府臨安江河下之，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自崖埔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綠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爲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搗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搗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爲妄。又詢之新城居人，雖土著不能悉，間有江右四川，向是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也。

初十日——平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橋，卽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爲峯頂，分兩丫，卽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爲條岡，直扼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爲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甯東山之脈，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峯西向北，又二里，始平行峯西。一里，出馬鞍峯後，爲馬鞍嶺。有寺倚峯北向，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爲茶房。從巔脊西向峻下，

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甯河，此已爲順甯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嶺，其相距甚近也。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突夾，順甯溪搗其中出，路逾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爲花地。其坡正與翁溪邨東西遙對，中墜爲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甯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邨之麓，大溪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邨，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從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嶺而下，及於溪，卽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實出於此，不由翁溪。從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爲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闊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西抵邨下大路，乃轉而北，卽來時道也。循西山躡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峽中來合，卽斷橋舊境矣。於是隨大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嶺東北，一里餘，渡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人，遂

## 停舊主人樓作記。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爲卽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尙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卽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爲門，門後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卽西山之支絡，郡堞之廻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旣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爲阿祿司西北山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爲余言自少曾遍歷謁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

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頤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旣見，始知其卽一葦也。爲余淪茗炙餅，出雞羹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時所物色而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駝

騎者，俱從白鹽井駝鹽而至，可竟達雞足甚便，時余欲從蒙化往天姥巖，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鹽價，午始發。出北門，東北下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岐而西者，卽永昌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余先至，坐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始末。

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爲永平，西北爲永昌，東北爲蒙化，西南爲鎮康，東南爲大候。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卽孟獲之後。萬歷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候州土官奉赦與之濟逆，遂并雉欄之。改爲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爲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蒞之境，以騰越爲極西，雲州爲極南焉。龍泉寺基，——卽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後面塘爲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爲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頗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後爲大殿。余之所憩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

舊城卽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

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兩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右甸之圓拓，旁塢亦不若孟祐邨之交錯。其塢西北自甸頭村，東南至函宗百里；東西闊處，不及四里。

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而南，則灣甸大候開州東西夾之，尖若犁頭。由郡城而北，西去繞灣甸之北，而爲錫鉛，爲右甸，爲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腋，而爲三臺，爲阿祿，爲牛街，而界逾漾備之流；其直北，則逾瀾滄，上打麥隴，抵舊爐塘北嶺，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後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爲蹙矣。

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腸而南；至三臺山之南，乃南出爲其東界；既與公郎分蒙化，又南過雲州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竊搞爲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



駝騎至，卽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其製做瀾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橋東，卽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駝騎一羣，以遲發疾趨，余賈勇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夾坑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祇隔一峽也。又北上，兩過旁墜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嶺。復一里，越一西突之岡，由其北下，環山爲塢，有坪西向而拓，豐禾被塍，卽西突之岡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連越二小溪——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處支流縱橫，蹊徑旁午，而人居隱不可見。從此復北上，五里，有兩三家倚岡頭，是爲二十里哨。登岡，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岡北崖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余初以有旣登岡，歷諸脊，當卽直上逾東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也。旣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兩峽出：一西南自岡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依南麓，涉其岡後之流，溯北澗之左，復北向上；蓋卽兩水中垂之坡也。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岡，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嶺而西，臨西崖之上，兩崖俱下盤深箬，中翳叢木，而西箬卽順甯北塢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箬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嶺。平透嶺北，一里，其脊南之箬，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

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卽度脈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南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爲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卽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胎。又東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岡頭，是爲三溝水哨。蓋岡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爲三溝，而皆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岡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當路右，是爲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邨，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煎太華茶飲予。

十五日——平明，東北下坡；坡兩旁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諸邨廬，又中踞其。二里，轉坡北，下峽中。一里，復轉東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爲夙霧所籠，咫尺難辨。於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是爲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闊，止半於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聲，舟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後，不能待也。登北岸，卽曲折上，二里餘，

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山屏迴嶺北，以爲由此卽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聲，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郵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爲賈勇可至。又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家：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於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西塢而南入瀾滄。乃就小橋度東北來澗，約一里，卽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爲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躡南反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磴三里，有坊其岡頭爲七碗亭者。岡之東，下臨深壑，廬三間綴其上，乃昔之茶菴，而今虛無人矣。又上里餘，盤突峯之東，其峯中突，而脊則從北下而度，始曲而東起，故突峯雖爲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峯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峯頭猶霏霏釀氤氳氣。由峯北隨北行之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爲過脈。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鋪，度脊南來；其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遶斷於中，惟此文則過此而南盡於泮山。從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峭房當路，亦虛無棲者。又東北隨

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從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北從阿祿司東注於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南岐；東岐卽余所從來道，西岐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於過脊者。度橋，卽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躡岡頭，有百家倚岡而居，是爲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有岡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卽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峯特出，詢之士人，卽猛補者後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從者。余識之。再瀹湯而飯，以待駝騎。下午，乃至，以前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爲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員，懷之爲看月具，而月爲雲掩，竟臥。

十六日——味爽，飯而北行。隨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渡其亭橋，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橋，是爲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從橋北躡岡而上，其岡東縮溪口，有數家踞其上。從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岡頭，東臨溪口，是爲新牛街，——俱漢人之居——而地不開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

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卽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雙橋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泮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後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卽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突波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路從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有一家獨踞岡頭，南臨江坡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削崖高臨路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卽阿祿所望北面特出之峯，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岡而居，是爲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後倚特出崇峯，東望遙壑中開，東北岫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峯對峙，夾束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淪湯而飯於邨家。由邨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峯之南，其下江流峽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岡上，是爲猛補者，——亦哨寨之名也。於是逼特出崇峯東南麓矣。其東下盤壑中迴，卽東北杪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兩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澗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

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馬已前去，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中峯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峯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而後皆就崖爲壁，而綴之以鐵鎖，橫擊崖孔。其前飛臺疊屬，延吐烟雲，實爲勝地。恨不留被撲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隱菴爲淪茗留榻，余恐駝騎前去不及追，匆匆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雙突之門。門外又見一遠峯中懸，員瓦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爲何所。隱菴稱爲鉢盂，亦漫以北巖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上上坡，二里，登東岡。又東北迢遙而上，八里而至紗松峭。是峭乃東來之脊，西度而起爲特出崇峯。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是爲順寧東北盡處，與蒙化分英者也。以嶺有紗松樹最大，故名。時駝騎方飯於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爲牛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蒼，直離插天半；南望，則瓦屋突門之峯，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於前；西望，則特出崇峯，近聳西南，江外橫嶺諸峯，遙環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於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

東行·八里，至舊巡司·又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路分歧，逾脊北下，想北通漾瀛者·正路又東隨脊，二里餘，逾東嶺北下，於是其峽北向墜·即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有數十年倚坡峭，懸居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於前壑南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樓，月甚明，恨無蕢酒之侶，悵悵而臥·十七日——昧爽，飯而行，即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之·挾山北轉，一里，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行，二里餘，有峽自西山來合·又北五里，北壑稍開，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即溯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度之·復循北坡東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餘，有數十家倚北山而居，是爲鼠街子·峽至是東西長互，溪流峽底，路溯北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之，屢上屢下，十里，逾坡東降，窠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而東而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來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岸，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南派：一自北來，一東來·乃折東從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爲

猪矢河哨。(猪矢乃土言。此處爲諸河之始，恐是諸始河也。)其處山迴峽湊，中迸垂坡，一岐直北逾嶺者，爲漾備道；一岐逾坡東北去者，爲爐塘道；惟東向隨峽上者，爲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岐徑緣之而北，此非漾備，卽下關捷徑，惜駝騎不能從也。又東隨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嶺脊。脊稍中岫，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爲甸頭山，又分兩支：一支北轉挾洱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互爲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卽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聯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路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卽東下也。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礫西去者，枹松猛補者之支所由分；旁午東出者，郡城大路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旣隨北坡下者三里，又從坡脊降者五里，於是路南之峽，疊而愈開，路北之峽，斷而復起。其峯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聳，若貫珠而下，共四五峯，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從其南連盤二峯，則南塢大開，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塢爲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峯後而透其岫。此峯卽連珠下第五峯盡於東麓。



者。其上諸峯，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峯，獨中穿而逾其北。此處似有神泉蘊結，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廡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峯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去。路溯江北岸東行，半里，有三疊石橋南架江上。逾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等覺寺。稅駕於寺北之冷泉菴——卽妙樂師栖靜處。中有井甚甘冽，爲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出居廡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闌闕皆聚焉。聞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賣餅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製酷似吾鄉「眉公餅」。但不兼各味耳。卽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東桀驁。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會前，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蒙化衛亦居城中。爲衛官者，亦勝地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爲政也。

蒙化疆宇較盛，其中止有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

定西嶺從大脊分支，又爲一東西之界。其西則蒙化順寧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澂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縣水，皆從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有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爲大脊所分，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三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

十八日——從冷泉菴晨起，合顧僕同妙樂覓駝騎。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騎爲天姥遊。——蓋以騎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荷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亦西來逼之，路盤崖而北，是爲蒙北天姥適中處。又北二里，過西山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東突之嘴更長。逾其嶺而北，有岐西向入峽，其峽灣而西入，內爲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這由嶺北截西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於是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

迴閣間。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岡也。又三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盤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爲天姥崖，——而實無崖也。其寺東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按一統志，龍岬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舊伽，獨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築龍岬圖城，在立爲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天姥崖卽雲隱寺，而其山實名龍岬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岡上，殿宇昔極整麗，蓋土司家所爲，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亟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臥。

十九日——妙樂以乳線贈余，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騎至，卽飯而別。妙樂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岐爲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爲大理下關道；一東回入峽逾山者，爲迷渡洱海道。乃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澗，於是上巖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郎。更躡坡直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岡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峯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平墜南川；從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爲沙灘哨。脊上

有新建小菴，頗潔。又臨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穿其中，卽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爲龍慶關。透峽，卽隨峽東墜，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渡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沅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姚園哨。於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峽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麥爲麪，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度橋，由溪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卽白崖站也；西北有攢峯橫互而南，卽定西嶺南度之脊也。兩高之門，有峴在西北，卽爲定西嶺；逾嶺而西，爲下關道；從峴北轉，爲趙州道。余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涉禮社上流，攬迷渡風景，嘗駝騎累之也。東行平提三里，有圍牆富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遙，中無巨室，乃是東衛貯糧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著事東，而衛人立於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

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卽禮社之源，自白崖而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爲臨安河下蓮花灘者也。時川中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斂；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邊景東大道，皆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門，其牆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爲舊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蒙化分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買米於城，出北門，隨牆東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繞而北，有小浮塔在其上，盤其嘴入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向北而居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嶺頭，遵岡北行。又三里，有邨在西坡腋間，爲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岡縷縷，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賣漿者廬岡頭，曰飯店。有邨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逾一岡，二里，坡西於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餘，陟而逾其嶂。——此烏龍壩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爲水目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巒

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平如兜，不知其爲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從鶴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脊北返，計離鄉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卽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盈溢，及於洞口。余去年臘月十九日，當雨後，洞底雖溜，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門，卽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竇卽黑暗而窮，其下門俱爲水沒，無從入中洞也。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入，然猶踐溜數十丈，披其中透頂之扁，茲以漲壘門而止。不知他日歸途經此，得窮其蘊藏否也？出洞北行半里，逾嶺，卽西向白崖大道。仍捨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神潭也。又北一里，過一邨聚。邨北路右有牆一圍，爲楊士縣之宅。又北一里，卽洱海衛城西南隅。從西城外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隨城而北，半里，轉東。半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余從途中見牧童手持一雞，甚巨而鮮潔，時雞已過時，蓋最後者獨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淪湯爲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余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焉甸，故強余迂此。蓋洱海衛所環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岡，東面

東山對列，東南匯爲青龍海子，破峽而繞小雲南驛爲水口，其南卽清華洞前所逾南嶺，其北卽梁山山東下之支，平伏而橫接東山者。自洱海北望，以爲水從此洩，而不知反爲上流，余亦欲經此驗之。於是北行日勝間，西瞻九鼎道，登綠坡，在隔澗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山東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般若寺。路乃東向逾岡，一里餘，有邨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餘，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迴壑抱，東南積水爲海，於時久旱，半已涸矣。從堤而東半里，一廟倚堤而北懸海中，爲龍王祠。又東半里，轉北，堤始盡。復逾東突之坡，一里，復見西腋尙蟠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峽下墜，遙接東山，腋中有水盈盈，則周官夢海子也。其北則平岡東度而屬於東山，此海實青龍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脈，由此東度，不特南環爲洱海東山，卽蕎甸北，賓川東，大山崇巖，爲鐵索箐，紅石崖者，皆此脊繞蕎甸東而磅礴之。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蕎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隨川北轉，經臘脂壩，合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脊之北，蕎甸水亦東北流，至此乃知其爲西北出賓川者，始悟此脊自□□□□□□□□山，而盡於小雲南，北界於蕎甸之東，聳賓川東山而盡於紅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盤壑，是爲蕎甸，與禾米二甸名

雖鼎列，而水則分流焉。從嶺上轉西北一里，隨北塢下，三里，而至塢底。直北開一塢，其北崇山橫互，叩斜竊於賓川之東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卽梁王山北下之支；東界大山，卽周官夢北岡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橫互崇山者。從嶺上觀之，東西界僅與脊平，至此而巖巖直上，其所下深也。塢中郵廬累落，卽所謂葑甸。度西南峽所出調，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於騎夫家。下午，熱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日——平明，飯而行。騎夫命其子擔而隨；纔出門，子以擔重復返，再候其父飯，仍以騎行，則上午矣。北向隨西山之麓，五里，有一邨在川之東，爲海子邨。——當川窪處，而實非海也，第東山有峽向之耳。漸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復過一邨。又四里，有數十家倚西山而廬，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邨。其北卽崇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與北麓對峙爲門，水由其中西向破峽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嶺入。遂與水不復見。蓋北突之嘴，夾水不可行，故從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馮翊邨北一里，至此嶺麓，乃西向盤崖歷壑。山雨忽來，傾盆倒峽，決地交流。二里，轉西南，盤崖上；又一里，轉西北，遂躡石坡。里餘，升岡頭，有岐西向逾嶺者，賓居道也；北向陟岡



者，賓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嶺。於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遙對，而川之南北，尙爲近山所掩，不能全觀。然峯北蕎甸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餘，騎夫指北峯夾岡間爲鐵城舊址，昔土酋之據以爲險者；蓋梁山北盡之支。北則蕎甸水界爲深塹，南則從峯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岡懸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特險一女關之意也。非鄉中丞（應龍）爰除諸巢，安得此甯宇乎？又下里餘，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北行。又三里，抵蕎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趨嶺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樹西，是爲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岡上，過之，始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薰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通小岡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澗。其北有鞏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嶺來台。——卽余昔從梁山來者。——其北有邨廬倚西峯下，是爲紅帽邨。余昔來飯處也。從邨後隨西山北行，四里，西山開小峽，於是路分爲二。遂西向

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岡頭，過一坊，復西北行。二里，西逾岡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涉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東抵資居，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者，土人稱爲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瀕洱海爲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挾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岡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是爲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岡，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峯，東向而突，亭亭凌上，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爲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爲煉洞乾果二溪中垂，亦鷄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餘，涉一小溪，又上里許，珠尖峯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峯北。於是北塢自西而東，卽雞山之水。自煉洞而東下午井街，合寶川而北者也。路南崖西向下，二里，有邨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邨旁有石穴爲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盤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岡頭——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於是邨廬相望，卽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莊。

· (李中谿公以年老，煉洞米食之易化，故置莊以供餐。雞山中谿公有三遺跡：東爲此莊，西桃花箐，下有中谿書院，大頂之側禮佛臺，有中谿讀書處，) 又北上岡，一里，茅舍以累布岡頭，是爲煉洞街子。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兩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卽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爲誰矣。邨北有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鞏，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於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岐，北向逾嶺爲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里，復西折而下。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東北出，卽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餘，循峽西北上。又里餘，有峭當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逾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旣飯，雨至，爲少憩。遂從寺左轉而西上，一里餘，逾一北突之嶺，有坊曰「佛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往。逾脊西下，卽轉而北。一里，下涉北陰之峽。又半里，

西逾一北突之嶺，嶺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麓之坊折而東上。馮嶼，復西向循大路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餘，有岐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入牛井街，今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爲不復可物色。遇一嫗，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亭橋跨溪上，其大倍於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即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即洗心橋也。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橫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橫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水自橋西來者渾濁如漿。蓋橋以西，水從二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簍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派。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靜室。）於是隨北來大路，上一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來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爲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刹，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刹頽矣。時

余不知騎僕前後，徘徊一里，漸隨溪東崖而上。其東峰下臨，卽東第三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基於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寺爲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爲溪深交會處，夾尖無利可托，其上卽大士閣中臨之而已。從報恩西又北一里，有橋西跨澗上。度橋，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盤嶺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西崖而人者，悉檀龍潭道也。問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度橋，從澗東躡峻上。其上趾相疊，無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西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北樓。回憶歲初去此，已半載餘矣！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雨浹日，憩悉檀。

二十四日——復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雨仍浹日。下午，宏辨師自羅川中所諸莊回，得吳方生三月廿四日書。（乃麗江令人持余書往邀而寄來者。）宏辨設齋夜談。

二十六日——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日——霽，乃散步巖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豔，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爲盛。折插御風毬，時毬下小截，爲駝夫肩負而損，與上截接處稍解。余姑垂之牆陰，以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飄颻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霽甚。下午，體極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素餐極整，設盒夜談。二十九日——爲宏辨師誕日，設麵甚潔白。平午，浴於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癢塊，累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時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爲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爲風而苦於無藥。茲湯池水深，俱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機矣。下午，良一蘭宗來。體師更所以錄山中諸利碑文相示，且謀爲余作揭轉報麗江。（諸碑乃麗江公先命之錄者。）

九月初一日——在悉檀。上午，與蘭宗良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在悉檀。作記北樓。是日體極使人報麗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作記北樓。

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浹日夜雨不休。是日，體極邀坐南樓，設茶餅、飯，出朱按君（泰真）謝撫臺（有仁）所書詩卷，并本山大力本無野愚所存詩跋，君二遊（名遠，省人。初遊金陵，水滸王會圖誣其騙銀，錢中丞逮之獄，而盡其家。雲南守許學道康憐其才，私釋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東三十里。）詩畫圖章，章仲山陳渾之恆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雨霽，作記北樓。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日——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未了之興，體極來留曰：『已着使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來，是誑之也。』余以卽來辭，體極曰：『當俟其信至而後去。』余從之。遂同和光帥窮大覺來龍。從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華，其南臨中谿，卽萬壽寺也；俱不入。西北約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開居片角莊，月終乃歸。遂出，過鎖水閣。於是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湖，從湖東躡大覺後大脊北向上，一里餘，登其中岡，東望卽蘭那寺峽，西望卽水月菴後上烟霞室峽也。又上里餘，再登一岡；其岡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靜廬臨之，卽旃檀林也。東突一岡，橫抱爲蘭陀後脊，岡後分峽東下，卽獅子林前墜之壑也。於是岐分巖

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北去者，爲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爲旃檀嶺也；其西南來者，卽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聳三小峯南下，脊兩旁西墜者，南下爲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獅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卽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綃，乃昔登雞山所未曾見。姑先西北上，於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爲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爲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於大龍潭南爲悉檀前案，而盡於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脈正而雄，望臺初湧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爲一山首利，其垂端之石鐘，亦爲開山第一古蹟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卽不得爲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於前。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岡爲中，塔基上擁之脊爲東，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利當以大覺中懸爲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爲中條附庸，而寺爲中條冠冕；此寺爲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嘴之要有亂磯垂峽，由吐北盤峽上，路出旃檀嶺之上，爲雜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爲



旛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層層懸其下，反不能見焉，乃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岐，得一新闢小室，問瀑布何在？其僧樸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東箐者，最上面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爲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牽衣，留待淪茗，余急於觀瀑，僧乃前爲導。西下峻級，半里，越級灣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爲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卽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遙，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嵐曳石，浮動煙雲，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於兩崖之脊，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觀倒瞰，不能盡其全體，此瀑高飛於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顛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爲粉碎於空虛，爲貫珠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蛟綃而丰神獨迥。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嘴，入野和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爲龍，卽以本支旛檀嶺爲虎。其前近山皆伏，而遠者，又以賓川東山并梁王山爲龍虎，中益益開展無前，直抵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蓋雞山諸利及靜室，俱南向，以東西二支爲龍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聳，亦爲虎翼。

，故藉之爲勝者此。視之爲崇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衆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爲克新之徒，尙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爲詩雖未工，而志甚切，

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己稿請正，且具餐焉。（見曉名讀徹，一號蒼雪，去山二十年，

在余鄉中峯，爲文淇持所推許，詩翰俱清雅。）問克新所居精舍，尙在西一里，而克新亦

在寂光。乃不西，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脇，見一靜室，其僧爲一宗

，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峽中，南下涉之。又東，卽體極靜室。其上爲標月靜室

。其峽中所噴小水，卽下爲蘭那東澗石，此卽其源頭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而崖間無道

，道由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入白雲靜室，是爲念

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泉，不出於峽而出於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

頂；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曾不假灌輸而不竭；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結廬之後？

何後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巖下之瀦穴，霄壤異矣

。又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爲大靜室，——談談半晌。西南下一里，飯於影空靜室。

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

中垂而下，中爲影空，下爲蘭宗，兩靜室，而中突一巖間之，一踞巖端，一倚巖脚，兩崖俱墜峽環之，巖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墜，洒空而下，照於嵌壁之外，是爲水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煥乎層崖之上，是爲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葦如翅，有橫臥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衆支皆圓，而此獨扁；衆材皆奮，而此獨橫；亦一奇也。蘭宗遙從竹間望余，至卽把臂留宿。時沈莘野已東遊，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卽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旣暮，乃還其廬。是日爲重陽，晴爽旣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羣玉山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爲卿林四奇詩畀之。（水簾，翠壁，側樹，靈泉）見顧僕不至，余疑而問之，蘭宗曰：「知君卽下，何以復上？」而余心猶快快不釋。待沈翁不至，卽辭蘭宗下。纔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尙隨行，訊其何以來，則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別蘭宗，同僧

亟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宏辨，欲爲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余心忡忡，體極恐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有圓通菴僧妙行者，閱藏樓前，淪茗設果，純白以象黃數珠見示。（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最如桃。綴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浸之，製爲數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惟以製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山相涉者，摘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來合，卽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三，惟迦葉波名爲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口自省來。（史乃公子，省試下第歸，登山自遣。）

十二日——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關龕中，以未接顏色爲恨。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時悼月公無後，

至是而知向有人。亟飯而行，和光亦從。西一里，逾東中界溪，卽爲迎祥寺，於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餘，南逾鎖水閣下流登坡，於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來之溪，於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橋，橋下水爲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一圓，近流水而不瀾，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於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創自月潭，以其爲南京人，又稱爲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爲雞山首刹。慈聖太后賜贖貯之。後燬於火。野池復建，規模雖存，而法藏不可觀矣。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閱，孜孜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亦追隨至，余恐歸途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輿騎也。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連東北逾三澗，乃至其東界之支，——卽聖峯燃燈之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是爲天竺寺。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聖峯之支，東盡於此。王十岳遊紀，以聖峯爲中支，誤矣。由

其垂度北峽小橋，於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爲畦。有廬中央，是爲大覺菜圃。從其左北轉，半里，逾支脊，連橫過法華千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半里，北逾鎖水閣下流，卽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菴，觀燈籠花樹，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垂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此菴爲妙行舊居。留淪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度澗，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溯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五華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爲深壑，乃小龍潭猶匯爲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勸返。比還，寺門且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留心淵岳，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嶺南過海東，自五龍壩水目寺水盤鋪，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省會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後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果爾，則清華洞之脈，又自梁王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則前之所擬，不大誤哉？目前之脈，經杖

履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賦，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澈。

十三日——史君爲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擅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催就道，史懇余同遊九重崖，橫獅林旃檀而西，宿維漢壁，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臨危崖下，是爲德充靜室。德充爲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爲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爲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於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卽躡險以登。初雖無徑，旣得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躡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旣抵巖下，見一木俯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實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

洞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灑。貯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近則香木坪之嶺，已伏於上；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於南；排沙觀音箬諸山，層層中錯，各獻其底裏而無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卽剝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衲軒引之。邁出三級，皆一峽岫，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巖中皆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軒，延眺久之。又去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嘴，或過峽岫，皆亂礫垂脊，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岫中有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嘴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臨坡半里，逾望臺南突之脊，於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兩過望臺西岫之水，又一里，南盤旃檀嶺，乃西過羅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嘴而上，半里，是爲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



兩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與會澄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於月下，甚適。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爲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嘴北向躡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爲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日——三空先具小食，饅後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於糯粉者，乳酪，椒油，蔓油，梅醋，雜沓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

李夢良曰：王忠紐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之命，在雞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零有雞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載此後；而麗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 雞山志目（附）

### （山名）

一卷——真形統彙

(此山之綱領也)

山脈 山形 山界 開關 鼎盛

二卷——名勝分標

(勝概本乎天，故隨其發脈，自頂而下分也。)

峯巖洞臺石嶺梯谷峽管坪林泉瀑潭潤

溫泉

三卷——化宇隨支

(功業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條剝舍

四卷——化字隨支  
東條刹舍  
西條刹舍

五卷——化字隨支  
絕頂羅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橋聚

六卷  
神跡原始  
傳法正宗傳  
附法顯事跡  
附小沈事跡

古德垂芬  
名宿傳  
高隱傳

七卷  
宰官護法  
名宦傳  
鄉賢傳  
附檀越信施  
靈異十則  
景致十則

勝事紀錄  
臨蒞  
物產  
朝參  
市集  
塔墓十則

八卷——藝苑集成  
集詩  
集文

徐子曰：志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帙首異形，次名勝，次化宇，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天之餘，藝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

雞山志略一(附)

靈異十則

放光

老僧香

金雞泉

收蛇穴

石門復開

土主報鐘

經聲應耳

然身雷雨

猿猴執炊

靈泉表異

景致十則

山之有景，卽山之巒洞所標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故天下有四大景，圖志有八景，十景；豈天下之景，數反詘於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數也，若雞山則異於是：分言之，卽一頂而已萃天下之四觀；合言之，雖十景，猶拘郡邑之成數也。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北雪，南雲)

觀之有四，分於張直指，而實開闢以來，卽羅而致之。四之中，海內得其一，已爲奇絕

，而況乎全備者耶？此不特首筵山，實首海內矣。

詩五首未錄（見補編）

### 華首重門

龍華浩劫，轉恨此門不關；不知使其中堂與潛通，縱別有天地，不過一窈窕之區耳，何如雙闕高懸，一丸中塞，使仰之彌高，望之不盡乎；故方廣石梁，以爲五百應真之地，而亦旁無餘竇，其意正與華首同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 太子元關

瓊臺中懸，已凌灑爽；元關上透，更轉虛靈；棧壁排雲，出沒於烟霞之上；所稱羣玉峯頭，瑤池月下，彷彿在此。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 羅漢絕壁

每愛袁石公（補填積雪成新徑，風拓開雲架小廬）之句，行羅漢壁，宛然詩中之畫也。至

其崩雲疊翠，人皆面壁，石可點頭，自是一幅西來景，不煩丹青落筆。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 獅林靈泉

山下出泉，有停有流，皆不爲異；乃泉不出於麓而出於巒，巒不出於峒而出於脊。脊不出於外瀉而出於中垂，中垂不出於旁溢而出於頂灌：此惟獅林念佛堂見之，欲不謂之靈不得也。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 放光瑞影

川澤之氣，發爲光燄；海之蜃樓，谷之光相，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環，危崖上擁，靈氣攸聚，瑞影斯彰，其與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嵋五臺，其光最異；若九華普陀，亦止佛燈，未著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三距東環，百利中峙；扇龍華於雙闕，懸象魏於九重。金掌中天，祇欠嘗門一健，玉毫遍地，忽成華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證勝果。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 瀑布騰空

匡廬之瀑，不及雁宕，獨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雞山玉龍，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峽中崖石掩映，然玉龍獨掛山前，漾盪衆壑，領挈諸勝，與匡廬同，不得分大小觀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 傳衣古松

雞山之松，以五鬣見奇，參霄蔽隴，碧蔭百里，鬚眉盡綠，然挺直而不蛆，巨潤而不古；而古者常種也，龍鱗鶴鬣，橫盤倒垂，纓絡千萬，獨峙於傳衣之前。不意衆美之外，又獨出此一老。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 古洞別天

雞山巖有重門，洞無奧室，獨於山後，零闢神境。蓋山脈至此將盡，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測識。人所共瞻者，則扁之使不可幾；人所不到者，則通之示有所入。何山靈之幻乃爾？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雞山志略二（附）

諸寺原始（俱以年次為先後）

接待寺

嘉靖間，天心和尙跪華首門，遙禮初祖迦葉為師落髮，乃創此寺於山麓。又建聖峯寺於山半。其後有寶山禪師，得授衣鉢。現在講師和雅，住聖峯寺。

聖峯寺

寶山禪師建，後嗣和雅。

龍華寺

隆慶間，元慶和尚開山，後嗣孫雪亭重建。前題「石鼓名區」，「開題」水月。——石鼓以左峯絕頂高聳，有聲如鼓也。

石鐘寺

以樓下掘出石形如鐘，故云石鐘；又云以建寺時，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皆無的據。



放光寺

嘉靖間，古德無窮禪師，河南人，創建。護法檀越李中谿生。無窮後嗣。有歸寶禪師，建藏經閣，閣成，神宗賜藏。

寂光寺

嘉靖間，古德定堂禪師創建。檀越李中溪，蘇大雲，趙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楊碧泉，皈依禪師，捐貲建造。後嗣用周禪師，大興宏敞，又建大覺寺，請無心禪師住持。後嗣野愚大師，現住靜；見曉，現住南直中峯；克心，現住持。

大覺寺

萬歷間，無心禪師奉密旨，齋華嚴寺藏經至此，用周請住此寺。後嗣遍周現在。

幻住菴

嘉靖間，寂安禪師創建，德行具碑紀。後嗣定光，今名福甯，現在住持妙宗，天香，壽九旬。

華嚴寺

嘉靖間，南京古德月堂剏建。聖母賜藏。回祿後，有法孫野池，重建，參隨張賓軒護法。

那蘭陀寺

萬歷間，古德所菴禪師創建。師，尋甸人。護法檀越黔國武靖公，參隨張賓軒。後嗣高僧本無。講師子宗念休，現在；克徽，在滇省圓通寺。禪師大力現在。

；靜主，闡宗，幹  
壘，常住良一。

悉檀寺

萬歷間，古德本無建。護檀法越麗府生白  
木公。後嗣法潤，宏辨，安仁，體極。

補處菴

嘉靖間，古德廣西如正禪師創建。後  
嗣本真，所菴禪師傳記，念誠住持。

西竺寺

萬歷間，古德飲  
光禪師創建。

會燈寺

嘉靖間，闕然老師先結靜室，今法  
嗣朗耀，創建叢林，迦葉殿法眷。

大士閣

萬歷間，直指沈建立請古德拙愚禪師住持。師乃五華  
龍泉二寺法眷之主。後嗣虛宇，現在大士閣中住持。

傳衣寺

古圓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創建。中谿李先生護法。後嗣映光禪師宏建。回祿後，  
映光後嗣法界重建，即今覺悟住持。旁建八角菴，圓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

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

萬歷間，古德中泉禪師創建。  
後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廣西禪師——印宗禪師——幻空禪師

獅子林靜室：蘭宗禪師——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禪師

旃檀嶺靜室：克心禪師

九重崖靜室：本無禪師——大定禪師——開璽禪師

各刹碑記

止止菴記

賓州知州黃岡廖自伸  
記·萬歷三十二年。

又止止菴記

荊州知州前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  
郡人李元陽記·嘉靖三十八年·

傳衣寺記

長蘆連使郡人阮尙賓  
記·萬歷甲辰·

鼎建大士關三摩禪寺記

知賓州廖自伸  
記·萬歷丙午·

重建放光寺銅碑

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

柱史周茂相記·  
萬歷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

雲洱舉人孫啓祚  
撰·崇禎九年·

西竺寺碑記

進士陶挺撰·  
萬歷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

御史昆明傅宗龍  
撰·萬歷己未·

## 麗江紀略(附)

麗江名山，牯岡輦果，俱與獵羅相近（東北界），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鷹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秋，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託言遠遁，麗人信之，遂乘懈返襲，麗師大敗。麗自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 法王緣起(附)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王主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爲師弟；大法王將沒，卽先語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卽抱奉歸養爲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歷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於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借爲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爲淵源，而位則不更也。

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鷄足。

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

麗江北至必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江源考(續附)(諸本作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岷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旣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接其發源，河自岷崙之北，江亦自岷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

(佛經謂之徙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甯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犂牛石（佛經謂之歿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鉞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鉞，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鉞，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巒嶺峒間，水陸俱莫能溯，（在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鉞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歿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滯，尙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爲源與否也；）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觴濫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

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灑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磯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泃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灑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趨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閩趨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算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峙爲浙嶺（徽浙界），苦山（徽甯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



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竟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陳體靜曰：此考原本已失，茲從本邑馮志中錄出，非全文。前也人謂其書數萬言，今所存者僅千有餘言而已。考內「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下注云：「俱另有說」，其說必甚長，乃一概刪去，殊爲可惜。

# 徐霞客游記續編目錄

寄徐霞客書

獄中答霞客書

遺奠霞客寓長君書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徐霞客墓誌銘

徐霞客傳

李介立先生小傳

諸本異同考略

壬午四月

「附」

文震孟 淇特

黃道周 石齋

黃道周

陳函輝 木叔

錢齋牧

陳 泓 體靜

##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游桃花澗(有序)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

靜聞年略附

鷄山十景(十七首)

##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首

分韻十六韻(有引)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五言古風四首

黃道周(石齋)

黃道周

黃道周

黃道周

黃道周

輓徐霞客（二首缺一首）

黃道周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唐泰  
大來

留先生小坐

唐泰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泰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泰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泰

汗漫歌

唐泰

送先生游滇外山川

唐泰

與先生夜酌

唐泰

天游曲

唐泰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贈先生

送先生生遊雞山

自述呈先生

贈先生

答先生

賦贈徐霞客

懷徐霞客先生

昴先生（五絕五首）

東先生

別先生

秋圃晨機賦（并序）

秋圃晨機圖記

徐氏三可傳

壙志銘

唐 泰

唐 泰

唐 泰

唐 泰

唐 泰

唐 泰

夏樹芳  
茂卿

張大復  
（元春）

王思任  
（季重）

吳國華

目終

舊序

史序

奚序

史夏隆

溥奚又

# 徐霞客遊記續編

## 書牘

###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滿持）

隔歲多病，至秋尤劇，已絕北行之意。而都門知己，有相會者，謂功令方嚴，無五年高臥之使臣，乃扶病出山。臘月入京，又復大病，至今懷潏，殊悔此行之爲小草也！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卽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深山茅屋，怡神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黃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怵而神傷，無論富貴利達之想，不啻涕唾，卽功名事業之念，亦直如泡幻矣！今歲杖履遊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且彙成紀述，以導後游，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世間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如向所稱廬山頂上異人，言之猶足清我神骨。每當熱惱時；一思此景，何啻百服清涼散也。……（缺）

###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缺）

霞客兄翱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雞鶩之在庖俎矣。丙子歲，弟亦堅擬不出山，既而以兵薄都城，衆志悠忽，蛙螳癡心，欲搏空中廚，旋收急流之步，而事數乖馳，語出得咎，網羅四張，雲雷疊積，雖復縱壑三年，而加增一日。是蘇門高士所掩口而不談，漢陰丈人所班荆而飲泣也。杖下餘生，不堪語道。感念墓草，惟有銷魂。子春下堂之悲，麟士剝簾之涕，興言發慟。今雖漸能轉側，而起立頽然，欲共攜紫藤，陟峻嶺，登華嵩，豈可得乎？賢郎遠來甚可念。中級翁重惠寒裘，洽以道意，既不忍辭，何以謝之？兄幸瑤攝，吾尙能來，未爲別說。重貺轉上。道周頓首。

### 遣奠霞客寓長君書

(壬午四月)

黃道周

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知耿耿相念，如將遠別，神明相告，夢寐與通。過此十餘日，則束身北寺，雖致寒溫，不可復得。乃知逸客靈爽，洞見幽元，雖不肖以天自信，未若尊公之契闊通神也。縉紳傾蓋白頭者多矣，要於矚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憶壬申歲，買舟空山，屣履華陽，相從敝寓鵬峯之上，每以子瞻陳季常彼此相喻。今果驗矣。



！僕之受禍，毒於王瞻；而尊公中折，痛於季常。聖人已歿，郢匠輟斤，卽令台宕華嶽，起於左右，僕杖履甚健，亦豈樂自獨從之乎？已矣！僕髀肉已消，五岳之期，遽損其半，從此無意煙霞之外。惟足下勉讀書，時訪問令伯氏千秋之業。舟中草草作二詩，皆重還不成語。又恐以絮灸爲足下累，聊遣役効其驢鳴，菲微自辱，不足麾也。四月八日，道周頓首。

##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侯伯陽來，知先生有長歌見贈，頃從社生得之，隨珠和璧，錯落扇頭，至於片言相許，千古爲期，被斷緇以青黃，鮮混沌之眉目，俾得傳之其人，藉以不朽。則雖有百朋之錫，連城之割，豈足以逾此哉？萬卷灰劫，一身旅泊，一意拋棄世事，飯心空門，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惟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真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却本來面目也。知先生自有卓識，并與子玉昆仲巨眼者商之，老眼多花，尙思

見此奇寶，作點眼空青也。信筆附謝。何時更得一握手，快所欲言，徒存搔首耳！長至後一日某頓首。

##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稿來，另寫發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直乞借一看。

## 徐霞客墓志銘

慕志者。志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一生所涉歷，手攀星岳，足躡遐荒。而今則遊道山矣！遊帝所矣！！又飄飄乎乘雲氣而遊八極之表矣！！所謂鳳凰已翔千仞之上，猶與言人間棲止乎？誰然，志墓，古禮也。向先生作汗漫游，同志者恆恐夸父逐日車，未必能返首斯而視城郭，今且奉身全歸，寄形先壟，是先生道骨仙才，乃以正教後世，

則其生平孝友大節，俠烈古心，與文章品尚之表表在人，應與遊乘並海宇，皆不可不爲彰明以告之來者。顧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皆先書玉樓，苦石齋師，近繫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與銘下而命函輝執筆搗詞，此又鸞鳩賦希有鳥事矣。然輝與先生交最久，義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字也。石齋師爲更號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其先代蓋南州高士之後，宋開封尹錮者，扈暉南渡，諸子姓散，居荆溪雲間翠川，迨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入國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振饑，咸膺國命之榮，載在鉅公之乘。景南生一菴公頤，以六書拜中翰，與弟解元荊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一菴生梓庭公元獻。梓庭生西塢公經，父子魁南榜。西塢生雲岐公洽，官鴻臚簿。雲岐生柴石公衍芳，贈光祿丞：——此歷傳皆有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菴公有勉，則卽霞客之尊甫公矣。豫菴配王孺人。慘霞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修幹瑞眉，雙顛峯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瞑，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

，特恐違兩尊人意，俛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嘗讀陶水監傳，輒笑曰：「爲是松風可聽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遠之有？」及觀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撫掌曰：「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誕，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親故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裘長少年之習，秉心恥之；與童子鴻不因人熱，殆相彷彿。纔逾韶甌，豫菴遇盜，阨於別墅，跣足奔棹，扶持湯藥者逾年。至於大故，哀毀骨立。里人以穉孝稱。畢力喪葬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清，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卽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困爲？」遂爲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塞衛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囊，自此遂無停轍矣。記在壬中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燒燈夜話，粗敘其半生游屐之概。自言：「萬歷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山，訪鑿威文人遺跡。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秦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繹山弔枯樹

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僊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卽爲黃山白岳游；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窆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潭洞，試浙江湖，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俛窺瀛渤，下溯瀟湘齋州九點煙，尙隱隱如指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終南之採藥野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在目中。予聽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因問先生之游倦乎？曰：「未也。吾於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粵西滇南，尙有待焉。卽峨眉一行，以奢曾發難，草草至秦隴而回，非我志也。自此當一問閩風岷嶺諸遐方矣。」仲昭因爲余言：「吾弟性至孝，每遊，輒攜琪花瑤草，碧藕雪桃，歸爲阿母壽。又爲言各方風土之異，靈怪窟宅之渺，崔嵬梯磴之所見聞，有令人舌橋汗骸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春秋高，願謹受不遠遊之戒，而母則曰：「向固與若言，吾尙善飯。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游荆溪句曲，趾每

先霞客，咸笑謂勝具真有種也。天啓甲子，母壽八十，眉公先生爲壽序，張蒼石作秋圃晨機圖，李本常宗伯引之，時三者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題詠，幾遍海內。霞客悉以壽之貞珉，今所傳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復出門，正遊華下青柯坪，忽心動，亟絆草履馳歸，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視湯藥床褥間，衣未嘗解帶。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爲強食之。迨以上壽終，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於輩宗伯陳司成諸公，匍匐踉蹌，哀感行路。其病劇時，籲天願以身代，與遍索名參爲餌，篤孝種種，不可枚舉，幾貽譏於滅性矣。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游行無礙。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拔；能霜露下宿；能忍一日飢，能逢食卽喫；能與山魃野夜魅話；能撲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胛，不假輿騎，或叢箐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卽然脂拾穗記之；偶逢一人，與言，州某州勝，掉臂便往，過數月，又尋其人指點彼中未見諸秘狀。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鴈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子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磨躡。』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問道，捫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岩焉，鴈所家

也。再攀磴往，上十數里，正德問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又復二十里許而立其巔，罡風逼人。有鹿麋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望笑曰：「此咫尺地何難？記入燕，陳明卿與言崆峒成子所居，其上可窺塞外，霞客裹三日糧竟行，返即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數日間已抵薊門矣。自江上走閩，訪石齋於幕次；又爲齊手束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次年，追石齋及於雲陽道上。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十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吾弟之信心獨往，無所顧忌，而復不輕爲然諾，皆此類也。」——詳諸先生敍贊中。霞客不喜識緯術數家言，遊蹤既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游，因述向子平語曰：「譬如吾已死，幸無以家累相牽矣。」丙子九月，寄一行書別予江外，惟言「問津西域，不知何時復返東土，如有杏肱之便，當以異境作報章也。」俟仲昭自閩回，執手一別，卽大笑出門，一僧一僕偕焉。僧號靜聞，焚修破寺中，聞其言而悅之者，不知十駕之難及也。發覲兩浙九江三楚，多屬舊遊。至湘江遇盜，行笈一空。靜聞被創斃，霞客僅以身免。僉謂再

生不如息趾，霞客謂『吾荷一鉢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從鄉人相識者貸數金，負靜聞遺幣，泛洞庭，躋衡岳，窮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靈奧。念前者，戲遊既未暢，遂從蜀道登帽，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雅黎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牽牛微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大約多在西南諸蠻境，而貴筑滇南之觀，亦幾盡。木麗江聞而出迎，禮甚恭。且先於所往，羅番執簪，蒙酋負弩，不減列子饋漿；霞客都脫屣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國亦隆以客禮。聞其攜奇樹虬根，請觀之，欲以鎰金易，霞客笑曰：『卽非趙璧，吾自適吾意耳，豈假十五城乎？』黔國益高之。憩點蒼雞足，禮佛衣，遂窅靜聞骨於迦葉道場。閃太史中畏爲塔銘。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句不能悉，據西域志，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幟，颯熱風，無得免者，卽元奘法師，受諸魔折，亦備載本傳。霞客如飛鳥行空，豈非有大因緣在耶？霞客西遊時，已幻泡此身，旣在佛土，亦竟有委蛇意。偶簡遺籍，見有楊黻先生者，隱居五華，潛心理學，一日，思皈依法王，行道飢渴，見



一人曰：「法王已南，衣某色女衣，著男履者是也。」言訖不見，遍覓卒無所遇，因歸家。其母聞剝啄聲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復合，遂叩母作佛禮，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然曰：「三教終不外五倫耶？吾先釀在澄江，今其歸矣！」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某宗伯，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江非始自峨嵋山，河亦不由天上。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中國入河水爲省凡五，入江水爲者凡十一：其吐納江蓋倍爲河矣。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咸發自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爰著成湖江紀源一篇。余友李端木（名令哲，江陰令。）與余爲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訂「桑經鄙註」之謬。霞客遊軌既畢，還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於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志成。（志凡八卷，目錄詳遊記中。）麗江木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筇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既歸，不能肅客，惟置怪石於榻前，摩挲相對，不問家事。但語其伯子吧曰：「吾遊遍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

而游，當更無所罣礙耳。顧以不得一見諸故交爲恨。」遂遣伯子視石齋師於園扉，伯子歸述近狀，據牀長嘆曰：「修短數也！此缺陷界中，復何問迷陽却曲？」其彌留數日前，猶命屺顧余馬渚，手作書謂「寒山無忘灶下。」——其篤於交情，湛然不亂復如此。先生仙遊之三日，仲昭寄一札報予曰：「霞客竟作僭游矣！臨終以誌乘託寒山，願吾子有以不朽之。」予謂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從此當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猾，組東方攬轡芝田，歸牽阿母衣；其至孝誠格，如會參感嚙指而心痛；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元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者居要；其急高義赴納：如卓契順帶惠州書，郭仲仁負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鍾，又往往在昔賢衿契之外。仲昭又言其游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卽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游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卽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卽辭，次日不告行矣。以余聞之江上諸友人，所稱述霞客，非但重其遊也，生平事父母孝，見志傳及圖贊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產鼎分，不以厚薄爲治命，追念所先，誠敬更篤。與仲昭勸遺文，梓遺集，復拭遺像裝璜。

，時致禮。先代墓碑在風雨中，皆斃而亭焉。辦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處三黨，見必元，卹遺孤。撫弱女；遇歲稔，每出粟以濟鬻桑，修葺津梁，興復古跡。偶從君山見祭張侯宗廟於瓦礫間，因掘得楊文貞碑，卽爲鳩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義。（江陰志，張侯廟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祠本府同知張宗璉。其功德詳少師楊士奇廟碑記。後圯廢。宏治十一年，知縣黃傅改天妃宮爲之，春秋致祭；久之復廢。天啓四年，邑人徐宏捐貲重造，乞宗伯董其昌書周文襄公所書楊少師碑刻於石。大學士周延儒爲之記。）諸若琴瑟再調無異情，子姓衣冠分列無異視。三子次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與從旅舍分金還金諸奇節，皆霞客饒爲之，不暇縷縷數矣。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文湛持苦石齋兩師津津寶美，而霞客日怡箚篋，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遺稿，皆載六合內外事，豈長卿封禪書乎？有仲昭爲之較訂，此吾輩他日責也。霞客生於萬歷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在馬灣之新阡小寒山。陳子爲之銘。銘曰：

游龍飛鴻。追日御風；窮寰外，躡域中；歸息於化人之宮。馬灣有鬣。德小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壚。嗟乎！非吳下阿蒙。

## 徐霞客傳

錢牧齋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下上，懸度繩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爲牀席，以溪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纒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時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鞶帆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宕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賈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

羅上龍湫，三十里，有岩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十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八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翼，嵩，雒。上華山，上青柯坪，心動遐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及石齋於雲陽。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益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洲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靜聞被創病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嵋，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巉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南

泛瀾滄，由滄縣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瘳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岷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阿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嵋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溯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岷崙之北。江亦自岷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岷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鄙註。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環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僭餼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岷崙；唐元奘，元耶祥楚材。銜人主

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開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訟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屈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構烟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記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囑其從兄仲昭縫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 李介立先生小傳

(附)

先生諱寄，字介立，霞客公嫁妻之子也。育於某民。少長，欲旋里，族弗能收，又不忍爲他姓後，故從其母氏姓李，而自名曰寄。性穎異，博學能文，應童子試，郡守拔第一。旣而悔之曰：「奈何文字千桀哉？」遂不復就消試。偕母隱居於邑之定山，課徒以養母。後復徙由里山之山居菴。終其身不娶。戶部張靜涵徒步請見，先生踰垣走。冬月寒甚，友人曹雲志製布袍贈之，却不受。郡司馬牛邑令龔，遊擊周先訪之，欲望見顏色，不可得也。又其生平好遊覽，每於春秋佳日，涉歷東南山水殆遍，鄉之人咸稱其有父風。嘗徒步往義興史氏，求霞公游記遺冊手輯之。所著有天不閣集，輿圖要，藝圃存稿，及古今體詩，累二百餘卷，雖未梓行，其錄本亦往往膾炙人口。嗚呼！先生生於明，長於清；生於徐氏，長於他姓；抱奇材而未試，廿幾獨以終年。語云：「達士忘情，志士勵行，」若先生者，殆兼之矣。卒年七十有二，葬於花山之陽。領生也晚，不及親見先生，無其軼事之雜見諸稗史者，猶可徵考。因得撮其崖略，俾後之輯志乘者，庶有所採擇焉。

## 諸本異同考略



# 季會明本

(此爲最切錄，本本見)

季諱夢良，會明其字也。霞客遊記，自季氏始編次成書。蓋先生以庚辰六月終遠家，(墓志云：黃岡令爲具舟楫達江口，是庚辰夏間事；傳云：霞客歸以庚辰六月；而馮志江源考小引則云「霞客以庚辰秋歸；」故云當在六月終也。)時已抱病。至仲冬而病劇，(傳云：「霞客遣長子間關視石齋於獄。三月而返，述石齋繫獄狀，遂浩歎不食。」「石齋遺奠書云：「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則知長君當以仲冬返。(遂卒於明年正月，知未暇脫稿也。然季氏編次時，其書已有缺失，(戊寅十一月十一日以後，共缺十九日日記；己卯九月十五日後，俱無記。)而初入滇省諸遊記則全。迨乙酉之變，此書乃遭兵燹。後季氏再爲收拾，竟缺一册。意錄本之無遊太華顏洞，及盤江考者，卽季本也！

## 史夏隆本

(不傳)

季曾明云：滇游記首册未失時，宜與曹駿甫曾借去鈔錄，今當往求之。後三十年，先生薨

子季介立先生，訪得駿甫本於宜興史氏，則又經史氏塗改另錄矣。介翁重請得其底本。從日影中照出曹氏原文，與季本互校成書，而史本乃不傳。存但其序一篇而已。

### 季介立本

（此爲諸本之祖）

自季氏編定後，傳觀者不知寶惜，鈔寫者互有刪潤，文殘簡錯，句亂字譌，而滇游首冊，又全失去。介翁積年苦心，訪得曹本於宜興史氏，乃其書又僅四冊，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僅於改竄塗抹中，得游太華顏洞，及盤江考數記，以錄入季本，兼爲訂正譌誤而已。嗣後諸人所指爲原本者，皆係季本。其稱改本者，不知又係何人所改？疑齋先生乃認爲史本，誤矣（今記中所注「下缺」，皆係介翁筆。）

### 奚又溥本

（卷首無總目）

此衣季本雖稍有刪改。然較諸他本差勝，故備存其目於左：——

徐霞客傳（附囑仲昭刻遊記書）

奚父溥序

遊名山記

遊天台山日記

遊天台山後記

遊雁宕山日記

遊雁宕山後記

遊白岳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黃山後記

遊武彝山日記

遊廬山日記

遊九鯉湖日記

遊嵩山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遊五臺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閩遊日記

閩遊後記

第二本

西南遊日記一（自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至十年正月初十日。）

西南遊日記二（自十年正月十一日，至閏四月初七日。）

第三本

西南遊日記三（自閏四月初八日，至六月十一日。）

徐霞客遊記

續編

西南遊日記四（自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

西南遊日記五（自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第四本

西南遊日記六（自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南遊日記七（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西南遊日記八（自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遊黔日記一（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九日。有提綱。）

遊黔日記二（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

第五本（卷首有李會明曹宸采小記）

遊滇日記二（自八月初七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三（自九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第六本

遊滇日記四（自十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五（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第七本

遊瀆日記六（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瀆日記七（自二月初一日，至二月十四日。）

第八本

遊瀆日記八（自三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九（自四月初十日，至二十九日。）

第九本

遊瀆日記十（自五月初一日，至三十日。有提綱。）

遊瀆日記十一（自六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十二（自七月初一日，至三十日。附永昌志。附近騰諸彝說略。）

第十本

遊瀆日記十三（自八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十四（自九月初一日，至十四日。有季會明小記。）

雞山志目

雞山紀略

雞山各刹碑記

麗江紀略

法王緣起

遊顏洞（原注云：「以下兩則，係遊滇日記一中，因原本缺首冊，故附錄於此。」）

遊太華山（附滇中花木小記。）

溯江紀源（原注云：「刻本邑馮志，靖邑陳志中。有小引。」）

盤江考

隨筆二則

靖江楊天賜本

共分十二本。第一本即從名山遊記起，無總目，無傳序。第二本首載史序。第四本日記。下：即載盤江考，遊顏洞，遊太華山三篇。第十二本，載霞客詩。（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有黃石齋跋。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遊桃花澗一首，有序。）婁子柔慈母篇，黃石齋詩，（七言古一首，有小記，及陳明卿文洪持跋。輓詩二首，缺一首。）黃石齋書，（獄中答書，壬午四月遺奠霞客書。）文洪持書，錢傳，陳木叔墓志銘，未附楊天賜跋。

此本黔遊記以上，視諸本最爲缺略，而黔遊記以下，視諸本稍爲完善，有足補奚本所未備者。疑亦從李本錄出，而意爲去取者也。

### 梧塍徐氏本

卷首亦無總目。其本數篇目，俱同奚本，但分提綱之四爲八。每本俱有「遊名山記」四字。首載錢傳，次楊凝齋前序，次楊凝齋後序。（序見首冊）

此本不知何人所定，疑亦從李本錄出，而以己意爲刪潤者。黔遊記以上，視楊天賜本雖爲

完善；黔遊記以下，則視諸本殊多缺略。」

## 邑中夏氏本

前後編次俱同奚本，第後又增入詩文一冊。中有哭靜聞禪侶詩六首，（有引。附邑志仙釋傳內靜聞事略。）黃石齋七言古詩一首，多項仲昭鄭堊陽二跋，石齋分韻十六韻（有小記），石齋七言絕句十首（有小記），石齋五言古詩四首（有小記）。唐大來古今體詩共三十首，皆楊天賜本所無者。

## 奚氏又一本

即從奚氏原本錄出後，復以諸刪本點竄於上，真可謂逐臭者矣。末卷所載詩文，除與楊夏二本相同外，又有周挹齋重建君山張侯廟記，張元春秋圃晨機圖記，李本寧秋圃晨機圖引（後宅張氏本又有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賦）王季重徐氏三可傳，徐氏家傳，吳國華徐霞客生壩志銘。



# 辨僞

## 天台

「筋竹」，諸本或作「筋竹」，非。案嶺表錄：南海岸邊沙中出「沙筋」，一名「越王竹」。北戶錄：嚴州產「越王竹」，土人用爲酒籌。地志，衢州有筋竹山。又案天台圖經，筋竹出台州，五縣皆有。玉篇：「筋」，俗「筋」字。竹譜：筋竹，竹之多筋者。夫嚴與衢在台之西，公游台山，自寧海奉化來，在台之東，去嚴衢八百餘里，則台州之爲「筋竹」無疑。或作「金」，亦非。

## 雁蕩

八嶼，卽慈嶼，松嶼，慢嶼，東嶼，朱嶼，沙嶼之類。案浙省全圖，自定海迤邐西南至樂清，凡以「嶼」名者十餘處，而字書不載「嶼」字音義。諸本或因浙東海界有竹巖，東舉，竟譌作「舉」，非。

## 白丘

「丙辰」，諸本作「丙寅」，非。

## 鯉湖

「石所山」，諸本作「石竹」，非。案志，石竹山在福清縣，其上亦有九仙閣，化龍窟諸勝；石所山在仙游縣，宋林光朝劉夙嘗登是山，曰天下佳山水，未有鯉湖石所

山者也。據此，則與鯉湖並稱，其爲石所無疑。

### 雁宕後

「中裂一壘」，或譌作「學」，非。案「壘」，集韻「轄角」切，音「學」，堅土也。後「石壘如門從此。」「壘」集韻「許慎」切，音「疊」，裂也，罅也。揚子方言「破而未離之謂壘」，書洪範疏，「灼龜爲兆，其壘坼。」

### 閩後

「七月十七日啓行」下，諸本刪去「二十一日」至「如履平地」二十二字，非。

### 江右

「陸行五十餘里」下，諸本刪去「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十

六字。

(十一月  
初十記)

「又五十餘里，始抵建寧云」，「建甯」或作「建昌」，非。

(十一月  
十五記)

「從姑」，諸本作「麻姑」，非。案麻姑山在建昌南城縣西南，從姑山在縣東南

，因次於麻姑，故名。不得以上有麻姑云云，竟混作一山也。

### 楚

(正月二  
十二記)

「凡住寺者三日」下，諸本或脫去「初行山間，」至「蓋實景也」，……字。

### 粵西

(七月六  
日記)

「下榿支扉」，「榿」音「件」，閉門橫木也。諸本作「榿」，非。

(六月廿  
六日記)

「菜邕橋」，一作「蔡邕」。

〔八月十一日記〕「劈竹鋪」，一作「劈刀」。

〔十一月十五記〕「有巖在路北」下，諸本或刪去「循之將往水巖」句，非。

〔十一月十七記〕「黃君復以銀燭贈予」；「銀燭」，範銀如燭者。一作「銀錫」。

〔十一月十八記〕「峒槽邨」，一作「峒槽」。

〔十二月廿二記〕「方石中橫」下，諸本無「諺號爲棺材石」句。

黔一〔四月廿七日記〕小註，「烏鳴關在安南衛」七字，疑後人濫增當刪。

太華 猗蘭閣，一作漪瀾。

滇一〔八月十八日記〕蛇場河，一作蛇床。

〔八月廿四日記〕「尤而效之」句下，一作「欲索多錢，且先索而後授餐，及出餐又惡」云云。

〔八月廿五日記〕「勃窣」，諸本作「勃卒」，非。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斐璠勃窣上金堤」，注。

「勃窣，匍匐行也。」

〔八月廿八日記〕「八蠟者香」，「香」，一作「鄉」。

〔九月初七日記〕「與君來時相後先也」句下，一作「余於是始凜然悚，還忻然幸，深感前止宿者」。

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億度之也。」

(九月十七日記) 「駐襄陽者數日」句下，一有「而總持又非常住，久擾殊爲不安，雨竟日復一日

，三句。

(九月廿三日記) 梅桐邨，「梅」，疑當作「海」。

(九月廿五日記) 「由其西向西南下」，第二「西」字，一作「東」。

(九月廿九日記) 「西南涉溪，其溪似西南流者」，兩「溪」字諸本作「塢」，非。

**演四** (十月十二日記) 「何六安巢阿」，何曾爲六安州，故云；諸本或作「陸涼」，非。

(十月十三日記) 「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山」或作「江」，非。

(十月十四日記) 「亦池濱聚落之大者」下，一有「而田則不能成壑焉」八字。

(十月廿六日記) 譜明，一作普明。

(十一月六日記) 小注「勺漏」，一作「勾漏」。

(十一月六日記) 者坊關，「坊」音「勒」，土壁也。諸本或作「地」，或作「北」，俱非。

(十一月五日記) 「江驛」，按輿志作「姜驛」。

(十二月七日記)

「沸流懸度於上，」一作「沸流倒懸懸度於上。」

(又)

「有寺當邨之中」，一作「有慈雲寺當邨之中。」

(十二月廿八日記)

「香木坪，一作木香坪。」

濱六

(正月十九日記)

「爲鬱攸所焚」。「攸」·諸本作「茶」，非。按神茶鬱壘乃守禦神名，未聞其司火政也。

(二月八日記)

「每十二年逢寅」，諸本並作「十年逢寅」，疑非。

濱八

(三月廿五日記)

「又八里，抵西麓」下，一有「路北」二字，以「路北有寺」作一句，而以「當路北」三字連下句讀。

(三月廿七日記)

「皆西轉而北出」，一作「皆北轉而西出」。

(三月廿八日記)

羅岷山「岷」，一作「岷」。

(又)

嗟和哥甸，「哥」，一作「歌」。

(四月初十日記)

「脊北亦中窪瀦水焉」下，一無「西一里」三字。

(四月廿九日記)

「闊幾盈四五丈」，「丈」一作「里」，一作「尺」。

(又) 馬場河，一作馬腸河。

滇十

(五月初二日記)

雲峯山，「峯」，一作「嵐」。

(五月廿四日記)

「王翰撰時之文」，一作「王翰時撰」，而以「之文」二字作「之墳」，連下句讀。

(六月初十日記)

「俞來就婚」下，一有「去歲冬底乘龍」六字。

(六月廿五日記)

「余返寓抄書」下，諸本作「下午劉以素殺四品餽，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餽，且

北鄰花紅」云云者，非。蓋既有素肴米肉，不應便摘「花紅」當「井李」也。

滇十一

(八月十九日記)

「俯瞰蒙城，如甌脫也」，「甌脫」諸本或作「甌粵」，非。按史記匈奴傳中

，有「棄土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章昭注，「界上屯守處爲甌脫」，源隱引服虔注云，「作十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據此，乃見比擬之切。若作「甌粵」，大謬。

(八月廿三日記)

「余去年臘月十八」，他本或作「廿一日」，非。

續編

(墓志)

「自雞足西出石門關」，「石門」諸本並作「玉門」，非。按玉門關在西北，

雞山在西南，而崑崙適在玉門關之西南，在雞足山之西北，相去各數千里。公自雞山

出關，至崑崙，不須迂道玉關也。况公江源考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以窮江源；」又云：「江發源於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而入麗江；」據此，則爲石門信矣。

以上辨譌五十餘條，第取回來傳寫各本，摘出附辨，以見楊文定公較陳君體靜定本之善。至兩本中互異處，亦並載入，以備考正。如某字一作某字之類，卽係兩本互異處也。時下若肯鈔，任意刪節，甚有一手錄本，而前後互異者，均不置辨。識者鑒之。

技浦徐鍾鈞續識。

## 詩

###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予兄雷門，結廬種梅于小香山。山以吳妃採香名也。千年跡冷荒邱，一旦香生翠玉，不特花香境香夢亦香，可謂不負此山矣。堂顏爲坡仙筆。坡仙愛梅花以名堂，予兄借坡詠以酬梅，可謂不負此花矣。堂後前石爲壁，前石爲池，面石爲軒，中供繡大士，旁設榻几以憩客。月隱屋端，則暗香浮動；風生波面，則泛玉參差；其近景之妙也。堂前窈空樛翠，岫樹江雲，羅列獻奇，帆影樓前，墟烟鏡裏，陰晴之態互殊，晨夕之觀異別；其遠景之妙也。可謂不負

此堂矣。予來時候雨條晴，予兄課僕移竹前村，乘月種之，中夜寒甚，各擁衾浮白而觀，觴政勸聲，互相磊落，孤山咏裏，羅浮夢中，未見此豪致也。可謂不負此遊矣。予與兄同有山癖，予之汗漫無所取裁，兄以一邱一壑適之，且築壙于側，與山締生死盟，必如予兄而後爲不負此癖也。行吟之餘，忘其無鄙，敬列如左，以當山中蛙鼓云。

得壺字

佳跡空山漫記吳，幽人逸興寄髯蘇。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水月遙分大士供，陰晴遞換小山圖。片時脫盡塵凡夢，鶴骨森寒對玉壺。

得橫字

幻出烟蘿傍玉京，須知片石是三生。春隨香草千年豔，人與梅花一樣清。混沌鑿開雲上下，崆峒坐倚月縱橫。峯頭且莫騎黃鶴，留遍江城鐵笛聲。

和兄韻

結廬當遙岑，愛此山境寂，展開明月光，幻作流霞壁。壁上疊梅花，壁下飛香雪，冷然小有天，洵矣衆香國！香留妃子名，花灑名賢筆。名以還山靈，筆以表山骨。幽人物外緣，古今妙膺合。造化已在手，香色俱陳迹。相對兩忘言，寒光連太乙。



醉中漫歌

吳妃當日將香採，此地遺名遂千載。香魂芳草幾悠悠，泡玉連珠爲誰在？天留名壤待名人，吾家季兄亦采真；九龍萬笏掉頭過，愛此荒寂之嶙峋。冰雪長盟物外契，烟霞幻出人間世。一斧劈開混沌天，千株忽現嵯峨樹。透屋梅花香更清，當窗竹影雲俱輕；梅香宜月竹宜雨，一時雅致誰與并？我來恰值陰晴會，曉色空濛夜明媚，雨中移竹月中栽，客與梅花同一醉。不知孰主孰爲客，不知是梅還是月？此時香色已俱空，三島十洲竟誰別？自憐從來汗漫偏，將無失却壺中天？何如向此媚幽獨，長抱月明朝紫烟？

月中種竹歌

香山仙子孤山癖，愛種梅花向明月。花香月色兩空濛，更借琅玕點幽碧。帶雨遙分前浦雲，當窗漫繫峯頭石。移來細細記南枝，種去蕭蕭映香雪。移時雨候種時晴，透嶺披巒月重白。初照揮鋤若有神，再照清標次第出。一株新栽鸞鳳翻，兩株對舞蛟龍立。三株四株幾十株，影搖星斗天文坼。一鋤一盃月倒吸，一株一醉風生腋。當年何數竹林賢？此日真成君子宅！羅浮夢杳翠凝裳，湘水魂清玉爲骨。尙憶騎鶴崆峒遊，翻恨中無此香色。撇却手中九節筇，

和雲好共此間植。他年酒醒竹成林，分向瑤池配丹闕。

### 遊桃花澗（有序）

酒去桃花一里，堂與幽，酒以壯，各擅一奇，亦相爲勝：一如洞門仙子，霞翊霓之雲；一如天際真人，樛峨嶺之雲，予見其種梅以同山，復買石以存澗。予兩遊俱從白下，石得之白，松得之清，于泉之觀未也。庚午（崇禎三年）春季。乘雨歸，九天風雨，三峽波濤，飄斯靈矣。并記之。

隱足山中雨，起探雲裏泉。貢崖嵐掩映，復道水潺湲。澗是桃花舊；波搖松影鮮。層層聲搗石；矯矯勢垂天。吼虎深藏峽；狂龍倒掛川。怒疑連壁墜；宛似趁風旋。玉迸絲絲立，珠傾個個圓。石文喧奮鼓，松韻押疎絃。叱咤驚虞美，嬌啼響杜鵑。江光借飛影；海勢助雄濺。轉覺一山靜，道分衆壑妍。我來當雨後，波去落衣邊，始信前來興，無如此際緣。銀河鵲飄渺，華表鶴躡躡。灑雪魂俱白；披濤骨欲仙。誰施開峽斧？更賴買山錢。巧樹皆垂臂，危巖並倚肩。石牽綰作幙；松滴翠爲鈿。隔塢飛雲屐，凌空駕鐵船。不愁山欲暮，共與水爭先。何必尋三峽？還須受一塵。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秋空淨無極，兀几片雲孤。不與風同駛，遙令雨自蘇。卷舒如有約，尺寸豈隨膚？我欲神相倚，從之逕轉無。

羶井而爲電，彌天總是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氳？捧日開朝霽，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繫，何處着紛紛？

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遙分秋水影，忽度夕陽風。長天不留蹟，冷月若爲容。歸宿應何在？崆峒第一峯。

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得祥。出沒千峯迴，夷猶一壑長。驚飛難作伴；龍躍豈相忘？不待爲霖日，方令天漢章。

卷舒有妙理，誰云倦始還？垂天甯幻態，觸石豈無關？神遠羣俱渙，情空跡自閒。始知能體物，造化掌中刪。

壬申（崇禎五年）秋，同徐振之泛舟洞庭，登窅楞伽山，卽席分韻，共賦「孤雲獨往還」，而振之詩先成。喜其體

意高妙，備極語長，因錄於上，方知余作之不逮也。七月望日，弟黃道周拜識。

###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

靜上人與余矢志名山，來朝雞足，万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楊南甯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眼看！

崎嶇千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顏。（上人戒律精嚴，涕吐不入水。在舟遭此危疾，甯以身累受衆詬罵，誓不污清流也。）魚腹臥舟甯衆譎，龍華楊寄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含淚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

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還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拚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在瓢飲千山屐，斷送枯骸瘴海濱。

同向西南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不毛尙與名山隔，裹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

白茅魂斷五花烟。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空泣杜鵑。

鶴影萍蹤總莫憑，浮生誰爲證三生？護經白刃身俱費，守律清流睡不輕。一簣難將餘骨補，半途空託寸心盟。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  
（江中被劫，上人獨留刀下，冒死守經，經免焚燬。）

一番魔障一番愁，夢寐名山亦是貪。井不及泉無論九；河難復渡尙呼三！疲津此子心惟佛，移谷愚公骨作男。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夢同參。

#### 四靜閣事略

馮志仙釋律：靜閣，迎福寺僧述舟法嗣也。○禪誦垂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鷄山。○丙子（崇禎九年）同霞客西遊抵湘江，遇盜擊墜潭水，擊經于頂，獨不失遺。後竟以病創死。霞客爲函骨與經，問關五千餘里，供雞山之悉檀寺，并瘞骨焉。大史閔仲儼爲塔銘○

### 雞山十景（十七首）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南雲，北雪。）

芙蓉萬仞削中天。搏挐乾坤面而懸。勢壓東溟日半夜；天連北極雪千年。晴光西洱搖金鏡；

瑞色南雲列綵筵。奇觀盡收今古勝，帝庭呼吸獨爲偏。

日觀

天門遙與海門通，夜半車輪透影紅。不信下方猶夢寐，反疑忘打五更鐘。

雲觀

北辰咫尺玉龍眠，粉碎虛空雪萬年。華表不驚遼海鶴，崆峒只對藐姑仙。

海觀

萬壑同歸一脈漚，銀河遙點九天秋。滄桑下界何須問？直已乘槎到斗牛。

雪觀

白雲本是山中物，南極祥光五色徧。蕊地兜羅成世界，一身却在玉臺巔。

華首重門

巖崖高聳白雲端，翠壁蒼屏路幾盤。重闕春藏天地老，雙扉晝扃日星寒。金欄浩劫還依定；錦砌當空孰爲攢；何必拈花問迦葉；巖巖直作破顏看。

太子元閣

菡萏亭亭影倒摩，凌空忽透枕中符。崆峒無跡潛翻島；閬苑有天常在壺。影入座通呼吸一身孤。從茲脫盡人間滓，兩腋風生骨欲蘇。

羅漢絕壁

列景標霞景色酣，莫將枯寂覩雲嵐。面來絕壁雲常定，放出重巒石共參。枝借翠微栖各一；水供香積獻分三。藏頭換骨形何幻？崖鶴屣屨露法曇。

獅林靈泉

千綫明珠孰爲探？靈源絕頂滌靈龜。湛搖松影雪千尺；冷浸梅花月一潭。碧玉眼中丹透液，青露蓮舌上成甘。滿林不乏人天供，酒作天花潤法曇。靜裏泉流石忽穿；峯頭明月鬪娟娟。竅通骨節涼生髓；源自頭顱玉作涎。祇道醍醐天上落，直將沈澆掌中懸。青衣丹鳳尋常事，誰解靈源此更偏？

放光瑞影

靈區迴合轉祥輪，五色氤氳法界新。透却塵關空卽色，翻成寶相影皆真。蜃樓非海誰嘘氣？王鏡中天獨攝身。轉覺一山凡草木，含暉濯影遍精神。

浮屠縮勝

阿育當年願力雄，萬山深處露神工。諸天環向尖皆合，一柱孤撐礎正中。勝壓鰲峯仙鎖鑰，光搖鷲嶺玉芙蓉。峯頭王母如相過，長劍崆峒此又逢。

誰將手影布神過，仙掌凌空結構重？震旦名山膺九錫，巽門文筆插雙峯。翠微四壁開生面，金粟三天現法容。漫向慈恩誇作賦，滇南此日壯登封。

瀑布陸空

三支東向誰爲鑰？正練中懸萬壑前。鼎足共瞻雞在後；濤頭忽見馬爭先。珠璣錯落九天影；冰雪翻成雙壁暄。我欲倒騎玉龍背，峯巔羣鶴共翩跹。

僧衣古松

碧樹千尋雲影重，凌風老幹獨蒙茸。直將秦帝登封物，常作僧伽護法龍。鱗甲半天猿臂舞，幘幡千隊鳳毛縫。餐冰飽雪千年煉，漫共拈花一笑供。

古洞別天

鸞鶴空山路渺茫，重巒絕處逗雲房。何人天外能來往？有洞花間獨闕藏。瑤



金莖玉乳滴還長。神龍百尺潭時護，不許桃花出夜郎。  
洞中原不在人寰，三派東邊更躋攀。直到萬峯窮極處，忽懸雙闕窈冥間。碧桃開落門常在，  
元鶴縱橫路不關。東向蓬萊三萬里，片雲時去又時還。

## 題贈

###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潭浦黃道周石齋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髻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鐫瀉汗煮白石。江陰徐君杖履雄，  
自表五岳之霞客。鳶肩鶴體雙瞳青，汗漫相期屢不失。車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  
萬里看余墓下棲，擔囊脫屣驚鳥啼。入門吹燈但嘆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  
掉頭畢願還扶藜。自言早歲適雁宕，縋藤級縋窮下上。天台石梁不如兜，青霞括蒼局于掌。  
中年復走西鐘山，焦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授雲餐，帝子欲爲歌路難。匡廬老僧亦下拜，  
雞足道人分沆瀣。磨頭豆豉石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入拔嶺捫青天，

所探幽奇既如此，豈有人嶽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載？西羌大禹死何在？書生抱膝空咿唔，卽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輩繆西溪，起草授楊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操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搜剔窮真靈，不畏巉巖不避死？世間兩物惟鼎劍，燒海剗山寫涼燄。少年學道須及時，簪紱累人孤晷時。當時諸公嘆唳鶴，悔不從君煨蹲鴟。卽令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蒼崖黃窪不可尋，令威灑血迷墳迹。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髭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更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仙必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終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聞虎行逡巡，寂寂冥冥過冬春。何不還家酬所親，聽君罪語當采真？跋足北窗箕穎濱，而必棲棲櫻此身？

徐霞客攬小舟，追予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陳宿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崇禎三年二月既望，漳海石人黃道周急就之章。

霞客游之奇，無如盤山一游。予歸自宣錦，憩白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

李，無疑，無畏怖，名王不足繫也。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予題卷並在丹陽道中。長洲陳仁錫識。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皇皇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廬，羅浮，峨嵋，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常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次。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沉鬱激壯，途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予方以請告杜戶，讀「唳鶴蹲鷗」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堅矣。辛未夏五既望，竺塢山樵文震孟題於清瑤嶼。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之作也。先生學行清古，弁冕吾畧，而挺身救華亭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殊落落，而雅善霞客。霞客遊遍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知余之樂觀先生之言也，出示此詩。余因有感焉。水心項煜識。

石齋過毘陵，爲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却弗納。時聞

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卓契順之風！言甫畢，石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余適病痰嗽，榻上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屬，竟不能成。初，石齋謂余曰：『方墓下時，有筆墨之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逋何日能償。』故丹陽一見，卽償之。其云石人急就章，蓋已數年之約矣。遯園叟鄭鄭書。

###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白水笑人曠，秋深知客孤。江風催雨老，漁火報燈蘇。家計分浮梗，乾坤動剝膚。柴桑行可覓，能得隱鄰無？

鄉澤無停棹，杖頭不繫雲。帆隨風意致，山與夢氤氳。古洞扃幽戶，殘崖倒暮曛。每逢巢鳥盡，蘿月想繽紛。

不忽闕幽獨，因思別鑿空。閒過長喙峽，戲織打頭風。絕壁三分篆，空匏五石容。心知無一可，更上最高峯。

虛逃無所住，白醉此徜徉。古蹟有代謝；時人空短長。同心宜送遠；得句偶難忘。昨夜兼葭月，又涵霜露章。

何處不仙嶠，長游已大還。猿魚新換徑，虎豹久迷關。天縱幾人逸？生扶半世閒。楞伽言語外，別寄與誰刪？

燈下依韻和徐振之孤雲獨往還之作，並書請正，不能如振之之體物備妙也。弟道周再識。孤雲獨往還石齋原舉以似霞客，此詩則石齋分韻詩既成，而又和霞客韻，蓋即以爲贈言也。惜石齋原韻不可得見，而霞客詩乃竟以石齋手書而幸存，噫，亦異矣！按石齋贈霞客詩帖，今可見者凡四。或稱霞客，或稱振之，振之者，霞客字也。陳泓記。

### 分圖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徐霞客自毘陵來訪予山中，不一日輒搜奇南下。竟巖巖追之，百里乃及。相將於大峯巖次，兼訪劉元公孝廉，不值阻雨，分圖各得十六韻。

須字

鹿豕追羣天下無，四千里不停斯須。刻舟直望青天上，山靈莫笑老人愚。

體字

豈無山鬼不開懷？雲樹仍將鴻爪埋。不信呂稽當日駕。曾分鐵杖與芒鞋。

君字

墓下松新未老雲，林疎山淺合慚君。悔不結巢黃海上，銀雞皓犬試慇懃。

林字

投杖成龍去莫尋，銜書青鳥尙遺音。此生便使無雙足，猶擬扶藍過道林。

雄字

釋羅山長亦稱雄，未畏道人屢似風。放却鳥身一百里，依然鶴伴未開籠。

能字

緩步先蹄我亦能，曲鉞頑石各何曾？萬事讓人騰躍去，憑誰先接手中藤。

流字

憶別華陽三洞頭，小舟夜去不勝愁。家園未透包山洞，况領銀河何處流？

窮字

井欄語耐意未窮，錯引駛馳東海翁。里巷危巒空老大，不知人慣藉雲中。

滋字

湧霧埋霾風雨滋，炎蒸正值火雲時。清秋過此能多少？誤聽蟬聲鬧採芝。

來字

威靈未遽鬼能猜，不合衝炎冒雨來。遂使此峯成突兀，後人輕指青坪哀。

君字

（憶大滙山講堂未就）

玉室金堂何處看？愁分許邁自臨安。洞霄講舍荒初業，空囑流雲寄掃壇。

蘇字

九疑兩室語模糊，一一從君領畫圖。黃犢少年行不到，白頭風雪幾時蘇！

嵐字

上格真人不署銜，間分真氣爲開嵐。抄丹擲劍兒曹事，無數石頭不放參。

博字

（劉完公已出洞海）

積艾焚山今已勾，枕中寶字各停搜。名賢不吃明光草，海上新詩寄碧鷗。

斷字

（再至此山，爲風雪所阻。）

少年曾此輟攀躋，凍雪摧松十丈梯。每道名山藏拙穩，老來相迫已如泥。

薇字

（山下是三十年前館所）

山南山北舊開幃，書罷柿蕉已十圍。餉炙燒豬今已矣！首陽人自準餐薇。

###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漢澗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軍自漳中歸，途用此爲韻，得十絕請政，并以爲別。

尋

土餌江魚掉尾深，驚鱗何處更追尋？餅卽酒保時交語，錯對孤鴻天上音。

山

有翮應知自化山，翻空毛毳尙間關。飛魚上下青烟路，不與啼猿訴往還。



如

焚車屠馬爾何事？弄鳳嬉龍我不如。寄語蘭臺舊藏史：安期初不讀奇書。

訪

酣龍白日自相訪，江海居然不可方。刷就落毛希有背，載誰萬里共翱翔？

友

光魯西東何處友？椰鬚象鼻一虛舟。岱華盡作婢兒事，絕倒崑崙老上頭。

遠

紅汁灑人白髮遠，燈花炙客旅思繁。五湖硯底星星暈，縮地工夫不是丹。

遊

老夫最敬鄭公業，近事休談馬少遊。閒却一身成野鶴！依然項背似沙鷗。

如

乘几籐床亦自如，涼身驚托火輪車。平看岸谷成魚齒，莫向方壺坐釣魚！

致

遠道白雲安可致？能來黃竹幸相期。遲收不死東方草，誤典商顏無盡芝。

身

絕跡依然不離地，出世何曾得避人？還君六尺盧敖杖，攜我章亥五步身。

###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一

魯叟既以類，王跡安可作？風雅失經緯，黼黻委冠籜。能人滯習尙，鉞冕隨俗目。不論理所在，買楮爲鬼祝。一夫食千耳。久痼無百藥。誰能洗衆胃，慨然乘吾卓。孔繡有高氣。所惜爲崖略；李杜足真性，時亦見落魄。餘子官亦長，韓蘇附道籥。騁者自爲雄，制者自爲格；覈者自爲醇，飫者自爲粕。大小既已見，誰復司其鐸？野子噉一言，要未違古宿。削采就龍象，弛力爲虎縛。此道關聖賢，豈必泥高爵？時平無傑論，莞笑各當哭。上材愧繁露，中賦慚白鶴。徒以麟鸞心，混茲犬豹鞞。由基一失殼，猿揉遂反搏。不長明鏡蝕，所畏白日曬。庸俗無足談，賢者何不擴？盪腕數姬孔，掩眦放鼠雀。晉有萬無當，受有千不惡。悠悠宙合

問。何物等龍變！倘逢巽心者。一爲語疇昨。

## 二

斯道莽巖際，約非目所見。作者已如林，要未審正變。治亂繁風教，文藻何足炫？幽秦重沈奧，周召尙和情。微道貴綜至，正節得博練。羊干爲青雉，二東表奇撰。鬱鬱高堂生，千言記射燕。賈山無高談，一字發一牋。遂遂諸兒曹，尙未理騷撰。盆甕開鼈咳，遂欲掩雷電。心孔旣以細，危坐詫面井。皇皇玉朱徽，白畫生刀剪。疎人嘗周誥，下土醜皮弁。庸匏享千金，圭璧甯不賤？蚤藉爲他山，惜晚集微霰：璞琢不可還，龐衣托純緣。君子薄浮雲，未忍棄文獻。蠅翠登高臺，何所貴鷓扇？始寧倪同學，華陽周特薦。所識毋乃阿？聞道已不戰。引臂扶日繩，開心寫月串。餘眸付蠅蝨，諒不覩征禪！千春洵迂途，吾道寄一線。再磨淮西碑，重馭輟軼卷。所媿諸華人，薦松復同傳。

## 三

白頭無令名，蒼生安敢計？膠目謝邸報，掩耳閒時戾。直道歸細民，高招安得勢。側柄倚萱堂，清論無所麗，蹊鼠自珍角，世事何芥蒂？寂寞還書生，胼胝問稟弊。四方日怙亂，瘳狗

莫以糶。蜂蟪傍宵輝，衣雪何所稅？平臺有高蓋，西塢有金憲；司坊有俊鷹，豐豆有肥駟。野人安所知？木客還薜荔。朝理北山琴，暮息東臯肆。行躡青谿屐，坐鼓少海柅。就水八十步，築塹可百砌。此意已云足，豈復知文藝？仁畦少螟蟻，道廩足粗糲。滿世珠玉屑，信美不納背。况彼筆硯間，毫末安所擊？石戶分民疇，義農序家世。勃然自比屋，北渚倘連袂。所少高駝人，一爲試點綴。春水生鷗鳧，夏田長雞蔬。狎身久益清，頂踵亦羊裔。緬願諸兄弟，能無中所滯？念彼作炭夫，正容爲涕歛。

四

夏日焚百草，蘭茝休相求。大海涵巨魚，波瀾排青坵。明聰識時彥，談笑分宵憂。葛侯初柄蜀，井瀕皆調搜。李相在安邑，亭館勒訐籌。所值既區區，未遑敷遠猷。搏空繞中廚，騎危斷八騶。含睇觀申韓，蹙語辭伊周。此論一以馳，玄風遂不酬。念昔古聖賢，舟楫常安流。中疢未有徵，外疾易爲瘳。吉甫懷仲山，召伯襄申侯，哲匠一已矣，袁賈難爲謀。元凱十六人，不及韓與歐。李范懾孫曹，其力倍諸劉。竄聖喜獨能，誰爲輪與輶？犀象一失勢，猛獸溺其頭。溟海滴孤帆，鉞車重于鈞。賈生雖已躁，馬遷諒不浮。慙慙火宅間，負餅與吹漚。

同積不同心，一縷分一籌。朋論不可回，倫說生戈矛。遠近同舍人，相對如弓旒。何當釀薰風，注以百斛舟，湛置名海中，次第醉羣鷗？

右四章，百韻，千字，值徐振之行，潦草成篇，聊存遠證，幸爲藏拙，并以覆瓿，不作燈紙也。癸酉（崇禎六年）長秋，丹霞僑次弟黃道周書。

###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天剪鳳翎到塞鴻，遠遊負錡爾終窮。昨傳獨往來脂習，一旦臥遊失次宗！知我未凋猶強飯，聞君臨萎遂推蓬。十洲五岳齊揮淚，屐齒無因共數峯。

###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滇南唐 泰大來

噫歔歔！泛泛乎，蓬蓬然，霞客之遊窮地復窮天。壘空柿米藐焉者，漫云策即可指非山川。山川遊我何足侈？我遊山川有如此。六合爲巨未離內，安知九萬之外不有許卽茫茫九萬星？

泛乎，蓬蓬然，隻身不封一文錢，渴飲海水飢雲烟，誰爲幅兮誰爲邊？若何名勝不在籬落與門前，區區嶽瀆皆媿殺吞八九。遊九八，小跨能週猶軌軌。一遊直究洪濛先，浪作霞飛山盡拔。泛泛乎，蓬蓬然，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癡頑半若顛，攪擾天地年復年。桑田死矣！滄海枯乾！天先我老我開天。

### 留先生小坐

唐泰

我曾歷遍幾間關，落得烏藤杖不閒。從此未須勞淡想，留君一坐卽名山。

###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泰

朝履霜岑暮雪湖，陽春寡和影猶孤。知君足下無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

###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泰

日與故鄉遠，客心不可爭。幸存一片月，到處盡光明。

###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泰

雲如綺繡石崕岬，都在蒼梧一水涯。多少奇峯收拾盡，囊中猶有白丹砂。

### 汗漫歌

唐泰

君不見騎龍弄鳳者，朝遊八極暮九野，狐兔燕雀不敢謀，飛無上兮走無下。霞客身無翅與鱗，行行不過支兩蹠。前行泛泛若虛舟，奈何落落如飄瓦？險哉！遮莫千萬山，畢竟不敵遊仙骨一把。又不見有時星芒足下生，有時海底頭上瀉。窮無窮兮未足多，極無極兮取猶寡。東南地盡無秋冬，西北安知有春夏？影高遺子，胸臆大治；尤寥廓，尤揮灑，願學阿翁龍弄鳳天地間，除是真仙慣戶解。

### 送先生遊滇外山川

唐泰

山惟天際好，千古幾遊人！不用生雙翅，偏能縱一身。裹糧煮白石，照路點青燐。此去無同調，相逢莫問津。

###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君爲探奇得此閒，我雖無酒破愁顏。閉門不管鄉鄰鬪，夜話翻來只有山。

### 天遊曲

唐 泰

苦遊不住鐵鞋穿，踏到崑崙又向前。已自頓超海外海，猶疑天外豈無天。不須招鶴駕長空，雲起離雲水又窮。若問脚跟如許闊，河山影在月明中。皇圖去遠界全迷，黑水窮源可在西？分野怪來多錯落，得無弔古問元書？天地隨予獵往還，枯藤到處儘消閒。無端笑殺興公懶，不以全身賣與山。對爾青山面欲開，案頭殘墨盡成苔，不須更借王維手，自有烟雲供養來。



直去何愁路不通？懶從域內問西東。與圖履盡尙嫌少，堪笑他人泣路窮！  
掉頭寸寸是天涯，撥破重雲去路賒。萬里底平無礙阻，更遵禹貢入流沙！

###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我翁之遊胡爲乎？薄薄直欲空閣扶。而今來訪滇南趣，足下安肯疎一隅？鷓鴣見妬蠻夷駭，  
鬼神擁彗虎狼驅。滇兮滇兮外何極！外何極兮中何孤？君不見一條杖在能隨吾，笑他區區五  
嶽圖！笑他區區五嶽圖！！

### 贈先生

自是閒人原不閒，何方辛苦涉閒關。生平只負雲山夢，一步能空天下山。形影無僧狎老魅，  
語言疊轉通諸蠻。丈夫出門乃其事，兒女湫湫當破顏。

### 送先生別雞山

有個插天峯，常待公策杖。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

### 自述呈先生

四十云未老，行藏猶可嘲。如何空有屐，相對也如匏？

### 贈先生

鴻鵠翔雲中，孤飛縱高舉。浮雲陪橫絕，嚴霜脆柔羽。衣裳自清潔，素志未惰窳。弓矢豈無意？網羅奚礙阻？咫尺寡儔匹，萬里亦稱晤。

### 答先生

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泰

如今出處已分明，屬下那堪置此生！一杖自憑君手授，天邊有路是前程。

### 賦贈徐霞客

唐泰

行子逐駛旭，早起工壯遊。所游非坦途，裊裊淹遐陬。東北鮮其匹，西南乃所求。正值窮冬候，白日不久留。促晷烏足恃？壯顏徒縈憂。雖爲躑躅行，大塊若相讎。山川既邃杳，人事亦岫嶮。瘡矣無罷尼，痛矣有平頭！卽窮黑水源，猶溯金沙流。厥後遵會達，成功界雍州。隨刊指掌間，懋哉頗禹猷！茫茫千餘載，遷變何可由？惟爾清丕績，西被無沉浮。皇圖蘇以甯，疆上恢懷柔。所志旣已樹，願言返故邱。故邱有美政，良會恰相酬，恩愛生無乖，別離釀網繆。不爾漫如此，飄蕩焉能休？天地自靡極，一日空悠悠！

### 懷徐霞客先生

唐 秦

窮源及交趾，邊盡更無邊。雖欲寄家書，只有日本船。

### 勗先生（五絕五首）

唐 秦

何必欲飄零？風波未可停。要知天下事，無一不如萍。  
一杖還如舊，蠻烟日已非。江山與風月，欲勸主人歸。

麗江無捷徑，安能達雅州？願君尋舊路，收拾洞庭秋。  
游夢固已奇，目空天一涯。衆山將掉臂，君欲更何之？  
中外干戈滿，窮荒何所探？我非情更怯，欲爾望江南！

### 東先生

唐泰

舉廷無剩山，知公應在得。只許一人知，何須天下識！

### 別先生

（續戊寅冬十月）

唐泰

少別猶難別，那堪又轉篷？滇池雖向北，我夢只隨東！

### 秋圃晨機賦（并序）

同邑夏樹芳

徐母王太君秋圃晨機圖，梁谿陳仁符寫照，吳中魏靈布景，一時諸名公若李本寧、鄒彥吉、董元宰、陳仲醇，

一品題其上。如子去祖，挾冊自梧廳來，乞余爲賦，余喜而爲文以贈之。宏祖雅好游，海內佳山水，二十年來，足跡幾徧天下，蓋亦當世一奇男子也。因緝母氏之徽音，遂選及闕子云。

維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骨於瑤池，度靈紀於西崑。婺星散彩，誕我江濱。旣淑且嫺，亦和而貞。適東海之名閥，配南州之詰人。柔惠式爛於采葛，共莊克茲於薦蘋。乃相夫君，和鳴叶唱。采三秀兮階前；護徵蘭兮天上。爰庀滌澼，聿修七鬯。佐良人以甲周，胡藁砧之頓喪！夫也淪亡，子則奈何？左右劬勤，拮据捋茶。春園不涉，秋圃治蔬。春花落兮春草枯，秋色麗兮秋光多。豆花棚下，插架編蒲裁諸語；植暎姑樹蹲鴟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婆娑。若乃秋露溥溥，涼颿颿颿，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繕此女工，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籟。晨雞乍鳴，曉鐘初歇。札札乎杼韻之動微風，軋軋乎機聲之落殘月。絡緯驚催乎洞房，候蟲趣響乎丹穴。一緯一經，若拽若曳。皎潔兮若天半之飛霜，皚白兮若傾筐之積雪。繫茲布品，精麤不齊，此則本縣縞素，爲資公孫之被，衛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襦。匪瑣華之纖麗，匪火浣之神奇；匪香荃之貢於西域，匪朝霞之出於屠夷。蓋白疊黃筒，初非農圃之所尚；而緯車課績，實大君之所爲。朝夕而勤劬，若曰吾

以師唐風之蟋蟀，而訪魏國之沮洳。若夫子抱奇骨，遠遊弈弈，言告北堂，以俟母教。母曰：「俞哉！恣爾超忽。向平之五嶽非迂，嚴君之九州斯得。或乘款段，或棹扁舟，吳越名山，几席可收。爾其擔簦以謁俊儒，躡屨而師好仇。借一雙之蠟屐，睇元覽於中州。」於是母無煩乎齒指，兒可壯乎軒輜。控金焦，登石頭；經雁蕩，涉龍湫。入三天子都，訪黃白名陬。攬泰華之高峯，歷嵩山之阻修。陟洞天武夷之疊嶂，寤人世縹緲之仙游。攔屢嶺之梅花，咀雪片於羅浮。履雲夢，則吞八九烟雲之變態；上匡廬，則激三千瀑布之飛流。不借一旅，不挈朋儔。歟絕巖之駸駸，怪洞壑之闐幽。山鬼夜嘯，人跡罕投。虎豹鬪兮鸛鶴呼，衆僚慄兮獨夷猶。劃然長嘯，苑起隱憂。誓刻期而將母，戒行邁之悠悠。路悠悠兮長駕，報春暉兮靡暇。拂長劍以歸來，母含笑乎機下。抱採枝以哺飴，跡消搖乎景蔗。桂泃秋而始花，菊傲霜而未謝。敬守慈幃，毋行咫跨。是母是子，洩洩油油。芙蓉江上，八十春秋。曰殺羔羊，嘉賓希講，吹鵝笙以酌大斗，擊鼉鼓而醉英鈎。所謂受茲介禍於其王母，而求康維休者乎！

## 秋圃晨機圖記

秋圃晨機圖，余友人江上徐振之奉母圖也。母性恭儉，好率婢子鳴機杼，又廣籀秋藤，架棚而引之，今綠陰滿堂，課振之之元子卯君讀。每晨先達于壁，杼聲與書聲相答響，母意大得。振之益復欣然，多營高廠地，素綉延綠，以歡母志。母心憐振之負絕特之才，不能俯仰自樊於時，其于天地之窮際，則何不至焉，乃稍稍具糗糗，令振之周覽名山大川，有以自廣。曰：『凡聖人所爲戒遠遊者。其子母之識力，不相信也？吾無汝慮，盍往乎？』振之則請受約，無不及約而返。如是者率以爲常，幾二十年，而振之之雙屐遂徧天下。其往也，或春荜始萌，勾甲方折；其返也，藤花始雪，秋實纍纍，如珠纓寶絡，飄颻連綴，莎雞札札綠雲間。母命卯君停喙喙，問所來往，振之爲言天地之廣大，流峙之奇險，士風之奧賡，以至仙靈之所窟宅，緣崖梯磴之所見聞，令人瞿目縮舌駭汗，母色意大愜，煮轄烹茗爲振之賀。或戲語振之：『子汗漫九州良苦，吾故日居此碧雲菴中，看長命縷垂垂而下，知望白雲返也。乃又得所未聞若此。其可無憾而鬚眉矣！』振之謹受教。嗟乎！人生不幸失怙，子母相命，亦所時有，胡有振之其遇，焉得如此哉？或謂振之：『子卽自信無憂老母，而虎狼狻狻之爪牙，瘴霧蠻烟之薰灼，其又使誰信之，而必期日往，及期返耶？』振之曰：『吾聞之，君子儉其

德以避世，故風雨弗能侵，而異類弗能害也。蓋日者聞之母氏云，當母之始登于家尊也，滌茗椀進之太翁，太翁擲二果弗御，母受核而藏之至于今，故母年八十而神明不衰。其德儉也。秋圃晨機之樂，夫有所受之矣。』張子曰樂吾竊有窺于振之，而知其母異人也。漢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輩，其母亦何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骨肉，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止，而振之歎母如不及。乃萬里征行，了無內顧，使其稍有天幸之念，必不幾矣。自有宇宙，實惟三母：曰湛母者，髻髮劉薦個以成子之令名者也；曰尹母者，訓子善養，不屑厚綠殊寵，以獨成其是者也；曰孟母者，不憚屢遷，以就其子之賢聖者也。母既絕成名之訓，而又不顯稱道德，自遂其不屑之高。徒令振之履遍五嶽，無負七尺男子，而母處碧雲長命之間，儻然自遠，豈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君子儉德不可榮以祿，殆欲與吾友徐振之矣。圖凡二本，一張君靈石作，一不叙名氏，——彷彿周昉貌人物，兼得情性者云。

## 徐氏三可傳

山陰王思任季重

江陰徐公有勉，別號豫菴，年十九，兄弟歸唐，取其室之偏，而以其正者遜伯氏。儉日損復



積贏餘稍潤，輒表章所居。好木石，爲園以自隱。或諷之仕，掉頭不答也。晚年，避盜墮河而甦，行必藉杖。每臨影自笑：『吾與葛跛有緣，且可汰一童扶掖。』其喜于自唁如此。梁溪秦中承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造見，乃深匿叢竹中，俄而扁舟入太湖遯矣。兒子宏祖每侍之，輒謂是兒眉庭霞起。讀書好客，可以竟吾志，不願而富貴也。有如此之父而稱可者。厥配王孺人，事豫菴如嚴賓，喜種荳，滿架蔓施，剪芸疏溉，如奉名花，場圃潔拭，不忍婢喘，綠陰雲簇，每秋至，纍纍如散于闔吐月玉也。荳之下，緯車軋然，其織布也。與縑訟價，縑反輸其輕妙。豫菴生三子，胸中有嫡孽之畛，孺人益爲鋤之。見巫覡如見鬼仇；見餓人如見兒女子之啼切者，必飽之乃快。間嘗出兩丸示諸婦云：『老人視竈時，曾投龍眼茗中以獻翁，翁不噉也，以爲田舍家無此菓，不貴難得，乃素風耳。』宏祖嘗欲爲母新舍，孺人曰：『汝又那吾身何往？汝祖父碑像，膚立剝蝕甚可虞，何不撤此新之？』宏祖有五岳之志，母爲束裝戒之曰：『第遊名勝歸，遊圖一一示我，遊未竟，我不嚙指。去亡害，卯孫在，可伴也。』有如此之母而稱可者。宏祖頎而黜，掛差官，口羞阿堵，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鬻身。其遊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稷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

，而宏祖一撲一笠，乃繞爲之。間者過余，詰之以龍湫，而宏祖且襲雁湖至八十里；詰之以匡山三疊，而宏祖且至大月之山，坐踞黑石英者萬丈；詰之以通天箭括，而宏祖又往來飛下。叔卿之博臺者數四；蓋叩之若鐘，談之若鼓，應聲輒對，鋒出而莫能窮也。宏祖又謂：『子所憾者，渾源之北嶽，桂林之千笋，未曾置足焉。』此其言不妄。夫遊亦何必如討瓜子一粒必盡也？宏祖出遊，不飲酒，不食肉，既得名勝，歸值母病疽，以孝感得愈。享年八十餘。予殮宏祖時，適薦葺，宏祖淚下，至不能勝杖。望其人，身體髮膚，笑談舉止，皆冷雲顯氣，濯濯充秀者，絕無纖塵，辱及大人遺體，以傷二老偕隱之心。多少顯親揚名，鬚眉拔盡，以至愧死，有如此之子而稱可者。

王思任曰：予邂逅徐仲子，一接談而神與陸吾俱逸矣。及觀其所挾冊，元宰眉公兩先生極心力以章之，至孫開斯文滿持素元傑不苟狗，亦樂以筆札借人，是孝子之所得者深矣。

## 壙誌銘

吳國華

江上徐霞客，余襟亞也。生有奇癖，一舉輿而徧華藏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其橫足所指，橫

手所出，躡實憑虛，西方懷其好音矣，胡復東也？其東也，蓋以傷足尋息壤云。霞客之言曰：「向之天遊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蛻之緣；今之天則此身，仍父母之身也，可完體受全歸之義。」乃自營壙于璜溪之左，若將終焉。伯子屺入都，攜書與余，索生壙志。余惟霞客之家世，自南渡來梧廕，至我國朝旌義門，直史館，舉制科，官典客，鴻文懿行，表著江南，人能言之矣。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卽肆志元覽，盡發先世藏書，并鬻未見書，縑緗充棟，叩如探囊，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徒跣救父于盜厄，盡心大事，築堂治圃，以娛壽母，晴山堂有記，秋圃晨機有闢有詠，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恤孤矜寡，拯溺救飢，葺祖墓碑亭，復君山張侯廟，諸如赴知己急難，不以生死患難易心，人能言之矣。獨其遊人能言之，而人不盡能言之蓋人所能言者，非據見聞所及，則按之圖經，參之志籍。霞客嘗謂山川面目，多爲圖經志籍所蒙，故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至廢寢食，窮卜上，高而爲鳥，險而爲猿，下而爲魚，不憚以身命殉。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往來雞足山中，單裝徒步，行十萬餘里，因得探江河發源，尋三大龍脈，此又臺禽所未經，桑鄴所未疏，直抉鴻濛竅來未鑿之非，

有勝情勝具能之乎？然霞客之遊，非僅有勝情勝具也，實有至性。先以母在堂，定方而往，如期而還，如遊東白元三岳，齋戒爲母祈年，至九鯉湖永夢，爲母卜算。每得仙芝異果，必獻爲母壽。母以八十餘大歸，始放志戴遠遊冠。而過名山福地，必涕泣博額，爲父母求冥福。卽今日從海外歸父母之邦，猶曰『以身還父母也。』可以遠游目之耶？霞客名宏祖，字振之。西遊歸，在崇禎庚辰之六月，而請余壙志，在歸之十月。時其年五十有五。余習其素履，因志其大都，并係以銘。

銘曰：御風萬里，上下川岑，歸途遙指，仍在梧陰。析骨析肉，不忘本心。蘊廬天地，且暮古今。達者之言，大半欺人。如處甕甃，仰燭呻吟。司空營壙，漫託遐襟。何似南州，道氣可欽。兼葭不遠，白石空林。茫茫嶽瀆，同此高深。我預題銘，附爾知音。

# 舊序

## 史序

霞客徐子，畸人也。某宗伯爲之立傳，傳其人，因傳其事，而人與事之畸皆在遊記一書。曷言乎一書之畸也。凡經傳所稱畸人，或一事之畸，成一言之特，而徐子之畸在游。游之畸未可一事一言盡也。馳驚數萬里，躑躅三十年，遇名勝，必披奇抉奧，遇山川，必尋源探脈，身無曠晷，路有確程，以至沿革方隅，土宜物異，一一詳誌記中。讀其記，如見其人，如歷其地，如年譜，如職方圖，如十洲記，如水經註，如肘後祕書，如皇華考，如繪如談。畸矣，而未已也。其濟勝似有天授，危巒絕壑，險道長途，如猿升，如鶴舉，如駿足，有兼程無倦色，加以寒暑不侵，飢渴無害，而霞客之畸畸于天矣。更值土途坦蕩，邊徼晏甯，一囊一僕，徜徉瀟灑于人跡不到之境，聲教難通之域；耳不聞金革，目不睹荒殘；而霞客更畸於時與世矣。聞其隨笈屬稿，載述甚多。今所存遊記四冊，同里曹生學遊購爲枕祕，余累索不得。至丙午而得之，方快披閱，而草塗蕪冗，殊難爲觀，須經抄訂，方可成書。卽錄其四之

一。偶爾擱筆，忽忽二十年，每一檢書，心爲快悵。計圖完繕而眼愈昏，手愈懶，年愈邁。今且七十二矣！偶友人談及未見書，因出記以示，友人雅興，願代抄之，余心動，展閱終難託，兩手遂鼓腕拭目，日限一篇，凡九閱月而告竣。更念霞客一生心血，走筆成書，五十年後，予爲脫稿。人置之，則廢紙也；家存之，則世珍也。適兒輩赴澄江，命訪其子若孫而畀之，奈淪亡凋落，不可問。余方浩嘆，一片苦心，未宗勝果，忽吳子天玉以善青囊術遊四方，歸而過我，問案頭何抄？余示以書，且告書故。吳子躍然曰：「今日之來，正爲此書。霞客尚有子也。幼遇亂出亡，冒李姓，有父風，素與相善。方遇江干，囑往曹室訪此書。曹已亡，曹家兒惘然不知所答。今過先生而得其書，是天假先生以成霞客之畸也。」遂于甲子年清和月，率其子拜授原書，傳其書，傳其事，以傳其人，而霞客真畸人矣。滬濱七十三老人

史夏隆題。

## 奚序

霞客徐先生記游十卷，蓋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敘筆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峩巒起伏，隱躍毫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蹤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人之讀之，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暢暑之所侵瞻，淫霖狂飈之所摧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泊郵驛，僧父山鬼之所擲揄而激觸，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于耳目間也。不誠自古及今未有奇書之也哉？是非先生之入之奇，不能有此游之奇，而非先生之游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司馬柳州以游爲文者也，然子厚州記永游諸作，不過借一邱一壑，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觀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游亦壯矣，要以助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不爲文章用，故史記一書，軼宕雄邁，獨絕千古，而記游之文願闕焉。先生之游，過於子長，先生之才之氣，直

與補子長埒，而卽發之于記游，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固與應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豈僅「桑經鄙註」之所未備也耶？惜先生歸未幾，卽捐館舍。是書未經臆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郁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沉之慨。而先生姪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缺殘，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沉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予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游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觀霞所，乃得縱觀其書。袖歸手錄，五越月，始告竣。嗟乎！記之失而復得，缺而復全，不至終歸湮沒者，殆如金之鍛煉於冶，而愈耀其精神，松柏之摧折於霜雪，而虬結盤鬱，益奇以固也。蓋有天焉，不可強矣。以先生之人之書之奇，固非窮愁著書者比也。而析奇闡祕，爲天地間鴻寶，說不爲久遠計，能保無鼠蟲狼藉而終歸散軼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願弗以自私，壽之梨棗，非惟不沒季李二翁搜訂苦心，而先生大奇之著作，亦如青萍結綠，一吐光芒，得與史記諸君相傳弗替。予將拭目望



之。康熙癸未四月，同里後學奚又溥拜撰。

## 跋

是編之校，不第據楊陳二本，如改「行軍司馬」爲「行軍總管」，用隋書史萬歲傳改正。定「余鄉三峯」爲「余鄉中峯」，用吳梅村贈蒼雪詩改定。取他書參互考訂者甚多。書此見校書之難，卽以見讀書之難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五版

全書四冊定價大洋二元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標點者 莫釐樵子

校正者 何 銘

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式標點文學書

古文辭類纂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  
洋裝六冊定價三元六角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曾文正公詩文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六種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六冊定價二元

曾文正公家書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日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徐霞客游記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

老殘游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孔子家語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世說家語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老子新註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兩般秋雨盦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古文觀止

洋裝四冊定價一元六角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載南山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白香詞譜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斷腸詩詞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048

1618460